

內

文史通義

廣益書局印行

文史通義

廣益書局印行

先君子幼資甚魯賦稟復瘠弱少從童子塾日誦百餘言常形亟亟先大父顧而憐之從不責以課程惟性耽墳籍不甘爲章句之學塾師所授舉子業不甚措意塾課稍暇輒取子史等書日夕披覽孜孜不倦觀書常自具識力知所去取意所不愜輒批抹塗改疑者隨時筭記以俟參考自遊朱竹君先生之門先生藏書甚富因得徧覽羣書日與名流討論講貫備知學術源流同異以所聞見證平日之見解有幼時所見及至老不可移者乃知一時創見或亦有關天授特少時學力未充無所取證不能發揮盡致耳從此所學益以堅定著有文史通義一書其中倡言立議多前人所未發大抵推原官禮而有得於向歆父子之傳故於古今學術淵源輒能條別而得其宗旨易簣時以全稿付蕭山王穀陸先生乞爲校定時嘉慶辛酉年也穀陸先生旋遊道山道光丙戌長兄杼思自南中寄出原草併穀陸先生訂定目錄一卷查閱所遺尙多亦有與先人原編篇次互異者自應更正以復舊觀先錄成副本十六冊其中亥豕魯魚別無定本無從校正庚寅辛卯得交洪洞劉子敬華亭姚春木二先生將副本乞爲覆勘令勘定文史通義內篇五卷外篇三卷校讎通義三卷

先爲付梓尙有雜篇及湖北通志檢存稿並文集等若干卷當俟校定再爲續
刊道光壬辰十月男華紱謹識

文史通義卷第一

內篇一

易教上

易教中

易教下

書教上

書教中

書教下

詩教上

詩教中

詩教下

經解上

經解中

經解下

文史通義卷第二

內篇二

原道上

原道中

原道下

原學上

原學中

原學下

博約上

博約中

博約下

言公上

言公中

言公下

文史通義卷第三

內篇三

史德

史釋

史注

傳記

習固

朱陸

文德

文理

文集

篇卷

天喻

師說

假年

感遇

辨似

文史通義卷第四

內篇四

說林

知難

釋通

橫通

繁稱

匡謬

質性

黠陋

俗嫌

鍼名

砭異

砭俗

文史通義卷第五

內篇五

申鄭

答客問上

答客問中

答客問下

答問

古文公式

古文十弊

浙東學術

婦學

婦學篇書後

詩話

文吏通義卷第一

內篇一

會稽章學誠 實齋著

易教上

六經皆史也。古人。不著書。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先王之政典也。或曰。詩書禮樂春秋。則既聞命矣。易以道陰陽。顯聞所以為政典。而與史同科之義焉。曰。聞諸夫子之言矣。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知來藏往。吉凶與民同患。其道蓋包政教典章之所不及矣。象天法地。是與神物以前民用。其教蓋出政教典章之先矣。周官太卜。掌三易之法。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周曰周易。各有其象與數。各殊其變。與占不相襲也。然三易各有所本。大傳所謂庖羲神農與黃帝堯舜是也。歸藏本庖羲連山本神農周易本黃帝由所本而觀之。不特三王不相襲。三皇五帝亦不相沿矣。蓋聖人首出御世。作新視聽。神道設教。以彌綸乎禮樂刑政之所不及者。一本天理之自然。非如後世託之詭異妖祥讖緯術數以愚天下也。夫子曰。我觀夏道。杞不足徵。吾得夏時焉。我觀殷道。宋不足徵。吾得坤乾焉。夫夏時。夏正書也。坤乾。易類也。夫子憮夏商之文獻。無所徵矣。而坤乾乃與夏正之書。同為繫於夏商之所得。則其所以厚民生與利民用者。蓋與治憲明時。同為一代之法憲。而非聖人一己之心思。離事物而特著一書。以謂明

道也。夫懸象設教與治憲授時。天道也。禮樂詩書與刑政教令。人事也。天與人參。王者治世之大權也。韓宣子之聘魯也。觀書於太史氏。得見易象春秋。以爲周禮在魯。夫春秋乃周公之舊典。謂周禮之在魯可也。易象亦稱周禮。其爲政教典章。切於民用而非一己空言。自垂昭代而非相沿舊制。則又明矣。夫子曰。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顧氏炎武嘗謂連山歸藏。不名爲易。太卜所謂三易。因周易而牽連得名。今觀八卦起於伏羲。連山作於夏后。而夫子乃謂易興於中古。作易之人。獨指文王。則連山歸藏。不名爲易。又其徵矣。或曰。文王拘幽。未嘗得位行道。豈得謂之作易以垂政典歟。曰。八卦爲三易所同。文王自就八卦而繫之辭。商道之衰。文王與民同其憂患。故反覆於處憂患之道。而要於无咎。非創制也。武周既定天下。遂名周易而立一代之典教。非文王初意所計及也。夫子生不得位。不能創制立法以前民用。因見周易之於道法。美善無可復加。懼其久而失傳。故作彖象文言諸傳。以申其義蘊。所謂述而不作。非力有所不能。理勢固有所不可也。後儒擬易。則亦妄而不能之甚矣。彼其所謂理與數者。有以出周易之外邪。無以出之。而惟變其象數法式。以示與古不相襲焉。此王者宰制天下。作新耳目。始如漢制所謂色黃數五事。與改正朔而易服色者。爲一例也。揚雄不知而作。則以九九八十一者變其八八六十四矣。後代大儒多稱許之。

則以其數通於治意而著撰合其吉凶也。夫數乃古今所共。凡明於憲學者。皆可推尋。豈必太元而始合哉。著撰合其吉凶。則又陰陽自然之至理。誠之所至。探籒鑽瓦。皆可以知吉凶。何必支離其文。艱深其字。然後可以知吉凶乎。元包妄託歸藏。不足言也。司馬潛虛。又以五五更其九九。不免賢者之多事矣。故六經不可擬也。先儒所論。僅謂畏先聖而當知嚴擇耳。此指揚氏法言王氏中說。誠爲中其弊矣。若夫六經。皆先王得位行道經緯世宙之迹。而非託於空言。故以夫子之聖。猶且述而不作。如其不知妄作。不特有擬聖之嫌。抑且蹈於僭竊王章之罪也。可不慎歟。

易教中

孔仲達曰。夫易者變化之總名。改換之殊稱。先儒之釋易義。未有明通若孔氏者也。得其說而進推之。易爲王者改制之鉅典。事與治憲明時相表裏。其義昭然若揭矣。許叔重釋易文曰。晰易守宮象形。秘書說日月爲易象。陰陽也。周官太卜等三易之法。鄭氏注。易者。揲著變易之數。可占者也。朱子以謂易有交易變易之義。是皆因文生解。各就一端而言。非當日所以命易之旨也。三易之名。雖始於周官。而連山歸藏。可并各易。易不可附連山歸藏而稱爲三連三歸者。誠以易之爲義。實該備。自來不相沿襲之法數也。易之初見於文字。則帝典

之平在朔易也。孔傳謂歲改易。而周人即取以名揲卦之書。則王者改制更新之大義顯而可知矣。大傳曰：生生之謂易。韓康伯謂陰陽轉易以成化生。此即朱子交易變易之義。所由出也。三易之文雖不傳。今觀周官太卜有其法。左氏記占有其辭。則連山歸藏皆有交易變易之義。是義農以來。易之名雖未立。而易之意已行乎其中矣。上古淳質。文字無多。固有具其實而未著其名者。後人因以定其名。則徹前後而皆以是為主。義焉一若其名之向著者。此亦其一端也。欽明之爲敬也。允塞之爲誠也。憲象之爲憲也。憲象之憲作推步解非憲書之名皆先具其實而後著之名也。易革象曰：澤中有火。君子以治憲明時。其彖曰：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憲自皇帝以來。代爲更變。而夫子乃爲取象於澤火。且以天地改時。湯武革命。爲革之卦義。則易之隨時廢興。道豈有異乎。易始義農而備於成周。憲始皇帝而遞變於後世。上古詳天道。而中古以下詳人事之大端也。然卦氣之說。雖創於漢儒。而卦序卦位。則已具函其終始。則疑大撓未造甲子以前。義農即以卦畫爲憲象。所謂天人合於一也。大傳曰：古者庖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此皇帝未作干支之前所創造也。觀於義和分命。則象法文宜其道無所不備。皆用以爲授人時也。是知上古聖人開

天創制立法以治天下。作易之與造憲，同出一源。未可強分孰先孰後。古易曰：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書曰：平秩敬授，作詛成易，皆一理也。夫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又曰：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學易者，所以學周禮也。韓宣子見易象春秋，以為周禮在魯。夫子學易而志春秋，所謂學周禮也。夫子語顏淵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是斟酌百王，損益四代，為萬世之圭臬也。憲象遞變，而夫子獨取於夏時。筮占不同，而夫子獨取於周易。此三代以後，至今循行而不廢者也。然三代以後，憲顯而易微，憲存於官守，而易流於師傳。故儒者敢於擬易，而不敢造憲也。憲之薄蝕盈虧，有象可驗，而易之吉凶悔吝，無迹可拘。是以憲宜不能穿鑿於私智，而易師各自為說，不勝紛紛也。故學易者，不可以不知天。觀此益知太元元包潛虛之屬，乃是萬無可作之理，其故總緣不知為王制也。

易教下

易之象也。詩之興也。變化而不可方物矣。禮之官也。春秋之例也。謹嚴而不可假借矣。夫子曰：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君子之於六藝，一以貫之，斯可矣。物相雜而為之文，事得比而有其類，知事物名義之雜出而比處也。非文不足以達之，非類不足以通之。六藝之文，可以一言盡也。夫象歟，興歟，例歟，官歟，風馬牛之不相及也。其辭可謂文矣。其理則不過曰

通於類也。故學者之要。貴乎知類。

象之所包廣矣。非徒易而已。六藝莫不兼之。蓋道體之將形而未顯者也。唯鳩之於好。速。穆木之於貞。淑。甚而熊蛇之於男女。象之通於詩也。五行之徵。五事。箕畢之驗。雨風。甚而傅巖之入夢。賚。象之通於書也。古官之紀。雲鳥。周官之法。天地。四時。以至龍翟。章衣。熊虎。志。射。象之通於禮也。歌協。陰陽。舞分。文武。以至磬。念。封。疆。鼓。思。將。帥。象之通於樂也。筆削。不。廢。災。異。左氏。遂。廣。妖。祥。象之通於春秋也。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萬。事。萬。物。當。其。自。靜。而動。形。迹。未。彰。而。象。見。矣。故。道。不。可。見。人。求。道。而。恍。若。有。見。者。皆。其。象。也。

有天地自然之象。有人心營構之象。天地自然之象。說卦爲天爲圓諸條約畧。足以盡之。人心營構之象。睽車之載。鬼。翰。音。之。登。天。意。之。所。至。無。不。可。也。然。而。心。虛。用。靈。人。累。於。天。地。之。間。不。能。不。受。陰。陽。之。消。息。心。之。營。構。則。情。之。變。易。爲。之。也。情。之。變。易。感。於。人。世。之。接。構。而。乘。於。陰。陽。倚。伏。爲。之。也。是。則。人。心。營。構。之。象。亦。出。天。地。自。然。之。象。也。

易象雖包六藝。與詩之比興。尤爲表裏。夫詩之流別。盛於戰國。人文所謂長於諷諭。不學詩。則無以言也。秋。詩。然。戰。國。之。文。深。於。比。興。卽。其。深。於。取。象。者。也。莊。列。之。寓。言。也。則。觸。發。可。以。立。國。蕉。鹿。可。以。聽。訟。雜。騷。之。抒。憤。也。則。帝。闕。可。上。九。天。鬼。情。可。察。九。地。他。若。縱。橫。馳。說。之。士。

飛箝掉圖之流。徒蛇引虎之營。謀桃梗土偶之間。答愈出愈奇。不可思議。然而指迷從道。固有其功。飾奸售欺。亦受其毒。故人心營構之象。有吉有凶。宜察天地自然之象。而衷之以理。此易教之所以範天下也。

諸子百家。不衷大道。其所以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則以本原所出。皆不外於周官之典。守其支離而不合道者。師失官守。末流之學。各以私意恣其說。爾非於先王之道。全無所得。而自樹一家之學也。至於佛氏之學。來自西域。毋論彼非世官典守之遺。且亦生於中國。言語不通。沒於中國。文字未達也。然其所言與其文字。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殆較諸子百家爲尤盛。反覆審之。而知其本原出於易教也。蓋其所謂心性理道。名目有殊。推其義指。初不異於聖人之言。其異於聖人者。惟舍事物而別見有所謂道爾。至於丈六金身。莊嚴色相。以至天堂清明。地獄陰慘。天女散花。夜叉披髮。種種詭幻。非人所見。儒者斥之爲妄。不知彼以象教。小童易之龍血元黃。張弧載鬼。是以闔摩變相。皆卽人心營構之象而言。非彼造作誑誣以惑世也。至於末流失傳。鑿而實之。夫婦之愚。偶見形於形。憑於聲者。而附會出之。遂謂光天之下。別有境界。儒者又不察其本末。攘臂以爭。憤若不共戴天。而不知非其實也。令彼所學。與夫文字之所指。揜但切入於人論之所日用。卽聖人之道也。以象爲教。非無本也。

易象通於詩之比興。易辭通於春秋之例。嚴天澤之分。則二多譽。四多懼焉。謹治亂之際。則陽君子。陰小人也。杜微漸之端。娠一陰而已。惕女壯。臨二陽而卽慮八月焉。慎名器之假。五戒陰柔。三多危。惕焉至於四德。尊元而無異稱。亨有小亨利貞。貞有貞吉貞凶。吉有元吉。悔有悔亡。咎有元咎。一字出入。謹嚴甚於春秋。蓋聖人於天人之際。以謂甚可畏也。易以天道而切人事。春秋以人事而協天道。其義例之見於文辭。聖人有戒心焉。

書教上

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今存虞夏商周之策而已。五帝僅有二而三皇無聞焉。左氏所謂三墳五典。今不可知。未知卽是其書否也。以三王之誓誥實範諸篇。推測三皇諸帝之義例。則上古簡質。結繩未遠。文字肇興。書取足以達微隱。通形名而已矣。因事命篇。本無成法。不得如後史之方圓求備。拘於一定之名義者也。夫子敘而述之。取其疏通知遠。足以垂教矣。世儒不達。以謂史家之初祖。實在尙書。因取後代一成之史法。紛紛擬書者。皆妄也。三代以上之爲史。與三代以下之爲史。其同異之故可知也。三代以上。記注有成法。而撰述無定名。三代以下。撰述有定名。而記注無成法。夫記注無成法。則取材也難。撰述有定名。則成書也易。成書易。則文勝質矣。取材難。則僞亂真矣。僞亂真而文勝質。史學不亡而亡矣。良

史之才。問世一出。補偏救弊。猶且不支。非後人學識不如前人。周官之法。亡而尙書之教。絕其勢。不得不然也。

周官三百六十具。天下之纖析矣。然法具於官。而官守其書。觀於六卿聯事之義。而知古人之於典籍。不憚繁複周悉。以爲記注之備也。卽如六典之文。繁委如是。太宰掌之。小宰副之。司會司書太史。又爲各掌其貳。則六典之文。蓋五倍其副貳。而存之於掌故焉。其他篇籍亦當稱是。是則一官失其守。一典出於水火。之不虞。他司皆得藉徵於副策。斯非記注之成法。詳於後世歟。漢至元成之間。典籍可謂備矣。然劉氏七略。雖溯六典之流別。亦已不能具其官。而律令藏於法曹。章程存於故府。朝儀守於太常。者不聞石渠天祿。別儲副貳。以備校司之討論。可謂無成法矣。漢治最爲近古。而荒略如此。又何怪乎後世之文章典故。雜亂而無序也哉。

孟子曰。王者之迹息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蓋言玉化之不行也。推原春秋之用也。不知周官之法廢而書亡。書亡而後春秋作。則言王章之不立也。可識春秋之體也。何謂周官之法廢而書亡哉。蓋官禮制密而後記注有成法。記注有成法而後撰述。可以無定名。以謂纖悉委備。有司具有成書。而吾特舉其重且大者筆而著之。以示帝王經世之大略。而典謨訓

誥貢範官刑之屬。詳略去取。惟意所命。不必著爲一定之例。焉斯尙書之所以經世也。至官禮廢而注記不足。備其全。春秋比事以屬辭。而左氏不能不取百司之掌。故與夫百國之寶書。以備其事之始。未其勢有然也。馬班以下。演左氏而益暢其支焉。所謂記注無成法。而撰述不能不有定名也。故曰王者迹息而詩亡。見春秋之用。周官法廢而書亡。見春秋之體也。記曰左史記言。右史記動。其職不見於周官。其書不傳於後世。殆禮家之愆文歟。後儒不察。而以尙書分屬記言。春秋分屬記事。則失之甚也。夫春秋不能舍傳而空存其事。曰則左氏所記之言。不管千萬矣。尙書典謨之篇。記事而言亦具焉。訓誥之篇。記言而事亦見焉。古人事見於言。言以爲事。未嘗分事言爲二物也。劉知幾以二典貢範諸篇之錯出。轉讓尙書義例之不純。毋乃因後世之空言而疑古人之實事乎。記曰疏通知遠。書教也。豈日記言之謂哉。

六藝並立。樂亡而入於詩。禮書亡而入於春秋。皆天時人事不知其然而然也。春秋之事。則齊桓晉文。而宰孔之命。齊侯王子虎之命。晉侯皆訓誥之文也。而左氏附傳以翼經。夫子不與文侯之命同著於編。則書入春秋之明證也。馬遷紹法春秋。而刪潤典謨。以入紀傳。班固承遷有作。而禹貢取冠地理。洪範特志五行。而書與春秋不得不合爲一矣。後儒不察。又謂

紀傳法尙書。而編年法春秋。是與左言右事之強分流別。又何以異哉。

書教中

書無定體。故易失其傳。亦惟書無定體。故託之者衆。周末文勝。官禮失其職守。而百家之學多爭。託於三皇五帝之書矣。藝植託於神農。兵法醫經託於皇帝。好事之徒。傳爲三墳之逸書。而五典之別傳矣。不知書固出於依託。旨亦不盡無所師承。官禮政舉而人存。世氏師傳之掌故耳。惟三五之留遺。多存於周官之職守。則外史所掌之書。必其籍之別具。亦如六典各存其副之制也。左氏之所謂三墳五典。或其槩而名之。或又別爲一說。未可知也。必欲確指如何爲三皇之墳。如何爲五帝之典。則鑿矣。

逸周書七十一篇。多官禮之別記。與春秋之外篇。殆治尙書者雜取以備經書之旁證耳。劉班以謂孔子所論百篇之餘。則依逸篇初典與典謨訓誥同爲一書。而孔子爲之刪。彼存此耳。毋論其書文氣不類。醇駁互見。卽如職方詩訓諸解。明用經記之文。太子晉解。明取春秋時事。其爲外篇別記。不待繁言而決矣。而其中實有典言寶訓。識爲先王誓誥之遺者。亦未必非百篇之逸旨。而不可遽爲刪略之餘也。夫子曰。信而好古。先王典誥。衰周猶有存者。而夫子刪之。豈得爲好古哉。惟書無定體。故春秋官禮之別記。外篇皆得從而附合之。亦可明書

教之流別矣

書無定體。故附之者雜。後人妄擬書以定體。故守之也。抑古人無空言。安有記言之專書。故漢儒悞信玉藻記文。而以尙書爲記言之專書焉。於是後人削趾以適屢。轉取事文之合者。削其事而輯錄其文。以爲尙書之續焉。若孔氏漢魏尙書王氏續書之類皆是也。無其實而但貌古人之形似。而不得矣。劉知幾嘗患史策記事之中。忽間長篇文筆。欲取君上詔誥臣工奏章。別爲一類。編次紀傳史中。畧如書志之各爲篇目。是劉亦知尙書折而入春秋矣。然事言必分爲二。則有事言相質。質與文宣之際。如別自爲篇。則不便省覽。如仍然合載。則爲例不純。是以劉氏雖有是說。後人訖莫之行也。至如論事章疏。本同口奏。辨難書牘。不異面論。次於紀傳之中。事言無所分析。後史恪遵成法可也。乃若揚馬之辭賦。原非政言。嚴徐之上書。亦同獻頌。鄒陽枚乘之縱橫。杜欽谷永之附會。本無關於典要。馬班取表國華。削之則文采滅。如存之則紀傳猥濫。斯亦無怪劉君之欲議更張也。

杜氏通典爲卷二百。而禮典乃八門之一。已占百卷。蓋其書本官禮之遺。宜其於禮事加詳也。然敘典章制度。不異諸史之文。而禮文疑似或事變參差。博士經生折中評議。或取裁而

徑行或中格而未用。入於正文則繁複難勝削而去之。則事理未備。杜氏並爲採輯其文。附著禮門之後。凡二十餘卷。可謂窮天地之隱而通古今之變者矣。史遷之書。蓋於秦紀之後。存錄秦史原文。惜其義例未廣。後人亦不復踵行。斯並記言記事之窮。別有變通之法。後之君子所宜參取者也。

濫觴流爲江河。事始簡而終鉅也。東京以還。文勝篇富。史臣不能槩見於紀傳。則彙次爲文苑之篇。文人行業無多。但著官階貫系。畧如文選人名之法。試勝履歷之書。本爲麗藻篇。各轉躡風華。消索則知一代文章之盛。史文不可得而盡也。蕭統文選以還。爲之者衆。今之尤表表者。姚氏之唐文粹。呂氏之宋文鑑。蘇氏之元文類。並欲包括全代。與史相輔。此則轉有似乎言事分書。其實諸選乃是春華。正史其秋實爾。史與文選各有言與事。故僅可分華與實。不可分言與事。

四部既分。集林大暢。文人當諧。則內制外制之集。自爲編矣。宰相論思。言宜白簡。卿曹各言職事。闔外料敵善謀。陸贄奏議之篇。蘇軾進呈之策。又各著於集矣。萃合則有名臣經濟策。府議。亦連編累牘。可勝數乎。大抵前人著錄。不外別集總集二條。蓋以一人文字。觀也。其實應錄史部。追源富系。尙書。但訓誥乃尙書之一端。不得如漢人之直以記言之史。目尙書耳。名臣章奏。錄於尙書。以擬訓誥。人所易知。撰輯章奏之人。宜知訓誥之記言。必敘其事。以備

所言之本末。故尚書無一空言。有言必措諸事也。後之輯章奏者。但取議論曉暢。情辭慷慨。以為章奏之佳也。不備其事之始末。雖有佳章。將何所用。文人尚華之習見。不可語於經史也。班氏董賈二傳。則以春秋之學為尚書也。即尚書折入其敘。賈董生平行事無意求詳。前後敘數言。不過為政事諸疏。天人三策。備始末爾。 賈董未必無事可敘。班氏重在疏策。不備本末耳。不似後人作傳必盡生平。斤斤求儻。臆觀史裁者。必知此意。而始可與言尚書春秋之學。各有其至當。不似後世類鈔徵事。但知方圓求備而已也。

書教下

易曰。筮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智。開當竊取其義。以槩古今之載籍。撰述欲其圓而神。記注欲其方以智也。夫智以藏往。神以知來。記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來者之興起。故記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來擬神也。藏往欲其賅備無遺。故體有一定。而其德為方。知來欲其決擇去取。故例不拘常。而其德為圓。周官三百六十。天人官曲之故。可謂無不備矣。然諸史皆掌記注。而未嘗有撰述之官。祝史命告。未嘗非撰述。然無撰史之人。如尚書。誓詰自出。史職至於帝典。諸篇並無應撰之官。則傳世行遠之業。不可拘於職司。必待其人而後行。非聖哲神明。深知二帝三王精微之極致。不足以與此。此尚書之所以無定法也。

尙書春秋皆聖人之典也。尙書無定法。而春秋有成例。故書之支裔。折入春秋。而書無嗣音。有成例者易循。而無定法者難繼。此人之所知也。然圓神方智。自有載籍以還。二者不偏廢也。不能究六藝之深耳。未有不得其遺意者也。史氏繼春秋而有作。莫如馬班。馬則近於圓。而神。班則近於方以智也。

尙書一變而爲左氏之春秋。尙書無成法。而左氏有定例。以緯經也。左氏一變而爲史遷之紀傳。左氏依年月。而遷書分類例。以搜逸也。遷書一變而爲班氏之斷代。遷書通變化。而班氏守繩墨。以示包括也。就形貌而言。遷書遠異左氏。而班史近同遷書。蓋左氏體直。自爲編年之祖。而馬班曲備。皆爲紀傳之祖也。推精微而言。則遷書之去左氏也近。而班史之去遷書也遠。蓋遷書體圓用神。多得尙書之遺。班氏體方用智。多得官禮之意也。

遷書紀表書傳本左氏。而畧示區分。不甚拘拘於題目也。伯夷列傳。乃七十篇之序例。非專爲伯夷傳也。屈賈列傳。所以惡絳灌之讒。其敘屈之文。非爲屈氏表忠。乃弔賈之賦也。倉公錄其醫案。貨殖兼書物產。龜策但言卜筮。亦有因事命篇之意。初不沾沾爲一人具始末也。張耳陳餘。因此可以見彼耳。孟子荀卿。總括遊士著書耳。名姓標題。往往不拘義例。僅取名篇。譬如關雎鹿鳴所指。乃在嘉賓淑女。而或且譏其位置不倫。如孟子與三鄰子或又摘其重複失

○如子貢、在弟子 遷書體圓而用神。猶有尙書之遺者乎。遷史不可爲定法。固書因遷之體而爲一成之義例。遂爲後世不祧之宗焉。三代以下。史才不世出。而謹守繩墨。待其人而後行。勢之不得不然也。然而固書本撰述而非記法。則於近方近智之中。仍有闕且神者。以爲之裁制。是以能成家。而可以傳世行遠也。後史失班史之意。而以紀表志傳同。於科舉之程式。官府之簿書。則於記法撰述。兩無所似。而古人著書之宗旨。不可復言矣。史不成家。而事文皆晦。而猶拘守成法。以謂其書固祖馬而宗班也。而史學之失傳也久矣。

憲法久則必差。推步後而愈密。前人所以論司天也。而史學亦復類此。尙書變而爲春秋。則因事命篇。不爲常例者。得從比事屬辭。爲稍密矣。左國變而爲紀傳。則年經事緯。不能旁通者。得從類別區分。爲益密矣。紀傳行之。千有餘年。學者相承。殆如夏葛冬裘。渴飲饑食。無更易矣。然無別識心裁。可以傳世行遠之具。而斤斤如守科舉之程式。不敢稍變。如治胥吏之簿書。繁不可刪。以云方智。則冗複疎舛。難爲典據。以云圓神。則蕪濫浩瀚。不可誦識。蓋族史但知求全於紀表志傳之成規。而書爲體例所拘。但欲方圓求備。不知紀傳原本春秋。春秋原合尙書之初意。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紀傳實爲三代以後之良法。而演習既久。

先王之大經大法轉爲末世拘守之紀傳所蒙曷可不思所以變通之道歟
左氏編年不能曲分類例史漢紀表傳志所以濟類例之窮也族史轉爲類例所拘以致書
繁而事晦亦猶訓詁注疏所以釋經俗師反溺訓詁注疏而晦經旨也夫經爲解晦當求無
解之初史爲例拘當求無例之始例自春秋左氏始也蓋求尙書未入春秋之初意歟
神奇化臭腐臭腐復化爲神奇解莊書者以謂天地自有變化人則從而奇腐云耳事屢變
而復初文飾窮而反質天下自然之理也尙書圓而神其於史也可謂天之至矣非其人不
行故折入左氏而又合流於馬班蓋自劉知幾以還莫不以謂書教中經史官不得衍其緒
矣又自隋經籍志著錄以紀傳爲正史編年爲古史歷代依之遂分正附莫不甲紀傳而乙
編年則馬班之史以支子而嗣春秋苟悅袁宏且以左氏大宗而降爲旁庶矣司馬通鑑病
紀傳之分而合之以編年袁樞紀事本末又病通鑑之合而分之以事類按本末之爲體也
因事命篇不爲常格非深知古今大體天下經綸不能網羅隱括無遺無濫文省於紀傳事
豁於編年決斷去取體圓用神斯真尙書之遺也在袁氏初無其意且其學亦未足與此書
亦不盡合於所稱故歷代著錄諸家次其書於雜史自屬纂錄之家便觀覽耳但卽其成法
沉思冥索加以神明變化則古史之屬隱然可見書有作者甚淺而觀者甚深此類是也故

曰神奇化臭腐而臭腐復化爲神奇。本一理耳。

夫史爲記事之書。事萬變而不齊。史文屈曲而適如其事。則必因事命篇。不爲常例所拘。而後能起。詒。自如無一言之或遺。而或溢也。此尙書之所以神明變化。不可方物。降而左氏之傳。已不免於以文徇例。理勢不得不然也。以上古神聖之制作。而責於晚近之史官。豈不懸絕。軼不知經不可學而能。意固可師而做也。且尙書固有不可盡學者也。即紀事本末。不過纂錄小書。亦不盡取以爲史法。而特以義有所近。不得以辭害意也。斟酌古今之史。而定文質之中。則師尙書之意。而以遷史義例通左氏之裁制焉。所以救紀傳之極弊。非好爲更張也。

紀傳雖創於史遷。然亦有所受也。觀於太古年紀。夏殷春秋。竹書紀年。則本紀編年之例。自文字以來。卽有之矣。尙書爲史文之別具。如用左氏之例。而合於編年。卽傳也。以尙書之義。爲春秋之傳。則左氏不致以文徇例。而浮文之刊落者多矣。以尙書之義。爲遷史之傳。則八書三十世家。不必分類。皆可做左氏。而統名曰傳。或考典章制作。或統人事終始。或究一人之行。本卽列傳。或合同類之事。或錄一時之言。訓誥或著一代之文。因事命篇。以緯本紀。則較之左氏。翼經可無局於年月。後先之累較之遷史。之分列。可無歧出互見之煩。文省而事益。

加明例簡而義益加精。豈非文質之適宜。古今之中道歟。至於人名事類。合於本末之中。難於稽檢。則別編爲表。以經緯之。天象地形。輿服儀器。非可本末該之。且亦難以文字著者。別繪爲圖。以表明之。蓋通尙書春秋之本原。而拯馬史班書之流弊。其道莫過於此。至於創立新裁。疏別條目。較古今之述作。定一書之規模。別具圓通之篇。此不具言。

邵氏晉涵云。紀傳史裁。參仿袁樞。是貌同心異。以之上接尙書家言。是貌異心同。是篇所推於六藝爲支子。於史學爲大宗。於前史爲中流砥柱。於後學爲蠶叢開山。

詩教上

周衰文弊。六藝道息。而諸子爭鳴。蓋至戰國而文章之變盡。至戰國而著述之事專。至戰國而後世之文體備。故論文於戰國。而升降盛衰之故可知也。戰國之文。奇袤錯出。而裂於道人知之。其源皆出於六藝。人不知也。後世之文。其體皆備於戰國。人不知。其源多出於詩教。人愈不知也。知文體備於戰國。而始可與論後世之文。知諸家本於六藝。而後可與論戰國之文。知戰國多出於詩教。而後可與論六藝之文。可與論六藝之文。而後可與離文而見道。可與離文而見道。而後可與奉道而折諸家之文也。

戰國之文。其源皆出於六藝。何謂也。曰道體無所不該。六藝足以盡之。諸子之爲書。其持之

有故而言之成理者。必有得於道體之一端。而後乃能恣肆其說。以成一家之言也。所謂一端者。無非六藝之所該。故推之而皆得其所本。非謂諸子果能服六藝之教。而出辭必衷於是也。老子說本陰陽。莊列寓言假象。易教也。鄒衍侈言天地。關尹推衍五行。書教也。管商法制。義存政典。禮教也。申韓刑名。旨歸賞罰。春秋教也。其他楊墨尹文之言。蘇張孫吳之術。辨其源委。挹其旨趣。九流之所分部。七錄之所敘論。皆於物曲人宜。得其一致。而不自知爲六典之遺也。

戰國之文。既源於六藝。又謂多出於詩教。何謂也。曰。戰國者。縱橫之世也。縱橫之學。本於古者行人之官。觀春秋之辭命。列國大夫聘問。諸侯出使專對。蓋欲文其言以達旨而已。至戰國而抵掌揣摩。騰說以取富貴。其辭敷張而揚厲。變其本而加恢奇焉。不可謂非行人辭命之極也。孔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奚爲。是則比興之旨。諷諭之義。固行人之所肄也。縱橫者。流推而衍之。是以能委折而入情。微婉而善諷也。九流之學。承官曲於六典。雖或原於書易春秋。其質多本於禮教。爲其體之有所該也。及其出而用世。必兼縱橫。所以文其質也。古之文質合於一。至戰國而各具之。質當其用也。必兼縱橫之辭。以文之。周衰文弊之效也。故曰。戰國者。縱橫之世也。

後世之文其體皆備於戰國。何謂也。曰子史衰而文集之體盛。著作衰而辭章之學興。文集者。辭章不專家而萃聚文墨以爲蛇龍之沮也。詳見文集篇後賢承而不廢者。江河導而其勢不容復遏也。經學不專家而文集有經義。史學不專家而文集有傳記。立言不專家。即諸子而文集有論辨。後世之文集舍經義與傳記論辨之三體其餘莫非辭章之屬也。而辭章實備於戰國。承其流而代變其體製焉。學者不知而溯摯虞所哀之流別。學虞有文章流別傳甚且以蕭梁文選舉爲辭章之祖也。其亦不知古今流別之義矣。
 今卽文選諸體以徵戰國之賅備。學虞流別孔道文苑今俱不傳故據文選京都諸賦蘇張縱橫六國侈陳形勢之遺也。上林羽獵安陵之從田龍陽之同釣也。客難解嘲屈原之漁父卜居莊周之惠施問難也。韓非儲說比事徵偶連珠之所肇也。前人已言及之春而或以爲始於傅毅之徒。傳元言非其質矣。孟子問齊王之大欲。歷舉輕煖肥甘聲音采色七林之所啓也。而或以爲創之枚乘。忘其祖矣。鄒陽辨謗於梁王。江淹陳辭於建平。蘇秦之自解。忠信而獲罪也。過秦王命六代辨亡諸論。抑揚往復。詩人諷諭之旨。孟荀所以稱述先王。傲時君也。屈原上稱帝譽中述湯武下道齊桓亦是淮南賓客梁苑辭人。原嘗申陵之盛舉也。東方司馬侍遊於西京。徐陳應劉徵逐於鄴下。談天雕龍之奇觀也。遇有升沉。時有得失。畸才彙於末世。利祿萃其性靈。廊廟山林。江湖魏闕。曠世而

相感。不知悲喜之何從。文人情深於詩騷。古今一也。

至戰國而文章之變盡。至戰國而後世之文體備。其言信而有徵矣。至戰國而著述之事專。

何謂也。曰古未嘗有著述之事也。官師守其典章。史臣錄其職載。文字之道。百官以之治。而

萬民以之察。而其用已備矣。是故聖王書同文以平天下。未有不用之於政教典章。而以文

字為一人之著述者也。詳見外篇駁警略。著錄先明大道論道不行而師儒立其教。我夫子之所以功賢堯舜

也。然而予欲無言。無行不與。六藝存周公之舊典。夫子未嘗著述也。論語記夫子之微言。而

曾子子思俱有述。作以垂訓。至孟子而其文然後闕肆焉。著述至戰國而始專之。明驗也。語論

記曾子之沒。吳起嘗帥曾子。則曾子沒於戰國初年而論語成於戰國之時明矣。春秋之時管子嘗有書矣。嚮子晏子後人所託。然載一時之

典章政教。則猶周公之有官禮也。記管子之言行。則習管氏法者所綴輯。而非管仲所著述

也。或謂管仲之書不當稱桓公之謚。閻氏若璣又謂後人所加。非管子。兵家之有太公陰符

之本文皆不知古人並無私自著書之事。皆是後人綴輯。詳諸子篇。醫家之有黃帝素問。農家之神農野老。先儒以謂後人僞撰。而依託乎古人。其言似是。而推

究其旨。則亦有所未盡也。蓋末數小技。造端皆始於聖人。苟無微言要旨之授受。則不能以

利用千古也。三代盛時。各守人官物曲之世氏。是以相傳以口耳。而孔孟以前未嘗得見其

書也。至戰國而官守師傳之道廢。通其學者。述舊聞而著於竹帛焉。中或不能無得失。要其

所自不容違味也。以戰國之人而述黃農之說，是以先儒辨之文辭，而斷其僞託也。不知古初無著述，而戰國始以竹帛代口耳。述六藝舊典皆非著述一類其說已見於前實非有所僞託也。然則著述始專於戰國，蓋亦出於勢之不得不然矣。著述不能不衍爲文辭，而文辭不能不生其好尚。後人無前人之不得已，而惟以好尚逐於文辭焉。然猶自命爲著述，是以戰國爲文章之盛，而衰端亦已兆於戰國也。

詩教下

或曰：若時乎？三代以後，六藝惟詩教爲至廣也。敢問：文章之用，莫盛於詩乎？曰：豈特三代以後爲然哉？三代以前，詩教未嘗不廣也。夫子曰：不學詩，無以言。古無私門之著述，未嘗無達衷之言語也。惟託於聲音，而不著於文字，故秦人焚詩書，書闕有間，而詩篇無有散失也。後世竹帛之攻，勝於口耳，而古人聲音之傳，勝於文字，則古今時異，而理勢亦殊也。自古聖王以禮樂治天下，三代文質出於一也。世之盛也，典章存於官守，禮之質也。情志和於聲詩，樂之文也。迨其衰也，典章散而諸子以術鳴，故專門治術皆爲官禮之變也。情志蕩而處士以橫議，故百家馳說皆爲聲詩之變也。名法兵農陰陽之類主實用者謂之專門治術其初各之類主虛理者謂之百家馳說其言不有職掌故歸於官而爲禮之變也。談天雕龍堅白異同過逐其情志故歸於詩而爲樂之變也。戰國之文章先王禮樂之變也。六藝爲官禮之遺其說亦詳外較譬略

中著錄先明大道論

然而獨謂詩教廣於戰國者專門之業少而縱橫騰說之言多後世專門子術之

書絕不偽體子書也而文集繁雖有醇駁高下之不同其究不過自抒其情志故曰後世之文體

皆備於戰國而詩教於斯可謂極廣也學者誠能博覽後世之文集而想見先王禮樂之初

焉庶幾有立而能言學問有主即是立不盡如朱子所云肌膚筋骸之束而已也可以與聞學詩學禮之訓矣

學者惟拘聲韻為之詩而不知言情達志敷陳諷諭抑揚涵泳之文皆本於詩教是以後世

文集繁而紛紜承用之文相與沿其體而莫由知其統要也至於聲韻之文古人不盡通於

詩而後世承用詩賦之屬亦不盡出六義之教也其故亦備於戰國是故明於戰國升降之

體勢而後禮樂之分可以明六藝之教可以別七略九流諸子百家之言可以導源而濬流

兩漢六朝唐宋元明之文可以畦分而腴別官曲術業聲詩辭說口耳竹帛之遷變可坐而

定矣

演嘻皇極訓誥之韻者也所以便諷誦志不忘也六象贊言爻繫之韻者也所以通卜筮闡

幽元也六藝非可皆通於詩也而韻言不廢則諧音協律不得專為詩教也傳記如左國著

說如老莊文逐聲而遂諧語應節而遽協豈必合詩教之比與哉焦貢之易林史游之急就

經部韻言之不涉於詩也黃庭經之七言參同契之斷字子術韻言之不涉於詩也後世雜

藝百家拾誦名數。率用五言七字。演爲歌訣。咸以取便記誦。皆無當於詩人之義也。而文指存乎咏歎。取義近於比興。多或滔滔萬言。少或寥寥片語。不必諧韻和聲。而識者雅賞其爲風騷遺範也。故善論文者。貴求作者之意。指而不可拘於形貌也。

傳曰。不歌而誦謂之賦。班氏固曰。賦者古詩之流。劉氏勰曰。六藝附庸。蔚爲大國。蓋長言咏歎之一變。而無韻之文。可通於詩者。亦於是而益廣也。屈氏二十五篇。劉班著錄以爲屈原賦也。漁父之辭。未嘗諧韻。而入於賦。則文體承用之流別。不可不知其漸也。文之敷張。而揚厲者。皆賦之變體。不特附庸之爲大國。抑亦陳完之後。離去宛邱。故都而大啟疆宇於東海之濱也。後世百家雜響。亦用賦體爲拾誦。資氏述書賦吳氏事類賦醫家賦蓋與歌訣同出六藝之外矣。然而賦家者流。猶有諸子之遺意。居然自命一家之言者。其中又各有其宗旨焉。殊非後世詩賦之流。拘於文而無其實。茫然不可辨其流別也。是以劉班詩賦一略。區分五類。而屈原陸賈荀卿。定爲三家之學也。說詳外篇較略中漢志詩賦論馬班二史。於相如揚雄諸家之著賦。俱詳載於列傳。自劉知幾以還。從而抵排非笑者。蓋不勝其紛紛矣。要皆不爲知言也。蓋爲後世文苑之權輿。而文苑必致文采之實蹟。以視范史而下。標文苑而止。敘文人行畧者。爲遠勝也。然而漢廷之賦。實非苟作長篇。錄入於全傳。足見其人之極思。殆與賈疏董策爲

用不同而同主於以文傳人也。是則賦家者流縱橫之派別而兼諸子之餘風。此其所以異於後世辭章之士也。故論文於戰國而下。貴求作者之意。指而不可拘於形貌也。

論文拘形貌之弊。至後世文集而極矣。蓋編次者之無識。亦緣不知古人之流別。作者之意

指。不得不拘貌而論文也。集文雖始於建安。魏文撰徐陳應劭文為一集。此文而實盛於齊

梁之際。古學之不可復。蓋至齊梁而後蕩然矣。華虞流別集。乃後人集前人。人為集。自

矣。范陳晉宋諸史。所載文人列傳。總其撰著。必云詩賦碑箴頌詠若干篇。而未嘗云文集若

干卷。則古人文字散著篇籍。而不強以類分可知也。孫武之書。蓋有八十二篇矣。說詳外篇

漢志兵書論而闔閭以謂子之十三篇。吾既得而見。是始計以下十三篇。當日別出獨行。而後世

始合之明徵也。韓非之書。今存五十五篇矣。而秦王見其五蠹孤憤。恨不得與同時。是五蠹

孤憤。當日別出獨行。而後世始合之明徵也。呂氏春秋自序。以為良人問十二紀。是八覽六

論。未嘗入序次也。董氏清明玉杯竹林之篇。班固與繁露並紀其篇名。是當日諸篇未入繁

露之書也。夫諸子專家之書。指無旁及。而篇次猶不可強繩以類例。况文集所裒。體製非一。

命意各殊。不深求其意指之所出。而欲強以篇題形貌相拘哉。

賦先於詩。騷別於賦。賦有問答發端。悞為賦序。前人之議文選。猶其顯然者也。若夫封禪美

新典引皆頌也。稱符命以頌功德。而別類其體爲符命。則王子淵以聖主得賢臣而頌嘉會。亦當別類其體爲主臣矣。班固次韻。乃漢書之自序也。其云述高帝紀第一。述陳項傳第一者。所以自序撰書之本意。史遷有作於先。故已退居於述。爾今於史論之外。別出一體。爲史述贊。則遷書自序。所謂作五帝紀第一。作伯夷傳第一者。又當別出一體。爲史作贊矣。漢武詔策賢良。卽策問也。今以出於帝制。遂於策問之外。別名曰詔。然則制策之對。當離諸策。而別名爲表矣。賈誼過秦。蓋賈子之篇目也。今傳賈氏新書首列過秦上下二篇。此爲後人輯別。無論著則過秦。乃賈子篇目明矣。因陸機辨亡之論。規仿過秦。遂援左思著論準過秦之說。而標體爲論矣。左思著論之說。須活看。不可泥。魏文典論。蓋猶桓子新論。王充論衡。之以論名書耳。論文其篇目也。今與六代辨亡諸篇。同次於論。然則昭明自序。所謂老莊之作。管孟之流。立意爲宗。不以能文爲本。其例不收諸子篇次者。豈以有取斯文。卽可裁篇題論。而改子爲集乎。七林之文。皆設問也。今以枚生發問。有七。而遂標爲七。則九歌九章九辨。亦可標爲九乎。難蜀父老。亦設問也。今以篇題爲難。而別爲難體。則客難當與同編。而解嘲當別爲嘲體。賓戲當別爲戲體。文選者。辭章之圭臬。集部之準繩。而淆亂蕪穢。不可殫詰。則古人流別作者。意指流覽諸集。孰是深窺而有得者乎。集人之文。尙未得其意指。而自哀所著爲文集者。何紛紛耶。若夫總集別

集之類例。編輯撰次之得失。今古詳畧之攸宜。錄選評鈔之當否。別有專篇討論。不盡述也。

經解上

六經不言經。三傳不言傳。猶人各有我。而不容我其我也。依經而有傳。對人而有我。是經傳人我之名。起於勢之不得已。而非其質本爾也。易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夫爲治爲察。所以宣幽隱而達形名。布政教而齊法度也。未有以文字爲一家私言者也。易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經綸之言。綱紀世宙之謂也。鄭氏注謂論撰書禮樂施政事。經之命名所由昉乎。然猶經緯經紀云爾。未嘗明指詩書六藝爲經也。三代之衰。治教旣分。夫子生於東周。有德無位。懼先聖王法積道備。至於成周。無以續且繼者。而至於淪失也。於是取周公之典章。所以體天人之撰。而存治化之迹者。獨與其徒相與申而明之。此六藝之所以雖失官守。而猶賴有師教也。然夫子之時。猶不名經也。逮夫子旣歿。微言絕而大義將乖。於是弟子門人。各以所見所聞所傳聞者。或取簡畢。或授口耳。錄其文而起義。左氏春秋。子夏喪服諸篇。皆名爲傳。而前代逸文。不出於六藝者。稱述皆謂之傳。如孟子所對湯武及文王之囿是也。則因傳而有經之名。猶之因子而立父之號矣。至於官師旣分。處士橫議。諸子紛紛著書立說。而文字始有私家之言。不盡出於典章政教也。儒家者流。乃

尊六藝而奉以爲經。則又不獨對傳爲名也。荀子曰。夫學始於誦經。終於習禮。莊子曰。孔子言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又曰。緡十二經以見老子。荀莊皆出子夏門人。而所言如是。六經之名起於孔門弟子亦明矣。然所指專言六經。則以先王政教典章綱維天下。故經解疏別六經。以爲入國可知其教也。論語述夫子之言行。爾雅爲羣經之訓詁。孝經則又再傳門人之所述。與緡衣坊表諸記相爲出入者爾。劉向班固之徒。序類有九。而稱藝爲六。則固以三者爲傳。而附之於經。所謂離經之傳。不與附經之傳相次也。當時諸子著書。往往自分經傳。如撰輯管子者之分別經言。墨子亦有經篇。韓非則有儲說經傳。蓋亦因時立義。自以其說相經緯爾。非有所擬而僭其名也。經同尊稱其義。亦取綜要。非如後世之嚴也。聖如夫子而不必爲經。諸子有經以貫其傳。其義各有攸當也。後世著錄之家。因文字之繁多。不盡關於綱紀。於是取先聖之微言。與羣經之羽翼。皆稱爲經。如論語孟子孝經。與夫大小戴記之別於禮。左氏公穀之別於春秋。皆題爲經。乃有九經十經三十四諸經。以爲專部。蓋尊經而并及經之支裔也。而儒者著書始嚴經名。不敢觸犯。則尊聖教而慎避嫌名。蓋猶三代以後。非人主不得稱我爲朕也。然則今之所謂經。其強半皆古人之所謂傳也。古之所謂經。乃三代盛時典章法度。見於政教行事之實。而非聖人有意作爲文字以傳後世也。

經解中

事有實據而理無定形。故夫子之述六經。皆取先王典章。未嘗離事而著理。後儒以聖師言行爲世法。則亦命其書爲經。此事理之當然也。然而以意尊之。則可以意僭之矣。蓋自官師之分也。官有政。賤者必不敢強干之。以有據也。師有教。不肖者輒敢紛紛以自命。以無據也。孟子時以楊墨爲異端矣。楊氏無書。墨翟之書。初不名經。雖有經籍經說未名全書爲經而莊子乃云苦獲鄧陵之屬。皆誦墨經。則其徒自相崇奉而稱經矣。東漢秦景之使天竺。四十二章皆不名經。佛經皆中國繙譯竺書無經字其後華言譯受。附會稱經。則亦文飾之辭矣。老子二篇。劉班著錄。初不稱經。隋志乃依阮錄稱老子經。意者阮錄出於梁世。梁武崇尚異教。則佛老皆列經科。其所倣也。而加以道德真經。與莊子之加以南華真經。列子之加以冲虛真經。則開元之元教設科。附飾文致。又其後而益甚者也。韓退之曰。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則名教既殊。又何妨於經其所經。非吾所謂經乎。若夫國家制度。本爲經制。李悝法經。後世律令之所權輿。唐人以律設科。明祖頒示大誥。師儒講習以爲功令。是卽易取經綸之意。國家訓典。臣民尊奉爲經義。不背於古也。孟子曰。行仁政必自經界始。地界言經。取經紀之意也。是以地理之書。多以經名。漢志有山海經。隨志乃有水經。後代州郡地理。多稱圖經。義皆本於經界。書亦自存掌故不

與著述同科。其於六藝之文。固無嫌也。至於術數諸家。均出聖門制作。周公經理垂典。皆守人官物曲而不失其傳。及其官司失守。而道散品亡。則有習其說者。相與講貫而授受。亦猶孔門傳習之出於不得已也。然而口耳之學。不能歷久而不差。則著於竹帛以授之其人。詳說上篇亦其理也。是以至戰國而義農黃帝之書。一時雜出焉。其書皆稱古聖。如天文之甘石星經。方技之靈素難經。其類實繁。則猶匠祭魯般。兵祭蚩尤。不必著書者之果爲聖人。而習是術者。奉爲依歸。則亦不得不尊以爲經言者也。又如漢志以後。雜出春秋戰國時書。若師曠禽經。伯樂相馬之經。其類亦繁。不過好事之徒。因其人而附合。或畧知其法者。託古人以鳴高。亦猶儒者之傳梅氏尙書。與子夏之詩大序也。他若陸氏茶經。張氏棋經。酒則有甘露經。貨則有相貝經。是乃以文爲諧戲。本無當於著錄之指。譬猶毛穎可以爲傳。蟹之可以爲志。琴之可以爲史。荔枝牡丹之可以爲譜耳。此皆若有若無。不足議也。蓋即數者論之。異教之經。如六國之各王其國。不知周天子也。而春秋名分。人具知之。彼亦不能竊而據也。制度之經。時王之法。一道同風。不必皆以經名。而禮時爲大。既爲當代臣民。固當率由而不越。即服膺六藝。亦出遵王制之一端也。術藝之經。則各有其徒。相與守之。固無虞其越畔也。至諧戲而亦以經名。此趙佗之所謂妄竊帝號。聊以自娛。不妨諧戲置之。六經之道。如日中天。豈

以是爲病哉。

經解下

異學稱經以抗六藝。愚也。儒者僭經以擬六藝。妄也。六經初不爲尊稱。義取經綸爲世法耳。六藝皆周公之政典。故立爲經。夫子之聖。非遜周公。而論語諸篇不稱經者。以其非政典也。後儒因所尊而尊之。分部隸經以爲傳。固翼經者耳。佛老之書。本爲一家之言。非有綱紀政事。其徒欲尊其教。自以一家之言。尊之過於六經。無不可也。強加經名以相擬。何異優伶效楚相哉。亦其愚也。揚雄劉歆。儒之通經者也。揚雄法言。蓋云時人有問用法應之。抑亦可矣。乃云象論語者。抑何謬邪。雖然。此猶一家之言。其病小也。其大可異者。作太元以準易。人僅知謂僭經爾。不知易乃先王政典。而非空言雄蓋蹈於僭竊王章之罪。弗思甚也。詳易衛氏之元包。司馬之潛虛。方且擬元而有作。不知元之擬易已非也。劉歆爲王莽作大誥。其行事之得罪名教。固無可說矣。卽擬尙書。亦何至此哉。河汾六籍。或謂好事者之緣飾。王通未必遽如斯妄也。誠使果有其事。則六經奴婢之誚。猶未得其情矣。奴婢未嘗不服勞於主人。王氏六經。服勞於孔氏者。又何在乎。束皙之補笙詩。皮日休之補九夏。白居易之補湯征。以爲文人戲謔而不爲慮。稱爲擬作。抑亦可矣。標題曰補。則亦何取辭章家言。以綴詩書之闕邪。

至孝經雖名爲經。其實傳也。儒者重夫子之遺言。則附之經部矣。馮融誠有志於勸忠。自以馬氏之說。援經徵傳。縱橫反復。極其言之所至可也。必標忠經。亦已異矣。乃至分章十八。引風綴雅。一一效之。何殊張載之擬四愁。七林之做七發哉。誠哉非馬氏之書。俗儒所依託也。宋氏之女孝經。鄭氏之女論語。以謂女子有才。嘉尙其志可也。但彼如欲明女教。自以其意立說可矣。假設班氏惠姬與諸女相問答。則是將以書爲訓典。而先自託於子虛亡是之流。使人何所適從。彼意取其似經傳耳。夫經豈可似哉。經求其似。則譚駟有卦。見轍耕錄。韓始收聲。有月令矣。皆諸證事。若夫屈原抒憤。有辭二十五篇。劉班著錄。概稱之曰屈原賦矣。乃王逸作注。離騷之篇。已有經名。王氏釋經爲徑。亦不解題爲經者。始誰氏也。至宋人注屈。乃云一本九歌以下有傳字。雖不知稱名所始。要亦依經而立傳名。不當自宋始也。夫屈子之賦。固以離騷爲重。史遷以下。至取騷以名其全書。今猶是也。然諸篇之旨。本無分別。惟因首篇取重而強分經傳。欲同正雅爲經。變雅爲傳之例。是孟子七篇。當分梁惠王經。與公孫滕文諸傳矣。夫子之作春秋。莊生以謂議而不斷。蓋其義寓於其事。其文不自爲賞罰也。漢魏而下。做春秋者。蓋亦多矣。其間或得或失。更僕不能悉數。後之論者。至以遷固而下。擬之尙書。諸家編年。擬之春秋。不知遷固本紀。本爲春秋家學。書志表傳。殆猶左國內外之與爲終始發明耳。

諸家陽秋。先後雜出。或用其名而變其體。十六國春秋之類或避其名而擬其實。通鑑綱目之類要皆不知遷固之書。本紹春秋之學。並非取法尙書者也。故明於春秋之義者。但當較正遷固以下。其文其事之中。其義固何如耳。若欲萃聚其事。以年分編。則苟悅袁宏之例具在。未嘗不可法也。必欲於紀傳編年之外。別爲春秋。則亦王氏元經之續耳。夫異端抗經。不足道也。儒者服習六經。而不知經之不可以擬。則淺之乎爲儒者矣。

文史通義卷第二

內篇二

會稽章學誠 實齋著

原道上

道之大原出於天。天固諄諄然命之乎。曰天地之前。則吾不得而知也。天地生人。斯有道矣。而未形也。三人居室而道形矣。猶未著也。人有什伍而至百千。一室所不能容。部別班分而道著矣。仁義忠孝之名。刑政禮樂之制。皆其不得已而後起者也。

人生有道。人不自知。三人居室。則必朝暮啓閉其門戶。饔飧取給於樵汲。既非一身。則必有分任者矣。或各司其事。或番易其班。所謂不得不然之勢也。而均平秩序之義出矣。又恐交委而互爭焉。則必推年之長者。持其平。亦不得不然之勢也。而長幼尊卑之別形矣。至於什伍千百。部別班分。亦必各長其什伍。而積至於千百。則人衆而賴於幹濟。必推才之傑者。理其繁。勢紛而須於率俾。必推德之懋者。司其化。是亦不得不然之勢也。而作君作師。畫野分州。井田封建學校之意著矣。故道者。非聖人智力之所能爲。皆其事勢自然。漸形漸著。不得已而出之。故曰天也。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是未有人而道已具也。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是天著於人。而理附於

氣。故可形其形而名其名者。皆道之故。而非道也。道者。萬事萬物之所以然。而非萬事萬物之當然也。人可得而見者。則其當然而已矣。人之初生。至於什伍千百。以及作君作師。分州畫野。蓋必有所需而後從。而給救之。羲農軒顓之制作。初意不過如是爾。法積美備。至唐虞而盡善焉。殷因夏監。至成周而無憾焉。譬如濫觴積而漸爲江河。培塿積而至於山嶽。亦其理勢之自然。而非堯舜之聖。過乎羲軒文武之神。勝於禹湯也。後聖法前聖。非法前聖也。法其道之漸形而漸著者也。三皇無爲而自化。五帝開物而成務。三皇立制而垂法。後人見爲治化不同有如是。當日聖人創制。則猶暑之必須爲葛。寒之必須爲裘。而非有所容心。以謂吾必如是而後可以異於前人。吾必如是而後可以齊名前聖也。此皆一陰一陽。往復循環所必至。而非可卽是以爲一陰一陽之道也。一陰一陽往復循環者。猶車輪也。聖人創制。一似暑葛寒裘。猶軌轍也。

道有自然。聖人有不得不然。其事同乎。曰不同。道無所爲而自然。聖人有所見而不得不然也。聖人有所見。故不得不然。衆人無所見。則不知其然而然。孰爲近道。曰不知其然而然。卽道也。非無所見也。不可見也。不得不然者。聖人所以合乎道。非可卽以爲道也。聖人求道。道無可見。卽衆人之不知其然而然。聖人所藉以見道者也。故不知其然而然。一陰一陽之迹。

也。學於聖人。斯爲賢人。學於賢人。斯爲君子。學於衆人。斯爲聖人。非衆可學也。求道必於一陰一陽之迹也。自有天地而至唐虞夏商。迹旣多而窮變通久之理亦大備。周公以天縱生知之聖。而適當積古留傳道法大備之時。是以經綸制作。集千古之大成。則亦時會使然。非周公之聖智能使之然也。蓋自古聖人。皆學於衆人之不知其然而然。而周公又遍閱於自古聖人之不得不然而知其然也。周公固天縱生知之聖矣。此非周公智力所能也。時會使然也。譬如春夏秋冬。各主一時。而冬令告一歲之成。亦其時會使然。而非冬令勝於三時也。故創制顯庸之聖千古所同也。集大成者周公所獨也。時會適當然而然。周公亦不自知其然也。

孟子曰。孔子之謂集大成。今言集大成者爲周公。毋乃悖於孟子之指歟。曰。集之爲言。萃衆之所有而一之也。自有天地而至唐虞夏商。皆聖人而得天子之位。經綸治化。一出於道體之適然。周成文武之德。適當帝全主備。殷因夏監。至於無可復加之際。故得藉爲制作典章。而以周道集古聖之成。斯乃所謂集大成也。孔子有德無位。卽無從得制作之權。不得列於一成。安有大成可集乎。非孔子之聖遜於周公也。時會使然也。孟子所謂集大成者。乃對伯夷伊尹柳下惠而言之也。恐學者疑孔子之聖與三子同。無所取譬。譬於作樂之大成也。

故孔子大成之說。可以對三子。而不可以盡孔子也。以之盡孔子。反小孔子矣。何也。周公集義軒堯舜以來之大成。周公固學於歷聖而集之。無歷聖之道法。則固無以成其周公也。孔子非集伯夷尹惠之大成。孔子固未嘗學於伯夷尹惠。且無伯夷尹惠之行事。豈將無以成其孔子乎。夫孟子之言各有所當而已矣。豈可以文害意乎。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今人皆嗤黨人不知孔子矣。抑知孔子果成何名乎。以謂天縱生知之聖。不可言思擬議而爲一定之名也。於是援天與神。以爲聖不可知而已矣。斯其所見。何以異於黨人乎。天地之大。可一言盡。孔子雖大。不過天地。獨不可以一言盡乎。或問何以一言盡之。則曰學周公而已矣。周公之外別無所學乎。曰非有學而孔子有所不至。周公既集羣聖之成。則周公之外。更無所謂學也。周公集羣聖之大成。孔子學而盡周公之道。斯一言也。足以蔽孔子之全體矣。祖述堯舜。周公之志也。憲章文武。周公之業也。一則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再則曰甚矣吾衰。不復夢見周公。又曰吾學周禮。今用之。又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哀公問政。則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或問仲尼焉學。子貢以謂文武之道。未墜於地。述而不作。周公之舊典也。好古敏求。周公之遺籍也。黨人生同時而不知。乃謂無所成名。亦非全無所見矣。後人觀載籍而不知夫子之所學。是不如黨人所見也。而猶嗤

黨人爲不知。奚翅百步之笑五十步乎。故自古聖人。其聖雖同。而其所以爲聖不必盡同。時會使然也。惟孔子與周公。俱生法積道備無可復加之後。周公集其成以行其道。孔子盡其道以明其教。符節吻合。如出於一人。不復更有毫末異同之致也。然則欲尊孔子者。安在援天與神而爲恍惚難憑之說哉。

或曰。孔子既與周公同道矣。周公集大成。而孔子獨非大成歟。曰。孔子之大成。亦非孟子所謂也。蓋與周公同其集羲農軒項唐虞三代之成。而非集夷尹柳下之成也。蓋君師分而治教不能合於一。氣數之出於天者也。周公集治統之成。而孔子明立教之極。皆事理之不得不然。而非聖人異於前人。此道法之出於天者也。故隋唐以前。學校並祀周孔。以周公爲先聖。孔子爲先師。蓋言制作之爲聖。而立教之爲師。故孟子曰。周公仲尼之道一也。然則周公孔子。以時會而立。統宗之極。聖人固藉時會歟。宰我以謂夫子賢於堯舜。子貢以謂生民未有如夫子。有若以夫子較古聖人。則謂出類拔萃。三子皆舍周公。獨尊孔氏。朱子以謂事功有異是也。然而治見實事。教則垂空言矣。後人因三子之言。而盛推孔子過於堯舜。因之崇性命而薄事功。於是千聖之經綸。不足當儒生之坐論矣。伊川論禹稷顏子謂禹稷較顏子長短蓋門戶之見賢者不免古今之通患夫尊夫子者。莫若切近人情。不知其實而但務推崇。則元之又元。聖人

一神天之通號耳。世教何補焉。故周孔不可優劣也。塵垢秕糠。陶鑄堯舜。莊生且謂寓言。曾
儒者而襲其說歟。故欲知道者。必先知周孔之所以爲周孔。

原道中

韓退之曰。由周公而上。上而爲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爲臣。故其說長。夫說長者。道
之所由明。而說長者。亦卽道之所由晦也。夫子明教於萬世。夫子未嘗自爲說也。表章六籍。
存周公之舊典。故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子所雅言。詩
書執禮。所謂明先王之道以導之也。非夫子推尊先王。意存謙牧。而不自作也。夫子本無可
作也。有德無位。卽無制作之權。空言不可以教人。所謂無徵不信也。教之爲事。羲軒以來。蓋
已有之。觀易大傳之所稱述。則知聖人卽身示法。因事立教。而未嘗於敷政出治之外。別有
所謂教法也。虞廷之教。則有專官矣。司徒之所教敷。典樂之所咨命。以至學校之設。通於四
代。司成師保之職。詳於周官。然既列於有司。則肄業存於掌故。其所習者。修齊治平之道。而
所師者。守官典法之人。治教無二。官師合一。豈有空言以存其私說哉。儒家者流。尊奉孔子。
若將私爲儒者之宗師。則亦不知孔子矣。孔子立人道之極。豈有意於立儒道之極耶。儒也
者。賢士不遇明良之盛。不得位而大行。於是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出於勢之無可如

何爾。人道所當爲者廣矣大矣。豈當身皆無所遇。而必出於守先待後。不復涉於人世哉。學易原於義畫。不必同其卉服野處也。觀書始於虞典。不必同其呼天號泣也。以爲所處之境。各有不同也。然則學夫子者。豈日屏棄事功。預期道不行而垂其教邪。

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不離器。猶影不離形。後世服夫子之教者。自六經。以謂六經載道之書也。而不知六經皆器也。易之爲書。所以開物成務。掌於春官太卜。則固有官守而列於掌故矣。書在外史。詩領大師。禮自宗伯。樂有司成。春秋各有國史。三代以前。詩書六藝。未嘗不以教人。不知後世尊奉六經。別爲儒學一門。而專稱爲載道之書者。蓋以學者所習。不出官司典守。國家政教。而其爲用。亦不出於人倫日用之常。是以但見其爲不得不然之事耳。未嘗別見所載之道也。夫子述六經以訓後世。亦謂先聖先王之道不可見。六經卽其器之可見者也。後人不見先王。當據可守之器。而思不可見之道。故表章先王政教。與夫官司典守以示人。而不自著爲說。以致離器言道也。夫子自述春秋之所以作。則云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則政教典章人倫日用之外。更無別出著述之道亦已明矣。秦人禁偶語詩書。而云欲學法令。以吏爲師。夫秦之悖於古者禁詩書耳。至云學法令者。以吏爲師。則亦道器合一。而官師治教。未嘗分歧爲二之至理也。其後治學既

分不能合一。天也。官司守一時之掌故。經師傳授受之章句。亦事之出於不得不然者也。然而歷代相傳。不廢儒業。爲其所守先王之道也。而儒家者流。守其六籍。以謂是特載道之書耳。夫天下豈有離器言道。離形存影者哉。彼舍天下事物人倫日用。而守六籍以言道。則固不可與言夫道矣。

易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矣。然而不知道而道存。見謂道而道亡。大道之隱也。不隱於庸愚。而隱於賢智之倫者。紛紛有見也。蓋官司治教合。而天下聰明範於一。故卽器存道。而人心無越思。官司治教分。而聰明才智不久於範圍。則一陰一陽入於受性之偏。而各以所見爲固然。亦勢也。夫禮司樂職。各守專官。雖有離婁之明。師曠之聰。不能不赴範而就律也。今云官司失傳。而吾以道德明其教。則人人皆自以爲道德矣。故夫子述而不作。而表章六藝。以存周公舊典也。不敢舍器而言道也。而諸子紛紛。則已言道矣。莊生譬之爲耳目口鼻。司馬談別之爲六家。劉向區之爲九流。皆自以爲至極。而思以其道易天下者也。由君子觀之。皆仁智之見而謂之。而非道之果若是易也。夫道因器而顯。不因人而名也。自人有謂道者。而道始因人而異其名矣。仁見謂仁。智見謂智是也。人自率道而行。道非人之所能據而有也。自人各謂其道而各行其所謂。而道始得爲人所有矣。墨

者之道。許子之道。其類皆是也。夫道自形於三人居室。而大備於周公孔子。歷聖未嘗別以道名者。蓋猶一門之內。不自標其姓氏也。至百家雜出而言道。而儒者不得不自尊其所出矣。一則曰堯舜之道。再則曰周公仲尼之道。故韓退之謂道與德爲虛位也。夫道與德爲虛位者。道與德之衰也。

原道下

人之萃處也。因賓而立主之名。言之靡出也。因非而立是之名。自諸子之紛紛言道。而爲道病焉。儒家者流。乃尊堯舜周孔之道。以爲吾道矣。道本無吾。而人自吾之。以謂庶幾別於非道之道也。而不知各吾其吾。猶三軍之衆。可稱我軍。對敵國而我之也。非臨敵國三軍。又各有其我也。夫六藝者。聖人卽器而存道。而三家之易。四氏之詩。攻且習者。不勝其入主而出奴也。不知古人於六藝。被服如衣食。人人習之爲固然。未嘗專門以名家者也。後儒但卽一經之隅曲。而終身殫竭其精力。猶恐不得一當焉。是豈古今人不相及哉。其勢有然也。古者道寓於器。官師合一。學士所肄。非國家之典章。卽有司之故事耳。日習而無專深求。故其得之易也。後儒卽器求道。有師無官。事出傳聞。而非目見。文須訓故。而非質言。是以得之難也。夫六藝並重。非可止守一經也。經旨闕深。非可限於隅曲也。而諸儒專攻一經之隅曲。必倍

古人兼通六藝之功能。則去聖久遠。於事固無足怪也。但既竭其心思耳目之智力。則必於中獨見天地之高深。因謂天地之大。人莫我尚也。亦人之情也。而不知特爲一經之隅曲。未足窺古人之全體也。訓詁章句。疏解義理。考求名物。皆不足以言道也。取三者而兼用之。則以萃聚之力。補遙溯之功。或可庶幾耳。而經師先已不能無愆。傳其學者。又復各分其門戶。不啻儒墨之辨焉。則因賓定主。而又有主中之賓。因非立是。而又有是中之非。門徑愈歧。而大道愈隱矣。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夫文字之用爲治爲察。古人未嘗取以爲著述也。以文字爲著述。起於官師之分職。治教之分途也。夫子曰。予欲無言。欲無言者。不能不有所言也。孟子曰。予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後世載筆之士。作爲文章。將以信今而傳後。其亦尙念欲無言之旨與。夫不得已之情。庶幾哉。言出於我。而所以爲言。初非由我也。夫道備於六經。義蘊之匿於前者。章句訓詁。足以發明之。事變之出於後者。六經不能言。固貴約六經之旨。而隨時撰述以究大道也。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立言與立功相準。蓋必有所需而後從而給之。有所鬱而後從而宣之。有所弊而後從而救之。而非徒誇聲音采色。以爲一己之名也。易曰。神以知來。智以藏往。知來陽也。藏往陰也。一陰一陽道也。

文章之用。或以述事。或以明理。事邈已往。陰也。理闡方來。陽也。其至焉者。則述事而理以昭焉。言理而事以範焉。則主適不偏。而文乃衷於道矣。選固之史。董韓之文。庶幾哉。有所不得已於言者乎。不知其故而但溺文辭。其人不足道已。卽爲高論者。以謂文貴明道。何取聲情色采。以爲愉悅。亦非知道之言也。夫無爲之治。而奏薰風。靈臺之功。而樂鐘鼓。以及彈琴遇文。風雩言志。則帝王致治。賢聖功修。未嘗無悅目娛心之適。而謂文章之用。必無咏嘆抑揚之致哉。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蓋夫子所言。無非性與天道。而未嘗表而著之曰。此性此天道也。故不曰性與天道。不可得聞。而曰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也。所言無非性與天道。而不明著此性與天道者。恐人舍器而求道也。夏禮能言。殷禮能言。皆曰無徵不信。則夫子所言。必取徵於事物。而非徒託空言以爲明道也。曾子真積力久。則曰一以貫之。子貢多學而識。則曰一以貫之。非真積力久與多學而識。則固無所據爲一之貫也。訓詁名物。將以求古聖之迹也。而侈記誦者。如貨殖之市矣。撰述文辭。欲以闡古聖之心也。而溺光采者。如玩好之弄矣。異端曲學。道其所道。而德其所德。固不足爲斯道之得失也。記誦之學。文辭之才。不能不以斯道爲宗主。而市且弄者之紛紛忘所自也。宋

儒起而爭之。以謂是皆溺於器而不知道也。夫溺於器而不知道者。亦卽器而示之以道斯可矣。而其弊也。則欲使人舍器而言道。夫子教人博學於文。而宋儒則曰玩物而喪志。曾子教人辭遠鄙倍。而宋儒則曰工文則害道。夫宋儒之言。豈非末流良藥石哉。然藥石所以攻臟腑之疾耳。宋儒之意。似見疾在臟腑。遂欲并臟腑而去之。將求性天。乃薄記誦而厭辭章。何以異乎。然其析理之精。踐履之篤。漢唐之儒。未之聞也。孟子曰。義理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義理不可空言也。博學以實之。文章以達之。三者合於一。庶幾哉。周孔之道。雖遠不啻累譯而通矣。顧經師互詆。文人相輕。而性理諸儒。又有朱陸之同異。從朱從陸者之交攻。而言學問與文章者。又逐風氣而不悟。莊生所謂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悲夫。

邵氏晉涵曰。是篇初出傳稿京師。同人素愛章氏文者。皆不滿意。謂蹈宋人語錄習氣。不免陳腐取憎。與其平日爲文不類。至有移書相規誠者。余諦審之。謂朱少白名錫庚曰。此乃

明其通義。所著一切創言別論。皆出自然。無矯強耳。語雖渾成。意多精澁。未可議也。族子廷楓曰。叔父通義平日膾炙人口。豈盡得其心哉。不過清言高論。類多新奇可喜。或資爲掌中之談助耳。不知叔父嘗自恨其名雋過多。失古意也。是篇題目雖似迂闊。而意義實多創闢。如云道始三人居室。而君師政教皆出乎天。賢智學於聖人。聖人學於百姓。集大

成者爲周公而非孔子學者不可妄分周孔。學孔子者不當先以垂教萬世爲心。孔子之大學周禮一言可以蔽其全體。皆乍聞至奇。深思至確。通義以前從未經人道過。豈得謂陳腐耶。諸君當日詆爲陳腐。恐是讀得題目太熟。未嘗詳察其文字耳。

原學上

易曰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學也者。效法之謂也。道也者。成象之謂也。夫子曰。下學而上達。蓋言學於形下之器。而自達於形上之道也。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希賢希聖。則有其理矣。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聖如何而希天哉。蓋天之生人。莫不賦之以仁義禮智之性。天德也。莫不納之於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倫。天位也。以天德而修天位。雖事物未交。隱微之地。已有適當其可。而無過與不及之準焉。所謂成象也。平日體其象。事至物交。一如其準以赴之。所謂效法也。此聖人之希天也。此聖人之下學上達也。伊尹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人生稟氣不齊。固有不能自知。適當其可之準者。則先知先覺之人。從而指示之。所謂教也。教也者。教人自知適當其可之準。非教之舍已而從我也。故士希賢。賢希聖。希其效法於成象。而非舍已之固有而希之也。然則何以使知適當其可之準。歟。何以使知成象而效法之歟。則必觀於生民以來。備天德之純。而造天位之極者。求其前言

往行。所以處夫窮變通久者而多識之。而後有以自得。所謂成象者而善其效法也。故效法者必見於行事。詩書誦讀所以求效法之資。而非可即爲效法也。然古人不以行事爲學。而以詩書誦讀爲學者。何邪。蓋謂不格物而致知。則不可以誠意。行則如其知而用之也。故以誦讀爲學者。推教者之所及而言之。非謂此外無學也。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夫子斥以爲佞者。蓋以子羔爲宰。不若是說。非謂學必專於誦讀也。專於誦讀而言學。世儒之陋也。

原學中

古人之學。不遺事物。蓋亦治教未分。官師合一。而後爲之較易也。司徒敷五教。典樂教育子。以及三代之學校。皆見於制度。彼時從事於學者。入而申其估舉。出而卽見政。教典章之行。是以學皆信而有徵。而非空言相爲授受也。然而其知易入。其行難副。則從古已然矣。堯之斥共工也。則曰靜言庸違。夫靜而能言。則非不學者也。試之於事而有違。則與效法於成象者異矣。傳說之啓高宗也。則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高宗舊學於甘盤。久勞於外。豈不學者哉。未試於事。則恐行之而未孚也。又曰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於古訓。乃有獲。說雖出於古文。其言要必有所受也。夫求多聞而實之以建事。則所謂學古訓者。非徒誦說亦可見矣。

夫治教一而官師未分。求知易而實行已難矣。何況官師分而學者所肄皆爲前人陳迹哉。夫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又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夫思亦學者之事也。而別思於學。若謂思不可以言學者。蓋謂必習於事而後可以言學。此則夫子誨人知行合一之道也。諸子百家之言起於徒思而不學也。是以其旨皆有所承稟而不能無敝耳。劉歆所謂某家者流。其源出於古者某官之學。其流而爲某家之學。其失而爲某事之敝。夫某官之學。卽先王之典章法度也。流爲某家之學。則官守失傳。而各以思之所至自爲流別也。失爲某事之敝。則極思而未習於事。雖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而不能知其行之有病也。是以三代之隆。學出於一。所謂學者。皆言人之功力也。統言之。十年曰幼學。是也。析言之。則十三學樂。二十學禮。是也。國家因人功力之名。而名其制度。則曰鄉學國學。學則三代共之是也。未有以學屬乎人。而區爲品詣之名者。官師分而諸子百家之言起。於是學始因人品詣以名矣。所謂某甲家之學。某乙家之學是也。學因人而異名。學斯舛矣。是非行之過而至於此也。出於思之過也。故夫子言學思偏廢之弊。卽繼之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夫異端之起。皆思之過而不習於事者也。

原學下

諸子百家之患。起於思而不學。世儒之患。起於學而不思。蓋官師分而學不同於古人也。後王以謂儒術不可廢。故立博士置弟子。而設科取士。以爲誦法先王者勸焉。蓋其始也。以利祿勸儒術。而其究也。以儒術徇利祿。斯固不足言也。而儒宗碩師。由此輩出。則亦不可謂非朝廷風教之所植也。夫人之情不能無所歆而動。既已爲之。則思力致其實而求副乎名。中人以上。可以勉而企焉者也。學校科舉。奔走千百才俊。豈無什一出於中人以上者哉。去古久遠。不能學古人之所學。則既以誦習儒業。卽爲學之究竟矣。而攻取之難。勢亦倍於古人。故於專門攻習儒業者。苟果有以自見。而非一切庸俗所可幾。吾無責焉耳。學博者長於考索。豈非道中之實積。而驚於博者。終身斂精勞神以徇之。不思博之。何所取也。才雄者健於屬文。豈非道體之發揮。而擅於文者。終身苦心焦思以搆之。不思文之。何所用也。言義理者。似能思矣。而不知義理虛懸而無薄。則義理亦無當於道矣。此皆知其然而不知所以然也。程子曰。凡事思所以然。天下第一學問人。亦盡求所以然者思之乎。天下不能無風氣。風氣不能無循環。一陰一陽之道。見於氣數者然也。所貴君子之學術。爲能持世而救偏。一陰一陽之道。宜於調劑者然也。風氣之開也。必有所以取學問。文辭與義理。所以不無偏重畸輕之故也。風氣之成也。必有所以斂人情。趨時而好名。徇末而不知本也。是故開者。雖不免於

偏。必取其精者爲新氣之迎。敵者縱名爲正。必襲其僞者爲末流之託。此亦自然之勢也。而世之言學者。不知持風氣而惟知徇風氣。且謂非是不足邀譽。則亦弗思而已矣。

博約上

沈楓堦以書問學自愧通人廣座。不能與之問答。余報之以學在自立。人所能者。我不必以不能愧也。因取譬於貨殖。居布帛者。不必與知粟菽藏藥餌者。不必與聞金珠。患已不能自成家耳。譬市布而或闕於衣材。售藥而或欠於方劑。則不可也。或曰。此卽蘇子瞻之教人讀漢書法也。今學者多知之矣。余曰。言相似而不同。失之毫釐。則謬以千里矣。或問蘇君曰。公之博瞻。亦可學乎。蘇君曰。可。吾嘗讀漢書矣。凡數過而盡之。如兵農禮樂。每過皆作一意求之。久之而後貫徹。因取譬於市貨。意謂貨出無窮。而操賈有盡。不可不知所擇云爾。學者多誦蘇氏之言。以爲良法。不知此特尋常摘句。如近人之纂類策括者爾。問者但求博瞻。固無深意。蘇氏答之。亦不過經生決科之業。今人稍留意於應舉業者。多能爲之。未可進言於學問也。而學者以爲良法。則知學者鮮矣。夫學必有所專。蘇氏之意。將以班書爲學歟。則終身不能竟其業也。豈數過可得而盡乎。將以所求之禮樂兵農爲學歟。則每類各有高深。又豈一過所能盡一類哉。就蘇氏之所喻。比於操賈求貨。則每過作一意求。是欲初出市金珠再

出市布帛。至於米粟藥餌。以次類求矣。如欲求而盡其類歟。雖陶朱猗頓之富。莫能給其買也。如約畧其買而每種姑少收之。則是一無所成其居積也。蘇氏之言。進退皆無所據。而今學者。方奔走蘇氏之不暇。則以蘇氏之言。以求學問則不足。以務舉業則有餘也。舉業比戶皆知誦習。未有能如蘇氏之所爲者。偶一見之。則固矯矯流俗之中。人亦相與望而畏之。而其人因以自命。以謂是學問非舉業也。而不知其非也。蘇氏之學。出於縱橫。其所長者。揣摩世務。切實近於有用。而所憑以發揮者。乃策論也。策對必有條目。論鋒必援故實。苟非專門夙學。必須按冊而稽。誠得如蘇氏之所以讀漢書者。嘗致力焉。則亦可以應猝備。求無難事矣。韓昌黎曰。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元。鉤元提要。千古以爲美談。而韓氏所自爲元要之言。不但今不可見。抑且當日絕無流傳。亦必尋章摘句。取備臨文。據拾者耳。而人乃欲仿鉤元提要之意。而爲撰述。是亦以蘇氏類求。悞爲學問。可例觀也。或曰。如子所言。韓蘇不足法歟。曰。韓蘇用其功力。以爲文辭助爾。非以此謂學也。

博約中

或曰。舉業所以覘人之學問也。舉業而與學問科殊。末流之失耳。苟有所備以俟舉。卽記之。所謂博學強識以待問也。寧得不謂之學問歟。余曰。博學強識。儒之所有事也。以謂自立之。

基不在是矣。學貴博而能約。未有不博而能約者也。以言陋儒荒俚。學一先生之言以自封域。不得謂專家也。然亦未有不約而能博者也。以言俗儒記誦。漫漶至於無極。妄求遍物而不知堯舜之知所不能也。博學強識。自可以待問耳。不知約守。而祇爲待問設焉。則無問者。儒將無學乎。且問者固將聞吾名而求吾實也。名有由立。非專門成學不可也。故未有不專而可成學者也。或曰蘇氏之類求。韓氏之鉤元提要。皆待問之學也。子謂不足以成家矣。王伯厚氏搜羅摘抉。窮幽極微。其於經傳子史。名物制數。貫串旁驚。實能討先儒所未備。其所纂輯諸書。至今學者資衣被焉。豈可以待問之學而忽之哉。答曰。王伯厚氏蓋因名而求實者也。昔人謂韓昌黎因文而見道。既見道則超乎文矣。王氏因待問而求學。既知學則超乎待問矣。然王氏諸書。謂之纂輯可也。謂之著述則不可也。謂之學者求知之功力可也。謂之成家之學術則未可也。今之博雅君子。疲精勞神於經傳子史。而終身無得於學者。正坐宗仰王氏。而悞執求知之功力。以爲學卽在是爾。學與功力。實相似而不同。學不可以驟幾。人當致攻乎功力則可耳。指功力以謂學。是猶指秣黍以謂酒也。夫學有天性焉。讀書服古之中。有人識最初。而終身不可變易者是也。學又有至情焉。讀書服古之中。有欣慨會心。而忽焉不知歌泣何從者是也。功力有餘而性情不足。未可謂學問也。性情自有而不以功力深

之。所謂有美質而未學者也。夫子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不知孰爲功力。孰爲性情。斯固學之究竟。夫子何以致是。則曰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今之俗儒。且憾不見夫子未修之春秋。又憾戴公得商頌。而不存七篇之闕。自以謂高情勝致。至相贊歎。充其僻見。且似夫子刪修。不如王伯厚之善搜遺逸焉。蓋逐於時趨。而悞以擘績補苴。謂足盡天地之能事也。幸而生後世也。如生秦火未燬以前。典籍具存。無事補輯。彼將無所用其學矣。

博約下

或曰。子言學術功力。必兼性情。爲學之方。不立規矩。但令學者自認資之所近。與力能勉者。而施其功力。殆卽王氏良知之遺意也。夫古者教學。自數與方名誦詩舞勺。各有一定之程。不問人之資近與否。力能勉否。而子乃謂人各有能有所不能。不相強也。豈古今人有異教與。答曰。今人不學不能同於古人。非才不相及也。勢使然也。自官師分而教法不合於一。學者各以己之所能。私相授受。其不同者一也。且官師既分。則肄習惟資簡策。道不著於器物。事不守於職業。其不同者二也。故學失所師承。六書九數。古人幼學。皆已明習。而後世老師宿儒。專門名家。殫畢生精力求之。猶不能盡合於古。其不同者三也。天時人事。今古不可強同。非人智力所能爲也。然而六經大義昭。如日星。三代損益。可推百世。高明者由大畧而切

求。沉潛者循度數而徐達。資之近而力能勉者。人人所有。則人人可自得也。豈可執定格以相繩歟。王氏致良知之說。卽孟子之遺言也。良知曰致。則固不遺功力矣。朱子欲人因所發而遂明。孟子所謂察識其端而擴充之。胥是道也。而世儒言學。輒以良知爲諱。無亦懲於末流之失。而謂宗旨果異於古所云乎。或曰孟子所謂擴充。固得仁義禮智之全體也。子乃欲人自識所長。遂以專其門而名其家。且戒人之旁鶩焉。豈所語於通方之道歟。答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道欲通方而業須專一。其說並行而不悖也。聖門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然自顏曾賜商所由不能一轍。再傳而後。荀卿言禮。孟子長於詩書。或疎或密。途徑不同。而同歸於道也。後儒途徑所由寄。則或於義理。或於制數。或於文辭。三者其大較矣。三者致其一。不能不緩其二。理勢然也。知其所致爲道之一端。而不以所緩之二爲可忽。則於斯道不遠矣。狗於一偏。而謂天下莫能尙。則出奴入主。交相勝負。所謂物而不化者也。是以學必求其心得。業必貴於專精。類必要於擴充。道必抵於全量。性情喻於憂喜。憤樂。理勢達於窮變。通久博而不雜。約而不漏。庶幾學術醇固。而於守先待後之道。如或將見之矣。

言公上

古人之言所以爲公也。未嘗矜於文辭而私據爲己有也。志期於道。言以明志。文以足言。其

道果明於天下。而所志無不申。不必其言之果爲我有也。虞書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此以言語觀人之始也。必於試功而庸服。則所貴不在言辭也。誓誥之體。言之成文者也。苟足立政而敷治。君臣未嘗分居立言之功也。周公曰。王若曰。多方誥四國之文也。說者以爲周公將王之命。不知斯言。固本於周公。成王允而行之。是卽成王之言也。蓋聖臣爲賢主立言。是謂賢能任聖。是亦聖人之治也。曾氏鞏曰。典謨載堯舜功績。併其精微之意而亦載之。是豈尋常所及哉。當時史臣載筆。亦皆聖人之徒也。由是觀之。賢臣爲聖主述事。是謂賢能知聖。是亦聖人之言也。文與道爲一貫。言與事爲同條。猶八音相須而樂和。不可分屬一器之良也。五味相調而鼎和。不可標識一物之甘也。故曰古人之言。所以爲公也。未嘗矜於文辭。而私據爲己有也。

司馬遷曰。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所爲作也。是則男女慕悅之辭。思君懷友之所託也。征夫離婦之怨。忠國憂時之所寄也。必泥其辭而爲其人之質言。則鷓鴣實鳥之哀音。何怪鮪魚忿譎於莊周。蓑楚樂草之無家。何怪雌風慨嘆於宋玉哉。夫詩人之旨。溫柔而敦厚。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戒。舒其所憤懣。而有裨於風教之萬一焉。是其所志也。因是以爲名。則是爭於藝術之工巧。古人無是也。故曰古人之言。所以爲公也。未嘗矜於文辭。而

私據爲已有也。

夫子曰。述而不作。六藝皆周公之舊典。夫子無所事作也。論語則記夫子之言矣。不恆其德。證義巫醫。未嘗明著易文也。不恆不求之美季路。誠不以富之嘆夷齊。未嘗言出於詩也。允執厥中之述堯言。元牡昭告之述湯誓。未嘗言出於書也。墨子引論語記夫子之微言。而詩書初無識別。蓋亦述作無殊之旨也。王伯厚常據古書出孔子前者致證論語所記夫子之成說不甚拘別。夫子之言見於諸家之稱述。諸家不無真偽之參而子思孟子之書所引精粹之言亦多出於論語所不載。而論語未嘗兼收。蓋亦詳略互託之旨也。夫六藝爲文字之權輿。論語爲聖言之薈萃。創新述故。未嘗有所庸心。蓋取足以明道而立教。而聖作明述。未嘗分居立言之功也。故曰。古人之言所以爲公也。未嘗矜其文辭而私據爲已有也。

周衰文弊。諸子爭鳴。蓋在夫子既歿。微言絕而大義之已乖也。然而諸子思以其學易天下。罔將以其所謂道者。爭天下之莫可加。而語言文字。未嘗私其所出也。先民舊章。存錄而不爲識別者。幼官弟子之篇。月令土方之訓是也。管子地圓淮南地形皆土訓之遺輯其言行。不必盡其身所論述者。管仲之述其身死後事。韓非之載其李斯駁議是也。莊子讓王漁父之篇。蘇氏謂之僞託。非僞託也。爲莊氏之學者所附益爾。晏子春秋。柳氏以謂墨者之言。非以晏子爲墨。爲

墨學者述晏子事以名其書。猶孟子之告子萬章名其篇也。呂氏春秋先儒與淮南鴻烈之解同稱。蓋謂集衆賓客而爲之。不能自命專家。斯固然矣。然呂氏淮南未嘗以集衆爲諱。如後世之掩人所長以爲己有也。二家固以裁定之權。自命家言。故其宗旨未嘗不約於一律。呂氏將爲一代之典要。劉安託於道家之支流。斯又出於賓客之所不與也。諸子之奮起。由於道術既裂。而各以聰明才力之所偏。每有得於大通之一端。而遂欲以之易天下。其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故將推衍其學術。而傳之其徒焉。苟足顯其術而立其宗。而援述於前。與附衍於後者。未嘗分居立言之功也。故曰。古人之言所以爲公也。未嘗矜其文辭而私據爲己有也。

夫子因魯史而作春秋。孟子曰。其事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自謂竊取其義焉耳。載筆之士。有志春秋之業。固將惟義之求。其事與文。所以藉爲存義之資也。世之譏史遷者。責其裁裂尙書左氏國語國策之文。以謂割裂而無當。出蘇明允史論世之譏班固者。責其孝武以前之襲遷書。以謂盜襲而無恥。出鄭漁仲通志此則全不通乎文理之論也。遷史斷始五帝。沿及三代。周秦使舍尙書左國。豈將爲憑虛亡是之作賦乎。必謂左國而下。爲遷所自撰。則陸賈之楚漢春秋。高祖孝文之傳。皆遷之所採摭。其書後世不傳。而徒以所見之尙書左國。怪其割裂焉。可謂知一十而不知二五者矣。固書斷自西京一代。使孝武以前。不用遷史。豈將爲經生決科

之同題而異文乎。必謂孝武以後爲固之自撰。則馮商揚雄之紀。劉歆賈護之書。皆固之原本。其書後人不見。而徒以所見之遷史怪其盜襲焉。可謂知白出而不知黑入者矣。以載言爲翻空歟。揚馬詞賦尤空。而無實者也。馬班不爲文苑傳。藉楚以存風流文采焉。乃述事之大者也。以敘事爲徵實歟。年表傳目尤實。而無文者也。屈賈孟荀老莊申韓之標目。同姓侯于異姓侯王之分表。初無發明。而僅存題目。衰貶之意。默寓其中。乃立言之大者也。作史貴知其意。非同於掌故。僅求事文之末也。夫子曰。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此則史氏之宗旨也。苟足取其義而明其志。而事次文篇。未嘗分居立言之功也。故曰。古人之言所以爲公也。未嘗矜其文辭而私據爲己有也。

漢初經師抱殘守缺。以其畢生之精力。發明前聖之緒言。師授淵源。等於宗支譜系。觀弟子之術業。而師承之傳授。不啻鸞鶴黑白之不可相淆焉。學者不可不盡其心也。公穀之於春秋。後人以謂假設問答。以闡其旨爾。不知古人先有口耳之授。而後著之竹帛焉。非如後人作經義。苟欲名家。必以著述爲功也。商瞿受易於夫子。其後五傳而至田何。施孟梁邱。皆田何之弟子也。然自田何而上。未嘗有書。則三家之易。著於藝文。皆悉本於田何以上口耳之學也。是知古人不著書。其言未嘗不傳也。治韓詩者。不雜齊魯。傳伏書者。不知孔學。諸家章

句訓詁有專書矣。門人弟子。據引稱述。雜見傳紀章表者。不盡出於所傳之書也。而宗旨卒亦不背乎師說。則諸儒著述成書之外。別有微言緒論。口授其徒。而學者神明其意。推衍變化。著於文辭。不復辨爲師之所詔。與夫徒之所衍也。而人之觀之者。亦以其人而定爲其家之學。不復辨其孰爲師說。孰爲徒說也。蓋取足以通其經。而傳其學。而口耳竹帛。未嘗分居立言之功也。故曰。古人之言所以爲公也。未嘗矜於文辭。而私據爲已有也。

言公中

嗚呼。世教之衰也。道不足而爭於文。則言可得而私矣。實不充而爭於名。則文可得而矜矣。言可得而私。文可得而矜。則爭心起而道術裂矣。古人之言欲以喻世。而後人之言欲以欺世。非心安於欺世也。有所私而矜焉。不得不如是也。古人之言欲以淑人。後人之言欲以炫已。非古人不欲炫。而後人偏欲炫也。有所不足與不充焉。不得不如是也。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操術不可不慎也。古人立言處其易。後人立言處其難。何以明之哉。古人所欲通者道也。不得已而有言。譬如喜於中而不得不笑。疾被體而不能不呻。豈有計於工拙敏鈍。而勉強爲之效法哉。若夫道之所在。學以趨之。學之所在。類以聚之。古人有言。先得我心之同然者。卽我之言也。何也。其道同也。傳之其人。能得我說而變通者。卽我之言也。何也。其

道同也。窮畢生之學問思辨於一定之道。而上通千古同道之人以爲之藉。下俟千古同道之人以爲之輔。其立言也不易然哉。惟夫不師之智。務爲無實之文。則不喜而強爲笑貌。無病而故爲呻吟。已不勝其勞困矣。而况挾恐見破之私意。竊據自擅之虛名。前無所藉。後無所援。處勢孤危而不可安也。豈不難哉。夫外飾之言。與中出之言。其難易之數可知也。不欲爭名之言。與必欲爭名之言。其難易之數又可知也。通古今前後而相與公之之言。與私據獨得必欲已出之言。其難易之數又可知也。立言之士。將有志於道而從其公而易者歟。抑徒競於文而從其私而難者歟。公私難易之間。必有辨矣。嗚呼。安得知言之士而與之勉進於道哉。

古未有竊人之言以爲已有者。伯宗梁山之對。既受無後之誚。而且得蔽賢之罪矣。古未有竊人之文以爲已有者。屈平屬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既思欺君而且以讒友矣。竊人之美。等於竊財之盜。老氏言之斷斷如也。其弊由於自私其才智。而不知歸公於道也。向令伯宗薦葦者之賢。而用縞素哭祠之成說。是卽伯宗興邦之言也。功不止於梁山之事也。上官大夫善屈平。而贊助所爲。憲令焉。是卽上官造楚之言也。功不止於憲令之善也。韓琦爲相而歐陽修爲翰林學士。或謂韓公無文章。謂韓琦相而用修爲學士。天下文章孰大於

琦。嗚呼。若韓氏者。可謂知古人言公之旨矣。

竊人之所言以爲己有者。好名爲甚。而爭功次之。功欺一時而名欺千古也。以己之所作。僞託古人者。奸利爲甚。而好事次之。好事則罪盡於一身。奸利則效尤而蔽風俗矣。齊邱竊化書於譚峭。郭象竊莊注於向秀。君子以謂儂薄無行矣。作者如有知。但欲其說顯白於天下。而不必明之自我也。然而不能不恫心於竊之者。蓋穿窬法篋之智。必有竄易更張以就其掩著。而因以失其本指也。劉炫之連山。梅賾之古文。尙書應詔入獻。將以求祿利也。侮聖人之言。而竊比河閒河內之蒐討。君子以爲罪不勝誅矣。夫墳典既亡。而作僞者之搜輯補苴。如古文之探輯逸書。散見於記傳者。幾無遺漏。亦未必無什一之存也。然而不能不深惡於作僞者。遺篇逸句。附於闕文。而其義猶存。附會成書。而其義遂亡也。向令易作僞之心力。而以採輯補綴爲己功。則功豈下於河閒之禮。河內之書哉。王伯厚之三家詩考。吳草廬之逸禮。生於宋元之閒。去古後人必更易爲力。惜乎計不出此。反藉以作僞。郭象秋水達生之解義。非無精言名理。可以爲向之亞也。向令推闡其旨。與秀之所注相輔而行。觀者亦不辨其孰向孰郭也。豈至遽等穿窬之術哉。不知言公之旨。而欲自私自利以爲功。大道隱而心術不可復問矣。

學者莫不有志於不朽。而抑知不朽固自有道乎。言公於世。則書有時而亡。其學不至遽絕。

也。蓋學成其家而流衍者長。觀者考求而能識別也。孔氏古文雖亡。而史遷問故於安國。今遷書具存。而孔氏之書未盡亡也。韓氏之詩雖亡。而許慎治詩兼韓氏。今說文具存。而韓嬰之詩未盡亡也。劉向洪範五行傳。與七畧別錄雖亡。而班固史學出劉歆。歆之漢記漢書所本今五行藝文二志具存。而劉氏之學未亡也。亦有後學託之前修者。褚少孫之藉靈於馬遷。斐松之依光於陳壽。非緣附驥。其力不足自存也。又有道同術近。其書不幸亡逸。藉同道以存者。列子殘闕。半述於莊生。楊朱書亡。多存於韓子。蓋莊列同出於道家。而楊朱爲我。其術自近名法也。又有才智自騁。未足名家。有道獲親。幸存斧塚之質者。告子杞柳湍水之辨。藉孟子而獲傳。惠施白馬三足之談。因莊生而遂顯。雖爲射者之鷓。亦見不羈之才。非同泯泯也。又有瑣細之言。初無高論。而幸入會心。竟垂經訓。孺子濯足之歌。通於家國。時俗苗碩之謬。證於身心。其喻理者。卽淺可深。而獲存者。無俗非雅也。凡若此者。非必古人易而後人難也。古人巧而後人拙也。古人是而後人非也。名實之勢殊。公私之情異。而有意於言。與無意於言者。不可同日語也。故曰無意於文而文存。有意於文而文亡。

今有細民之訟。兩造具辭。有司受之。必據其辭而賞罰其直枉焉。所具之辭。豈必鄉曲細民能自撰哉。而曲直賞罰不加。爲之辭者而加之。訟者重其言之之意。而言固不必計其所出。

也。基田隴畝。祠廟宗支。履勸碑碣。不擇鄙野。以謂較論曲直。舍是莫由得其要焉。豈無三代鐘鼎。秦漢石刻。歎識奇古。文字雅奧。爲後世所不可得者哉。取辨其事。雖庸而不可廢。無當於事。雖奇而不足爭也。然則後之學者。求工於文字之末。而欲據爲一己之私者。其亦不足與議於道矣。

或曰指遠辭文。大傳之訓也。辭遠鄙背。賢達之言也。言之不文。行之不遠。辭之不可以已也。今日求工於文字之末者。非也。其何以爲立言之則歟。曰非此之謂也。易曰修辭立其誠。誠不必於聖人至誠之極致。始足當於修辭之立也。學者有事於文辭。毋論辭之如何。其持之必有其故。而初非徒爲文具者皆誠也。有其故而修辭以副焉。是其求工於是者。所以求達其誠也。易奇而法。詩正而葩。易以道陰陽詩以道性情也。其所以修而爲奇與葩者。則固以謂不如是。則不能以顯陰陽之理與性情之發也。故曰非求工也。無其實而有其文。卽六藝之辭。猶無所取而况其他哉。

文虛器也。道實指也。文欲其工。猶弓矢欲其良也。弓矢可以禦寇。亦可以爲寇。非關弓矢之良與不良也。文可以明道。亦可以叛道。非關文之工與不工也。陳琳爲袁紹草檄。聲曹操之罪狀。辭采未嘗不壯烈也。他日見操。自比矢之不得不應弦焉。使爲曹操檄袁紹。其工亦必

猶是爾。然則徒善文辭而無當於道。譬彼舟車之良。洵便於乘者矣。適燕與粵。未可知也。聖人之言。賢人述之。而或失其指。賢人之言。常人述之。而或失其指。人心不同。如其面焉。而曰言託於公。不必盡出於己者何也。蓋謂道同而德合。其究終不至於背馳也。且賦詩斷章。不啻若自其口出。而本指有所不拘也。引言互辨。與其言意或相反。而古人並存不廢也。前人有言。後人援以取重焉。是同古人於己也。前人有言。後人從而擴充焉。是以己附古人也。仁者見仁。知者見知。言之從同而異。從異而同者。殆如秋禽之毛。不可徧舉也。是以後人述前人。而不廢前人之舊也。以爲並存於天壤。而是非得失自聽知者之別擇。乃其所以爲公也。君子惡夫盜人之言。而遽鏟去其跡。以遂掩著之私也。若夫前人已失其傳。不得已而取裁。後人之論述。是乃無可如何。譬失祀者得其族屬而主之。亦可通其魂魄爾。非喻言公之旨。不足以知之。

言公下

於是泛濫文林。迴翔鑿苑。離形得似。弛羈脫鞵。上窺作者之指。下挹時流之撰。口耳之學。旣微。竹帛之功。斯顯。窟巢託足。遂啟璇雕。毛葉御寒。終開組纂。名言忘於太初。流別生於近晚。譬彼滂沛。酌於觴寶。斯寰裳以厲津。隄防極於橫流。必方舟而濟亂。推言公之宗旨。得吾道

之一貫惟日用而不知。鴟炙忘乎飛彈。試一攬夫沿流。蔚春畦之葱蒨。

若乃九重高拱。六合同風。王言綸綍。元氣實中。秉鈞鑾鼎之臣。襄謨殿柏。珥筆執簡之士。承旨宸楓。於是西掖揮麻。北門視草。天風四方。淵雷八表。敷洋溢之德音。述憂勤之懷抱。崇文則山韶海濩。厲武則秦袞汜驅。敷政則雲龍執律。恤災則鳩鵲迴腴。斯並石室金籙。史箴尊藏。掌故而縹函緇軸。學士輯為家書。左史右史之紀。王者無私。內制外制之集。詞臣非擅。雖木天清闕。公言自有專官。而竹簞茅簷。存互何妨於外傳也。制語之公

至於右文稽古。購典延英。鸞臺述史。虎觀談經。議董校職。六天五帝三統九疇之論。專家互執。禮仇書訟。齊言魯故。孔壁梁墳之說。稱制以平。正義定著乎一家。晉史約刪以百卷。六百

年之解詁章疏。五經正義取兩漢六朝專家之說而定於一十八家之編年紀傳。晉史一十八家譬彼漳分江合。濟伏河

橫。淮申沔曲。汨兮朝宗於谷王。翡翠空青。蔚藍芝紫。水碧砂丹。爛兮章施於采綯。凡以統車

書而一視聽。齊鈞律而抑邪濫。雖統名乎勅定。實舉職於儒臣。領袖崇班。表進勅名首簡。羣

工集事。一時姓氏俱湮。蓋新廟獻功。豈計衆匠奔趨。而將作用紀。明禋成禮。何論庖人治俎。

而尸祝辭陳。館局之公

爾其三台八座。百職庶司。節鎮統部。郡縣分治。羅羣星於秋旻。茁百穀於東菑。簿書稠匝。卷

牒紛披。文昌武庫。禮司樂署之燦爛。若輻湊而運軸於車輪。甲兵犴訟。錢貨農田之條理。若棋置而列枰以方罫。雁行進蒞田之牒。準令式而文行。牛耳招平原之徒。奉故事而諾畫。早則命筆爲刀。稱書曰隸。遣言出自胥徒。得失歸乎長吏。蓋百官治而萬民察。所以易結繩而爲書契。昧者徒爭於末流。知者乃通其初意。文移之公

若夫侯王將相。岳牧羣公。鈴閣啟事。戟門治戎。稱崇高之富貴。具文武之威風。則有書記翻翾。風流名士。幕府賓客。文學掾史。鷁擊海濱。仲連飛書於沙漠。鷹揚河朔。孔璋馳檄於當塗。王粲慷慨而依劉。賦傳荆闕。班固倜儻以從竇。銘勒狼居。芻豢塗摧。死魄感惠連之弔鶯啼。花發。生魂歸希範之書。斯或精誠貫金石之堅。忠烈奮風雲之氣。輸情則青草春生。騰說則黃濤夏沸。感幽則山鬼夜啼。顯明則海靈朝舞。並能追杳入冥。傳心達志。變化從人。曲屈如意。蓋利祿之途既廣。則揣摩之功微至。中晚文人之集。強半捉刀之技。既合馭而和鸞。豈分途而爭織。書記之公

蓋聞富貴願足。則慕神仙。黃白之術既細。文章之尙斯專。度生人之不朽。久視弗若名傳。既懲愚而顯智。遂以後而勝前。則有爵擅七貂。抑或戶封十萬。當退食之委蛇。或休沐之閒宴。恥汨沒於世榮。乃雅羨乎述贊。於是西園集雅。東閣賓儒。列鉛置槩。紛墨披朱。求藝林之勝

事。遂合力而并圖。或抱荆山之璞。或矜隋侯之珠。或寶燕市之石。或濫齊門之竿。皆懷私而自媚。視匠指而奔趨。既取多而用闕。譬時糧而聚粟。藉大力以賅存。供善學之搜討。立功固等乎立言。何嘗少謝於專家之獨造也哉。募集之公

至如詩騷體變。樂府登場。朱鷺悲翁。上邪如張之篇題。學士無徵於詮解。呼籛瑟二。存吾幾令之音拍。工師惟記平鏗鏘。則有擬議形容。敷陳推表。好事者為之說辭。傷心人別有懷抱。

金羈白馬。酒市釵樓。年少之樂也。關山楊柳。行李風煙。離別之情也。草薺禽肥。馬驕弓逸。遊獵之快也。隴水鳴咽。塞日昏黃。征戍之行也。或以感憤而申征夫之怨。或以悒鬱而抒去妾之悲。或以曠懷而恢遊宴之興。或以古意而託豔冶之詞。蓋傳者未達其旨。遂謂子夜乃女子之號。木蘭為自敘之詩。苟不背於六義之比興。作者豈欲以名姓而自私。樂府之公

別有辭人點竄。岑仿史刪。因襲成文或稍加點竄惟史家義例有然詩文集之本悲迷陽於南國。莊子改風今歌鹿鳴萍野。誦管雅於東山。魏武用女蘿薜荔。陌上演山鬼之辭。綺紵

流黃狹斜。萋婦豔之故。樂府陌上桑與梁人改隴頭之歌。增減古韓公刪月蝕之句。刪改豈惟義取斷章不異賓筵奏賦。歌古人詩見已意也。以至河分岡勢。乃聯春草青痕。宋詩積雨空林。

爰入水田白鷺。譬之古方今效。神加減於刀圭。趙壁漢師。變旌旗於節度。藝林自有雅裁。條

舉難窮其數者也。苟爲不然，效出於九，仿同谷之七歌。宋後詩人頗多擬河間之四愁，且爲之大可怪非由中以出話。如隨聲而助謳，直是孩提學語。良爲有識所羞者矣。點竄

又有詩人流別，懷抱不同，變韻言兮，裁文體，擬古事兮，達私衷，旨原諸子之寓辭，文人沿襲而成風。後人不得其所，自因疑作偽而相攻，蓋傷心故國，斯傳塞外之書。李陵答蘇武書自

一辭以爲僞作以理推之僞者何所取乎當是南北朝時有南人籍北而事類李陵不忍明言者擬此書以見志耳。灰志功名，乃託河邊之喻。世傳鬼

蘇秦張儀嘗言河邊之樹處非其地故招剪伐託出以招二子歸隱疑亦以高自危之人所託言也。讀者以意逆志，不異騷人之賦。出之本甚深同於騷也。其後詞科取士，用擬文爲學故，莊嚴則詔誥章表，威猛則文檄露布，作頌準於王褒，著論裁於賈傅，茲乃爲矩爲規，亦趨亦步，庶幾他有心而予付，亦足闡幽微而互著。

擬文之公

又如文人假設，變化不拘，詩通比興，易擬象初，莊入巫咸之座，屈造詹尹之慮，楚太子疾，有客來吳，烏有子虛之徒，爭談於較獵，憑虛安處之屬，講議於京都，解嘲客難賓戲之篇，衍其緒，鏡機元微，冲漠之類，濬其途，此則寓言十九，詭說萬殊者也。乃其因事著稱，緣人生義，譬若酒襲杜康之名，錢用鄧通之字，空槐落火，桓温發嘆於仲文之遷。庚信枯樹賦所借用在桓温久卒之後，素月流天，王粲抽毫於應劉之逝。謝莊月賦所借用在實王粲卒於應劉之前，斯則善愁，卽爲宋玉，豈必

楚廷曠達。自是劉伶。何論晉世。善讀古人之書。尤貴心知其意。愚者介介而爭。古人不以爲異也已。假設之公

及夫經生制舉。演義爲文。雖源出於訓故。實解主於餐新。截經書兮命題。制變化兮由人。長或連篇累章。短或片言隻字。脫增減兮毫釐。卽步移兮影徙。爲聖賢兮立言。或庸愚兮申志。並欲描情摩態。設身處地。或語全而意半。或神到而形未。如雲去而尙留。如馬躍而未逝。縱收俄頃之間。刻畫幾希之際。水平劑量。何足喻其充周。歷算交躔。會莫名其微不至。易奇詩正。禮節樂和。以至左誇莊肆。屈幽史潔之文理。無所不包。天人性命。經濟闕通。以及儒紛墨儉。名鉅法深之學術。無乎不備。惟制頒於功令。而義得於師承。嚴民生之三事。約智力於規繩。守共由之義法。申各盡之精能。體會爲言。曾何嫌乎擬聖。因心作則。豈必縱已說而成名。制義之公

凡此區分類別。鱗次部周。天華媚春。碩果酣秋。極淺深之殊致。標左右之分流。其匿也幾括。其爭也寇讐。其同也交譽。其異也互糾。其合也沾沾而自喜。其違也耿耿而孤憂。孰鴻鵠而高舉。孰鸚鵡而嘯啾。孰梧桐於高岡。孰茅葦於平洲。衆自是而人非。喜伐異而黨儔。飲齊井而相拌。曾不知伏泉之在幽。由大道而下覽夫羣言。奚翹激謫叱吸。叫譟突咬之殊聲。而醜

釀於鼻口耳杵圈白洼汚之異竅。厲風濟而爲虛。知所據而有者。一土囊之噫嘯。能者無所
競其名。黠者無所事其剽。覈者無所恃其辨。誇者無所爭其耀。識言公之微旨。庶自得於道
妙。或疑著述不當入辭賦不知著述之體初無避就
苟卿有賦篇矣但無實之辭賦自不宜溷著述爾

文史通義卷三

內篇三

會稽章學誠 實齋著

史德

才學識三者。得一不易。而兼三尤難。千古多文人而少良史。職是故也。昔者劉氏子元。蓋以是說謂足盡其理矣。雖然。史所貴者義也。而所具者事也。所憑者文也。孟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義則夫子自謂竊取之矣。非識無以斷其義。非才無以善其文。非學無以練其事。三者固各有所近也。其中固有似之而非者也。記誦以爲學也。辭采以爲才也。擊斷以爲識也。非良史之才學識也。雖劉氏之所謂才學識。猶未足以盡其理也。夫劉氏以謂有學無識。如愚估操金。不解買化。推此說以證劉氏之指。不過欲於記誦之間。知所決擇。以成文理耳。故曰古人史取成家。退處士而進奸雄。排死節而飾主闕。亦曰一家之道然也。此猶文士之識。非史識也。能具史識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謂著書者之心術也。夫穢史者。所以自穢。謗書者。所以自謗。素行爲人所羞。文辭何足取重。魏收之矯誣。沈約之陰惡。讀其書者。先不信其人。其患未至於甚也。所患夫心術者。謂其有君子之心。而所養未底於粹也。夫有君子之心。而所養未粹。大賢以下所不能免也。此而猶患於心術。自非夫子之春秋不足當也。以

此責人。不亦難乎。是亦不然也。蓋欲爲良史者。當慎辨於天人之際。盡其天而不益以人也。盡其天而不益以人。雖未能至。苟允知之。亦足以稱著述者之心術矣。而文史之儒。競言才學識。而不知辨心術以議史德。烏乎可哉。夫是堯舜而非桀紂。人皆能言矣。崇王道而斥霸功。又儒者之習故矣。至於善善而惡惡。褒正而嫉邪。凡欲託文辭以不朽者。莫不有是心也。然而心術不可不慮者。則以天與人參。其端甚微。非是區區之明所可恃也。夫史所載者。事也。事必藉文而傳。故良史莫不工文。而不知文又患於爲事役也。蓋事不能無得失。是非一有得失。是非則出入予奪。相奮摩矣。奮摩不已。而氣積焉。事不能無盛衰消息。一有盛衰消息。則往復憑弔。生流連矣。流連不已。而情深焉。凡文不足以動人。所以動人者氣也。凡文不足以入人。所以入人者情也。氣積而文昌。情深而文摯。氣昌而情擊。天下之至文也。然而其中有天有人。不可不辨也。氣得陽剛而情合陰柔。人麗陰陽之閒。不能離焉者也。氣合於理。天也。氣能遠理以自用人也。情本於性。天也。情能汨性以自恣人也。史之義出於天。而史之文不能不藉人力以成之。人有陰陽之患。而史文卽忤於大道之公。其所感召者微也。夫文非氣不立。而氣貴於平。人之氣燕居莫不平也。因事生感而氣失則宕。氣失則激。氣失則驕。毘於陽矣。文非情不深。而情貴於正。人之情虛置無不正也。因事生感而情失則流。情失則

溺情失則偏。毘於陰矣。陰陽伏沴之患。乘於血氣而入於心知。其中默運潛移。似公而實逞於私。似天而實蔽於人。發爲文辭。至於害義而違道。其人猶不自知也。故曰心術不可不慎也。夫氣勝而情偏。猶曰動於天而參於人也。才藝之士。則又溺於文辭。以爲觀美之具焉。而不知其不可也。史之賴於文也。猶衣之需乎采。食之需乎味也。采之不能無華樸。味之不能無濃淡勢也。華樸爭而不能無邪色。濃淡爭而不能無奇味。邪色害目。奇味爽口。起於華樸濃淡之爭也。文辭有工拙。而族史方且以是爲競焉。是舍本而逐末矣。以此爲文。未有見其至者。以此爲史。豈可與聞古人大體乎。韓氏愈曰。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仁者情之普。義者氣之遂也。程子嘗謂有關雉鱗趾之意。而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吾則以謂通六義比興之旨。而後可以講春王正月之書。蓋言心術貴於養也。史遷百三十篇。報任安書所謂究天地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自序以謂紹名世。正易傳。本詩書禮樂之際。其本旨也。所云發憤著書。不過敘述窮愁。而假以爲辭耳。後人泥於發憤之說。遂謂百三十篇。皆爲怨誹所激發。王允亦斥其言爲謗書。於是後世論文。以史遷爲譏謗之能事。以徵文爲史職之大權。或從羨慕而倣效爲之。是直以亂臣賊子之居心。而妄附春秋之筆削。不亦悖乎。今觀遷所著書。如封禪之惑於鬼神。平準之算及商販。孝武之稅政也。後世觀於相如之文。桓寬之論。何

嘗待史遷而後著哉。遊俠貨殖諸篇。不能無所感慨。賢者好奇。亦洵有之。餘皆經緯古今。折衷六藝。何嘗敢於訕上哉。朱子嘗言離騷不甚怨君。後人附會有過。吾則以謂史遷未敢謗主。讀者之心自不平耳。夫以一身坎軻。怨誹及於君父。且欲以是邀千古之名。此乃愚不安分。名教中之罪人。天理所誅。又何著述之可傳乎。夫騷與史。千古之至文也。其文之所以至者。皆抗懷於三代之英。而經緯乎天人之際者也。所遇皆窮。固不能無感慨。而不學無識者流。且謂誹君謗主。不妨尊爲文辭之宗焉。大義何由得明。心術何由得正乎。夫子曰。詩可以興。說者以謂興起好善惡之心也。好善惡惡之心。懼其似之而非。故貴平日有所養也。騷與史皆深於詩者也。言婉多風。皆不背於名教。而梏於文者不辨也。故曰。必通六義比興之旨。而後可以講春王正月之書。

史釋

或問周官府史之史。與內史外史太史小史御史之史有異義乎。曰無異義也。府史之史。庶人在官供書役者。今之所謂書吏是也。五史則卿大夫士爲之。所掌圖書紀載命令法式之事。今之所謂內閣六科翰林中書之屬是也。官役之分。高下之隔。流別之判。如霄壤矣。然而無異義者。則皆守掌故。而以法存先王之道也。

史守掌故而不知擇。猶府守庫藏而不知計也。先王以謂太宰制國用。司會質歲之成。皆有調劑盈虛均平秩序之義。非有道德賢能之選。不能任也。故任之以卿士大夫之重。若夫守庫藏者。出納不敢自專。庶人在官。足以供使而不乏矣。然而卿士大夫。討論國計。得其遠大。若問庫藏之纖悉。必曰府也。

五史之於文字。猶太宰司會之於財貨也。典謨訓誥。曾氏以謂唐虞三代之盛。載筆而紀。亦皆聖人之徒。其見可謂卓矣。五史以卿士大夫之選。推論精微。史則守其文。語圖籍章程。故事。而不敢自專。然而問掌故之委折。必曰史也。

夫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先王道法非有二也。卿士大夫能論其道。而府史僅守其法。人之知識。有可使能與。不可使能爾。非府史所守之外。別有先王之道也。夫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曾子乃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籩豆之事。則有司存。非曾子之言。異於夫子也。夫子推其道。曾子恐人泥其法也。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夫子焉不學。亦何常師之有。入太廟。每事問。則有司賤役。巫祝百工。皆夫子之所師矣。問禮問官。豈非學於掌故者哉。故道不可以空銓。文不可以空著。三代以前。未嘗以道名教。而道無不存者。無空理也。三代以前。未嘗以文爲著作。而文爲後世不可及者。無空言也。蓋自官師治教分。而文字始

有私門之著述。於是文章學問。乃與官司掌故爲分途。而立教者可得離法而言道體矣。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學者崇奉六經。以謂聖人立言以垂教。不知三代盛時。各守專官之掌故。而非聖人有意作爲文章也。

傳曰。禮時爲大。又曰。書同文。蓋言貴時王之制度也。學者但誦先聖遺言。而不達時王之制度。是以文爲鞶帨絺繡之玩。而學爲鬪奇射覆之資。不復計其實用也。故道隱而難知。士大夫之學問文章。未必足備國家之用也。法顯而易守。書吏所存之掌故。實國家之制度所存。亦卽堯舜以來。因革損益之實迹也。故無志於學。則已。君子苟有志於學。則必求當代典章。以切於人倫日用。必求官司掌故。而通於經術精微。則學爲實事。而文非空言。所謂有體必有用也。不知當代而言好古。不通掌故而言經術。則鞶帨之文。射覆之學。雖極精能。其無當於實用也。審矣。

孟子曰。力能舉百鈞。而不足舉一羽。明足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難其所易。而易其所難。謂失權度之宜也。學者昧今而博古。荒掌故而通經術。是能勝周官卿士之所難。而不知求府史之所易也。故舍器而求道。舍今而求古。舍人倫日用而求學問精微。皆不知府史之史。通於五史之義者也。

以吏爲師。三代之舊法也。秦人之悖於古者。禁詩書而僅以法律爲師耳。三代盛時。天下之學。無不以吏爲師。周官三百六十。天人之學備矣。其守官舉職而不墜天工者。皆天下之師資也。東周以還。君師政教。不合於一。於是人之學術。不盡出於官司之典守。秦人以吏爲師。始復古制。而人乃狙於所習。轉以秦人爲非耳。秦之悖於古者多矣。猶有合於古者。以吏爲師也。

孔子曰。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裁及其身者也。李斯請禁詩書。以謂儒者是古而非今。其言若相近。而其意乃大悖。後之君子。不可不察也。夫三王不襲禮。五帝不沿樂。不知禮時爲大。而動言好古。必非眞知古制者也。是不守法之亂民也。故夫子惡之。若夫殷因夏禮。百世可知。損益雖曰隨時。未有薄堯舜而詆斥禹湯文武周公而可以爲治者。李斯請禁詩書。君子以謂愚之首也。後世之去唐虞三代。則更遠矣。要其一朝典制。可以垂奕世而致一時之治平者。未有不於古先聖王之道。得其彷彿者也。故當代典章。官司掌故。未有不通於詩書六藝之所垂。而學者昧於知時。動矜博古。譬如考西陵之蠶桑。講神農之樹藝。以謂可禦饑寒。而不須衣食也。

史注

昔夫子之作春秋也。筆削既具。復以微言大義。口授其徒。三傳之作。因得各據聞見。推闡經
義。於是春秋以明。諸子百家既著其說。亦有其徒相與守之。然後其說顯於天下。至於史事。
則古人以業世其家。學者就其家以傳業。孔子問禮必於柱下史。太史公漢書爲太史公隋志始曰史記乃云藏之名山傳之其人其後外
程功於翰墨之林者也。史遷著百三十篇。漢書爲太史公隋志始曰史記乃云藏之名山傳之其人其後外
孫楊惲始布其書。班固漢書自固卒後。一時學者未能通曉。馬融乃伏閣下。從其女弟受業。
然後其學始顯。夫馬班之書。今人見之悉矣。而當日傳之必以其人。受讀必有所自者。古人
專門之學。必有法外傳心。筆削之功。所不及。則口授其徒。而相與傳習其業。以垂永久。往遷
書自裴駟爲注。固書自應劭作解。其後爲之注者。猶若千家。則皆闡其家學者也。魏晉以來。
著作紛紛。前無師承。後無從學。且其爲文也。體既濫漫。絕無古人筆削謹嚴之義。旨復淺近。
亦無古人隱微難喻之故。自可隨其詣力。孤行於世耳。至於史籍之學。代有其人。而古學失
傳。史存具體。惟於文誥案牘之類。次月日記注之先後。不勝擾擾。而文亦繁蕪。復沓。盡失遷
固之舊也。是豈盡作者才力之不逮。抑史無注例。其勢不得不日趨於繁富也。古人一書而
傳者數家。後代數人。而共成一書。夫傳者廣。則簡盡微顯之法存。作者多。則疑悟複沓之弊
出。循流而日忘其源。古學如何得復。而史策何從得簡乎。是以唐書倍漢。宋史倍唐。檢閱者

不勝其繁。傳習之業。安得不亡。夫同聞而異述者。見崎而分道也。源正而流別者。歷久而失真也。九師之易。四氏之詩。師儒林立。傳授已不勝其紛紛。士生三古。而後能自得於古人。勸成一家之作。方且徬徨乎兩間。孤立無依。而欲抱此區區之學。待發揮於子長之外孫。蓋堅之女弟。必不得之數也。太史自敘之作。其自注之權輿乎。明述作之本旨。見去取之從來。已似恐後人不知其所云。而特筆以標之。所謂不離古文。乃考信六藝云云者。皆百三十篇之宗旨。或殿卷末。或冠篇端。未嘗不反復自明也。班書年表十篇。與地理藝文二志。皆自注。則又大綱細目之規矩也。其陳范二史。尚有松之章懷爲之注。至席惠明注秦記。劉孝標注世說新語。則雜史支流。猶有子注。是六朝史學家法未亡之一驗也。自後史權既散。紀傳浩繁。惟徐氏五代史注。亦已簡畧。尙存饒羊於一綫。而唐宋諸家。則茫乎其不知涯涘焉。宋范冲修神宗實錄。別爲考異五卷。以發明其義。是知後無可代之人。而自爲之解。當與通鑑舉要考異之屬。同爲近代之良法也。劉氏史通。彙補注之例。爲三條。其所謂小書人物之三輔決錄。華陽士女。與所謂史臣自刊之洛陽伽藍。關東風俗者。雖名爲二品。實則一例。皆近世議史諸家之不可不亟復者也。惟所謂思廣異聞之松之。三國劉昭後漢一條。則史家之舊法。與索隱正義之流。大同而小異者也。夫文史之籍。日以繁滋。一編刊定。則徵材所取之書。不

數十年嘗失亡其十之五六。宋元修史之成規可覆按焉。使自注之例得行。則因據所及而得存先世藏書之大槩。因以校正藝文著錄之得失。是亦史法之一助也。且人心日漓。風氣日變。缺文之義不闕而附會之習且愈出。而愈工焉。在官修書。惟冀塞責。私門著述。苟飾浮名。或剽竊成書。或因陋就簡。使其術稍黜。皆可愚一時之耳目。而著作之道益衰。誠得自注以標所去。取則聞見之廣狹。功力之疎密。心術之誠僞。灼然可見於開卷之頃。而風氣可以漸復於質古。是又爲益之尤大者也。然則考之往代家法。既如彼。揆之後世。繫重又如此。夫翰墨省於前。而功效多於舊。孰有加於自注也哉。

傳記

傳記之書其流已久。蓋與六藝先後雜出。古人文無定體。經史亦無分科。春秋三家之傳。各記所聞。依經起義。雖謂之記可也。經禮二戴之記。各傳其說。附經而行。雖謂之傳可也。其後支分派別。至於近代。始以錄人物者。區爲之傳。敘事蹟者。區爲之記。蓋亦以集部繁興。人自生其分別。不知其然而然。遂若天經地義之不可移易。此類甚多。學者生於後世。苟無傷於義理。從衆可也。然如虞預。妬記。襄陽耆舊記之類。敘人何嘗不稱記。龜策西域諸傳。述事何嘗不稱傳。太抵爲典爲經。皆是有德有位。綱紀人倫之所制作。今之六藝是也。夫子有德無

位則述而不作。故論語孝經皆爲傳而非經而易繫。亦止稱爲大傳。其後悉列爲經。諸儒尊夫子之文。而使之有以別於後儒之傳記。爾周末儒者及於漢初。皆知著述之事。不可自命經綸。蹈於妄作。又自以立說當稟聖經以爲宗主。遂以所見所聞。各筆於書。而爲傳記。若二禮諸記。詩書易春秋諸傳是也。蓋皆依經起義。其實各自爲書。與後世箋註自不同也。後世專門學衰。集體日盛。敘人述事。各有散篇。亦取傳記爲名。附於古人傳記專家之義。爾明自嘉靖而後。論文各分門戶。其有好爲高論者。輒言傳乃史職。身非史官。豈可爲人作傳。世之無定識而強解事者。羣焉和之。以謂於古未之前聞。夫後世文字於古無有。而相率而爲之者。集部紛紛。大率皆是。若傳則本非史家所創。馬班以前早有其文。孟子答苑圃湯武之事。豈史官之文乎。今必以爲不居史職不宜爲傳。試問傳記有何分別。不爲經師又豈宜更爲記耶。記無所嫌。而傳爲厲禁。則是重史而輕經也。文章宗旨著述體裁。稱爲例義。今之作家昧焉而不察者。多矣。獨於此等無可疑者。輒爲無理之拘牽。殆如村俚巫媪。妄說陰陽禁忌。愚民舉措爲難矣。明末之人。思而不學。其爲警說。可勝睡哉。今之論文章者。乃又學而不思。反襲其說。以矜有識。是爲古所愚也。

辨職之言。尤爲不明事理。如通行傳記。盡人可爲。自無論經師與史官矣。必拘拘於正史列

傳而始可爲傳。則雖身居史職。苟非專撰一史。又豈可別自爲私傳耶。若但爲應人之請。便與撰傳無異。於世人所撰。惟他人不居是官。例不得爲已居其官。即可爲之一。似官府文書之須印信者然。是將以史官爲胥吏。而以應人之傳爲倚官府而舞文之具也。說尤不可通矣。道聽之徒。乃謂此言出大興朱先生。不知此乃明末之矯論。持門戶以攻王李者也。朱先生嘗言。見生之人。不當作傳。自是正理。但觀於古人。則不盡然。按三國志。龐涓母趙娥。爲父報仇殺人。注引皇甫烈女傳云。故黃門侍郎安定梁寬爲其作傳。是生存之人。古人未嘗不爲立傳。李翱撰楊烈婦傳。彼時楊尙生存。恐古人似此者不乏。蓋包舉一生而爲之傳。史漢列傳體也。隨舉一事而爲之傳。左氏傳經體也。朱先生言。乃專指列傳一體。爾。即念魯與家太詹。嘗辨古人之撰私傳。曰。子獨不聞鄧禹之傳。范氏固有本歟。按此不特范氏。陳壽三國志。裴注引東京魏晉諸家私傳。相證明者。凡數十家。卽見於隋唐經籍藝文志者。如東方朔傳。陸先生傳之類。亦不一而足。事固不待辨也。彼挾兔園之冊。但見昭明文選。唐宋八家。鮮入此體。遂謂天下之書。不復可旁證爾。往者聘撰湖北通志。因恃督府深知。遂用別識心裁。勒爲三家之學。人物一門。全用正史列傳之例。撰述爲篇。而隋唐以前。史傳昭著。無可參互詳畧。施筆削者。則但揭姓名爲人物表。說詳本篇序例其諸史本傳。悉入文徵。以備案。

概所謂三家之學。文徵以擬文選其於撰述義例精而當矣。時有僉人窮於宦拙求余薦入書局無功冒餐給矣。值督府左遷小人涎利構譏羣刺鋒起當事惑之檄委其人校正。余方恃其由余薦也而不虞其背德反噬。味其平昔所服膺者而作譎張以罔上也。別有專篇辨例乃曰文徵例仿文選文苑文選文苑本無傳體因舉何蕃李赤毛穎宋清諸傳出於遊戲投贈不可入正傳也。上官乃亟贊其有學識也而又陰主其說匿不使余知也。噫文苑英華有傳五卷蓋七百九十有二至於七百九十有六其中正傳之體公卿則有兵部尙書梁公李岷節鉞則有東川節度盧坦皆李華撰傳文學如陳子昂盧藏用撰傳節操如李紳沈亞之撰傳貞烈如楊婦李翔竇女杜牧合於史家正傳例者凡十餘篇而謂文苑無正傳體眞喪心矣。

宋人編輯文苑類例固有未盡然非僉人所能知也。卽傳體之所采蓋有排麗如碑誌者庾信邱乃敷教崇傳之類自述非正體者陸文學自傳之類立言有寄託者王承福傳之類借名存諷刺者宋清傳之類投贈類序引者強居士傳之類俳諧爲遊戲者毛穎傳之類亦次於諸正傳中不如李漢集韓氏文以何蕃傳入雜著以毛穎傳入雜文義例乃皎然矣。

習固

辨論烏乎起。起於是非之心也。是非之心烏乎起。起於嫌介疑似之間也。烏乎極。極於是堯

非桀也。世無辨堯桀之是非。世無辨天地之高卑也。目力盡於秋毫。耳力窮乎穴蟻。能見泰山不爲明目。能聞雷霆不爲聰耳。故堯桀者是非之名。而非所以辨是非也。嫌介疑似。未若堯桀之分也。推之而無不若堯桀之分。起於是非之微而極於辨論之精也。故堯桀者辨論所極。而是非者隱微之所發端也。

隱微之創見。辨者矜而贊之矣。推之不至乎堯桀。無爲貴創見焉。推之既至乎堯桀。人亦將與固有之堯桀而安之也。故創得之是非。終於無所見是非也。

堯桀無推者也。積古今之是非。而安之如堯桀者。皆積古今人所創見之隱微。而推極之者也。安於推極之是非者。不知是非之所在也。不知是非之所在者。非竟忘是非也。以謂固然。而不足致吾意焉爾。

觸乎其類而動乎其思。於是有見所謂誠然者。非其所非而是其所是。矜而贊之以謂隱微之創見也。推而合之。比而同之。致乎其極。乃卽向者安於固然之堯桀也。向也。不知所以。而今知其所以。故其所見有以異於向者之所見。而其所云。實不異於向之所云也。故於是非而不致其思者。所矜之創見。皆其平而無足奇者也。

酷豢醱酒而酸。大書酒酸減直於門。以冀速售也。有不知書者。入飲其酒而酸。以謂主人未

之知也。既去而遺其物。主家追而納之。又謂主人之厚已也。屏人語曰。君家之酒酸矣。盍減直而急售。主人聞之而啞然也。故於是非而不致其思者。所矜之創見。乃告主家之酒酸也。堯桀固無庸辨矣。然被堯之仁。必有幾幾於不能言堯者。乃真是堯之人也。遇桀之暴。必有幾幾於不能數桀者。乃真非桀之人也。千古固然之堯桀。猶推始於幾幾不能言與數者。而後定堯桀之固然也。故真知是非者。不能遽言是非也。真知是堯非桀者。其學在是非之先。不在是堯非桀也。

是堯而非桀。貴王而賤霸。遵周孔而斥異端。正程朱而偏陸王。吾不謂其不然也。習固然而言之易者。吾知其非真知也。

朱陸

天人性命之理。經傳備矣。經傳非一人之言。而宗旨未嘗不一者。其理著於事物。而不託於空言也。師儒釋理以示後學。惟著之於事物。則無門戶之爭矣。理譬則水也。事物譬則器也。器有大小淺深。水如量以注之。無盈缺也。今欲以水注器者。姑置其器而論水之搗注盈虛。與夫量空測實之理。爭辨窮年。未有已也。而器固已無用矣。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治學分而師儒。尊知以行聞。自非夫子。其勢不能不分也。高明沉

潛之殊致。譬則寒暑晝夜。知其意者。交相爲功。不知其意。交相爲厲也。宋儒有朱陸千古不可合之同異。亦千古不可無之同異也。末流無識。爭相詬訾。與夫勉爲解紛。調停兩可。皆多事也。然謂朱子偏於道問學。故爲陸氏之學者。攻朱氏之近於支離。謂陸氏之偏於尊德性。故爲朱氏之學者。攻陸氏之流於虛無。各以所畸重者。爭其門戶。是亦人情之常也。但既自承朱氏之授受。而攻陸王。必且博學多聞。通經服古。若西山鶴山。東發伯厚。諸公之勤業。然後充其所見。當以空言德性爲虛無也。今攻陸王之學者。不出博洽之儒。而出荒俚無稽之學。究則其所攻。與其所業相反也。問其何爲不學問。則曰支離也。詰其何爲守專陋。則曰性命也。是攻陸王者。未嘗得朱之近似。卽僞陸王以攻眞陸王也。是亦可謂不自度矣。

荀子曰。辨生於末學。朱陸本不同。又况後學之曉曉乎。但門戶既分。則欲攻朱者。必竊陸王之形似。欲攻陸王。必竊朱子之形似。朱之形似必繁密。陸王形似必空靈。一定之理也。而自來門戶之交攻。俱是專已守殘。束書不觀。而高談性天之流也。則自命陸王以攻朱者。固僞陸王。卽自命朱氏以攻陸王者。亦僞陸王。不得號爲僞朱也。同一門戶。而陸王有僞朱無僞者。空言易而實學難也。黃蔡眞魏。皆承朱子而務爲實學。則自無暇及於門戶異同之見。亦自不致隨於消長盛衰之風氣也。是則朱子之流別。優於陸王也。然而僞陸王之冒於朱學。

者。猶且引以爲同道焉。吾恐朱氏之徒叱而不受矣。

傳言有美疾。亦有藥石焉。陸王之攻朱。足以相成而不足以相病。僞陸王之自謂學朱而奉朱。朱學之憂也。蓋性命事功。學問文章。合而爲一。朱子之學也。求一貫於多學而識。而約禮於博文。是本末之兼該也。諸經解義。不能無得失。訓詁考訂。不能無疎舛。是何傷於大體哉。且傳其學者。如黃蔡真魏。皆通經服古躬行實踐之醇儒。其於朱子有所失。亦不曲從而附會。是亦足以立教矣。乃有崇性命而薄事功。棄置一切學問文章。而守一二章句集注之宗旨。因而斥陸譏王。憤若不共戴天。以謂得朱之傳授。是以通貫古今。經緯世宙之朱子。而爲村陋無聞。傲狠自是之朱子也。且解義不能無得失。攷訂不能無疎舛。自獲麟絕筆以來。未有免焉者也。今得陸王之僞。而自命學朱者。乃曰墨守朱子。雖知有毒。猶不可不食。又曰朱子實兼孔子與顏曾孟子之所長。噫。其言之是非。毋庸辨矣。朱子有知。憂當如何邪。

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動心者。不求義之所安。此千古墨守之權輿也。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能充之以義理。而又不受人之善。此墨守之似告子也。然而藉人之是非以爲是非。不如告子之自得矣。

藉人之是非以爲是非。如備力佐鬪。知爭勝而不知所以爭也。故攻人則不遺餘力。而詰其

所奉者之得失爲何如。則未能悉也。故曰明知有毒。而不可不服也。

未流失其本。朱子之流別。以爲優於陸王矣。然則承朱氏之俎豆。必無失者乎。曰奚爲而無也。今人有薄朱氏之學者。卽朱氏之數傳而後起者也。其與朱氏爲難。學百倍於陸王之末流。思更深於朱門之從學。充其所極。朱子不免先賢之畏後生矣。然究其承學。實自朱子數傳之後起也。其人亦不自知也。而世之號爲通人達士者。亦幾幾乎褻裳以從矣。有識者觀之。齊人之飲井相摔也。性命之說。易入虛無。朱子求一貫於多學而識。寓約禮於博文。其事繁而密。其功實而難。雖朱子之所求。未敢必謂無失也。然沿其學者。一傳而爲勉齋九峯。再傳而爲西山鶴山。東發厚齋。三傳而爲仁山白雲。四傳而爲潛溪義烏。五傳而爲寧人百詩。則皆服古通經。學求其是。而非專已守殘。空言性命之流也。自是以外。文則入於辭章。學則流於博雅。求其宗旨之所在。或有不自知者矣。生乎今世。因聞寧人百詩之風。上溯古今。作述。有以心知其意。此則通經服古之緒。又嗣其音矣。無如其人慧過於識。而氣蕩乎志。反爲朱子斷病焉。則亦忘其所自矣。夫實學求是。與空談性天不同科也。考古易差。解經易失。如天象之難以一端盡也。歷象之學。後人必勝前人。勢使然也。因後人之密而貶義和。不知卽義和之遺法也。今承朱氏數傳之後。所見出於前人。不知卽是前人之遺緒。是以後歷而貶

義和也。蓋其所見能過前人者。慧有餘也。抑亦後起之智慮所應爾也。不知卽是前人遺蘊者。識不足也。其初意未必遂然。其言足以備一世之通人達士。而從其并梓者。氣所蕩也。其後亦遂居之不疑者。志爲氣所動也。攻陸王者。出僞陸王。其學猥陋。不足爲陸王病也。貶朱者。卽出朱學。其力深沉。不以源流互質言行交推。世有好學而無真識者。鮮不從風而靡矣。

古人著於竹帛。皆其宣於口耳之言也。言一成而人之觀者。千百其意焉。故不免於有向而有背。今之黠者。則不然。以其所長。有以動天下之知者矣。知其所短。不可以欺也。則似有不屑焉。徒澤之蛇。且以小者神君焉。其遇可以知而不必。且爲知者。則略其所長。以爲未可與言也。而又飾所短。以爲無所不能也。雷電以神之。鬼神以幽之。鑿篋以固之。標幟以市之。於是前無古人。而後無來者矣。天下知者少。而不必且爲知者之多也。知者一定不易。而不必且爲知者之千變無窮也。故以筆信知者。而以舌愚不必深知者。天下由是靡然相從矣。夫畧所短而取其長。遺書具存。強半皆當遵從。而不廢者也。天下靡然從之。何足忌哉。不知其口舌遺厲。深入似知。非知之人心。去取古人。任偏衷而害於道也。語云。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劫。其人於朱子。蓋已飲水而忘源。及筆之於書。僅有微辭。隱見耳。未敢居然斥之也。

此其所以不見惡於真知者也。而不必深知者。習聞口舌之間。肆然排詆而無忌憚。以謂是人而有是言。則朱子真不可以不斥也。故趨其風者。未有不以攻朱爲能事也。非有惡於朱也。懼其不類於是人。卽不得爲通人也。夫朱子之授人口實。服半出於語錄。語錄出於弟子。門人雜記。未必無失初旨也。然而大旨實與所著之書相表裏。則朱子之著於竹帛。卽其宣於口耳之言。是表裏如一者。古人之學也。卽以是義責其人。亦可知其不如朱子遠矣。又何爭於文字語言之末也哉。

文德

凡言義理有前人疎而後人加密者。不可不致其思也。古人論文惟論文辭而已矣。劉繆氏出。本陸機氏說而昌論文心。蘇轍氏出。本韓愈氏說而昌論文氣。可謂愈推而愈精矣。未見有論文德者。學者所宜深省也。夫子嘗言有德必有言。又言修辭立其誠。孟子嘗論知言養氣。本乎集義。韓子亦言仁義之途。詩書之流。皆言德也。今云未見論文德者。以古人所言。皆兼本末包內外。猶合道德文章而一之。未嘗就文辭之中。言其有才有學有識。又有文之德也。凡爲古文辭者。必敬以恕。臨文必敬。非修德之謂也。論古必恕。非寬容之謂也。敬非修德之謂者。氣攝而不縱。縱必不能中節也。恕非寬容之謂者。能爲古人設身而處地也。嗟乎。知

德者鮮。知臨文之不可無敬恕。則知文德矣。昔者陳壽三國志。紀魏而傳吳蜀。習鑿齒爲漢晉春秋。正其統矣。司馬通鑑。仍陳氏之說。朱子綱目。又起而正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應陳氏悞於先。而司馬再悞於其後。而習氏與朱子之識。力偏居於優也。而古今之譏國志與通鑑者。殆於肆口而罵習。則不知起古人於九原。肯吾心服否邪。陳氏生於西晉。司馬生於北宋。苟黜曹魏之禪讓。將置君父於何地。而習與朱子。則固江東南渡之人也。惟恐中原之爭天統也。此說前人已言諸賢易地則皆然。未必識遜令之學究也。是則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論古人文辭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處。亦不可以遽論其文也。身之所處。固有榮辱隱顯。屈伸憂樂之不齊。而言之有所爲而言者。雖有子不知夫子之所謂。况生千古以後乎。聖門之論恕也。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其道大矣。今則第爲文人論古。必先設身以是爲文德之恕而已爾。韓氏論文。迎而拒之。平心察之。喻氣於水。言爲浮物。柳氏之論文也。不敢輕心掉之。怠心易之。矜氣作之。昏氣出之。夫諸賢論心論氣。未卽孔孟之旨。及乎天人性命之微也。然文繁而不可殺。語變而各有當。要其大旨。則臨文主敬。一言以蔽之矣。主敬則心平而氣有所攝。自能變化從容以合度也。夫史有三長。才學識也。古文辭而不由史出。是飲食不本於稼穡也。夫識生於心也。才出於氣也。學也者。凝心以養氣。鍊識而成其才者也。心虛難恃。氣

浮易弛。主敬者隨時檢攝於心氣之間。而謹防其一往不收之流弊也。夫緝熙敬止。聖人所以成始而成終也。其爲義也廣矣。今爲臨文檢其心氣。以是爲文德之敬而已爾。

文理

偶於良字案開。見史記錄本取觀之。乃用五色圈點。各爲段落。反覆審之。不解所謂。詢之良字。啞然失笑。以謂己亦厭觀之矣。其書云出前明歸震川氏。五色標識。各爲義例。不相混亂。若者爲全篇結構。若者爲逐段精彩。若者爲意度波瀾。若者爲精神氣魄。以例分類。便於拳服揣摩。號爲古文秘傳。前輩言古文者。所爲珍重授受而不輕以示人者也。又云此如五祖傳燈。靈素受錄。由此出者。乃是正宗。不由此出。縱有非常著作。釋子所讚。爲野狐禪也。余幼學於是。及遊京師。聞見稍廣。乃知文章一道。初不由此。然意其中或有一二之得。故不遽棄。非珍之也。余曰文章一道。自元以前。衰而且病。尙未亡也。明人初承宋元之遺。粗存規矩。至嘉靖隆慶之間。晦蒙否塞。而文幾絕矣。歸震川氏生於是時。力不能抗王李之徒。而心知其非。故斥鳳洲以爲庸妄。謂其創爲僞體。秦漢至俳官名地名而改用古稱。使人不辨作何許語。故直斥之曰文理不通。非妄言也。然歸氏之文。氣體清矣。而接其中之所得。則亦不可殫索。故余嘗書識其後。以爲先生所以砥柱中流者。特以文從字順。不汨沒於流俗。而於古人

所謂闕中肆外。言以聲其心之所得。則未之聞。爾然亦不得不稱爲彼時之豪傑矣。但歸氏之於制藝。則猶漢之子長。唐之退之。百世不祧之大宗也。故近代時文家之言古文者。多宗歸氏。唐宋八家之選。人幾等於五經四子所由來矣。惟歸唐之集。其論說文字。皆以史記爲宗。而其所以得力於史記者。乃頗怪其不類。蓋史記體本蒼質。而司馬才大。故運之以輕靈。今歸唐之所謂疎宕頓挫。其中無物。遂不免於浮滑。而開後人以揣摩淺陋之習。故疑歸唐諸子。得力於史記者。特其皮毛。而於古人深際。未之有見。今觀諸君所傳五色訂本。然後知歸氏之所以不能至古人者。正坐此也。夫立言之要在於有物。古人著爲文章。皆本於中之所見。初非好爲炳炳烺烺。如錦工繡女之矜誇采色已也。富貴公子。雖醉夢中。不能作寒酸求乞語。疾痛患難之人。雖置之絲竹華宴之場。不能易其呻吟而作歡笑。此聲之所以肖其心。而文之所以不能彼此相易。各自成家者也。今舍己之求。而摩古人之形。似是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西家偕老之婦。亦學其悲號。屈子自沈汨羅。而同心一德之朝。其臣亦宜作楚怨也。不亦僂乎。至於文字。古人未嘗不欲其工。孟子曰。持其志無暴其氣。學問爲立言之主。猶之志也。文章爲明道之具。猶之氣也。求自得於學問。固爲文之根本。求無病於文章。亦爲學之發揮。故宋儒尊道德而薄文辭。伊川先生謂工文則害道。明道先生謂記誦爲玩物。

喪志。雖爲忘本而逐末者言之。然推二先生之立意。則持其志者不必無暴其氣。而出辭氣之遠。於鄙倍。辭之欲求其達。孔曾皆爲不聞道矣。但文字之佳勝。正貴讀者之自得。如飲食甘旨。衣服輕暖衣。且貪者之領受各自知之。而難以告人。如欲告人。衣食之道。當指膾炙。而令其自嘗。可得旨甘。指狐貉而令其自被。可得輕暖。則有道矣。必吐己之所嘗。而哺人以授之甘。摟人之身。而置懷以授之暖。則無是理也。韓退之曰。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元。其所謂鉤元提要之書。不特後世不可得而聞。雖當世籍湜之徒。亦未聞其有所見。果何物哉。蓋亦不過尋章摘句。以爲撰文之資助耳。此等識記。古人當必有之。如左思十稔而賦三都。門庭藩溷。皆著紙筆。得卽書之。今觀其賦。並無奇思妙想。動心賊魄。當藉十年苦思。力索而成。其所謂得卽書者。亦必標書誌義。先掇古人菁英。而後足以供驅遣。爾然觀書有得。存乎其人。各不相涉也。故古人論文。多言讀書養氣之功。博古通經之要。親師近友之益。取材求助之方。則其道矣。至於論及文辭工拙。則舉隅反三。稱情比類。如陸機文賦。劉勰文心雕龍。鍾嶸詩品。或偶舉精字善句。或品評全篇得失。令觀之者得意文中。會心言外。其於文辭思過半矣。至於不得已而摘記爲書。標識爲類。是乃一時心之所會。未必出於其書之本然。比如懷人見月而思月。豈必主遠懷。久客聽雨而悲雨。豈必有愁况。然而月下之懷。雨

中之感。豈非天地至文。而欲以此感此。懷藏爲秘密。或欲嘉惠後學。以謂凡對明月與聽霖雨。必須用此悲感。方可領畧。則適當良友乍逢。及新昏宴爾之人。必不信矣。是以學文之事。可授受者。規矩方圓。其不可授受者。心營意造。至於纂類摘比之書。標識評點之冊。本爲文之末務。不可揭以告人。祇可用以自誌。父不得而與子。師不能以傳弟。蓋恐以古人無窮之書。而拘於一時有限之心手也。律詩當知平仄。古詩宜知音節。顧平仄顯而易知。音節隱而難察。能熟於古詩。當自得之。執古詩而定人之音節。則音節變化。殊非一成之詩所能限也。趙伸符氏取古人詩爲聲調譜。通人譏之。余不能爲趙氏解矣。然爲不知音節之人言。未嘗不可生其啟悟。特不當舉爲天下之法式爾。時文當知法度。古文亦當知有法度。時文法度顯而易言。古文法度隱而難喻。能熟於古文。當自得之。執古文而示人以法度。則文章變化非一成之文所能限也。歸震川氏取史記之文。五色標識。以示義法。今之通人。如聞其事。必竊笑之。余不能爲歸氏解也。然爲不知法度之人言。夫嘗不可資其領會。特不足據爲傳授之秘爾。據爲傳授之秘。則是郢人寶燕石矣。夫書之難以一端盡也。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詩之音節。文之法度。君子以謂可不學而能。如啼笑之有收縱。歌哭之有抑揚。必欲揭以示人。人反拘而不得歌哭啼笑之至情矣。然使一己之見。不事穿鑿過求。而偶然瀏覽。有會於心。

筆而誌之。以自省識。未嘗不可資修辭之助也。乃因一己所見。而謂天下之人皆當範我之心手焉。後人或我從矣。起古人而問之。乃曰余之所命不在是矣。母乃寃歎。

文集

集之興也。其當文章升降之交乎。古者朝有典謨。官存法令。風詩采之閭里。敷奏登之廟堂。未有人自為書。家存一說者也。劉向校書。錄諸子百家。皆云出於古者。某宿百家風起。周秦諸子之學。不勝紛紛。識者已病道術之裂矣。然專門傳家之業。未嘗欲以交名苟足顯其業。而可以傳授於其徒。諸子俱有學徒。傳授管晏二子。書多記其身後事。莊子亦記其將死之言。韓非存韓篇之終。以李斯駁議。皆非本人所撰。蓋為其學者。則其說亦遂止於是。而未嘗有參差龐雜之文也。兩漢文章漸富。為各據聞見。而附益之爾。則其說亦遂止於是。而未嘗有參差龐雜之文也。兩漢文章漸富。為著作之始衰。然賈生奏議。編入新書。即賈子書。唐集賢書目始有新書之名。書唐集賢書目始有新書之名。書唐集賢書目始有新書之名。相如詞賦。但記目篇。藝文志。司馬相如賦。二十九篇。次屈原賦。二十五篇。之後。而彼錄總云。詩賦一百。皆成一家之言。與離騷等。未嘗有彙次諸體。哀焉而為文集者也。自東京以降。訖乎建安黃初之間。文章繁矣。然范陳二史。文苑傳始於後漢書。所次文士諸傳。識其文筆。皆云所著詩賦碑箴頌誄。若干篇。而不云文集若干卷。則文集之實已具。而文集之名猶未立也。隋志云。別集之名。東自擊虞。創為文章流別。學者便之。於是別聚古人之作。標為別集。則文集之名實伏於晉代。陳壽定諸葛亮集。二十四篇。本云諸葛亮故事。

其篇目載三國志亦子書之證而晉書陳壽傳云定諸葛集壽於目錄標題亦稱諸葛氏集蓋俗誤云而後世應酬牽率之作決科俳優之文亦汎濫橫裂而爭附別集之名是誠對畧所不能收班志所無可附而所爲之文亦矜情節貌矛盾參差非復專門名家之語無勞出也夫治學分而諸子出公私之交也言行殊而文集與誠僞之判也勢屢變則屢卑文愈繁則愈亂苟有好學深思之士因文以求立言之實因散而求會同之歸則三變而古學可興惜乎循流者忘源而溺名者喪實二缶猶且以鍾惑况滔滔之靡有抵極者昔者向歆父子之條別其周官之遺法乎聚古今文字而別其家合天下學術而守於官非歷代相傳有定式則西漢之末無由直溯周秦之源也藝文志有錄無書者亦歸其類則劉向以前必有傳授矣且七畧分家亦有未確據當是劉氏失其傳班志而後紛紛著錄者或合或離不知宗要其書既不盡傳則其部次之得失敘錄之善否亦無從而悉考也荀勗中經有四部詩賦圖讚與汲冢之書歸丁部王儉七志以詩賦爲文翰志而介於諸子軍書之間則集部之漸日開而尙未居然列專目也至阮孝緒撰七錄惟技術佛道分三類而經典紀傳子兵文集之四錄已全爲唐人經史子集之權輿是集部著錄實切於蕭梁而古學源流至此爲一變亦其時勢爲之也嗚呼著作衰而有文集典故窮而有類書學者貪於簡閱之易而不知實學之衰粗於易成之名而不知大道之散江河日下豪傑之士從在瀾既倒之後而欲障百川於東

流其不為舉世所非笑而指目牽引為言詞何可得耶且名者實之賓也類者例所起也古
 人有專家之學而後有專門之書有專門之書而後有專門之授受鄭樵蓋嘗云爾即類求書因流
 溯源部次之法明雖三墳五典可坐而致也自校讐失傳而文集類書之學起一編之中先
 自不勝其龐雜後之興者何從而窺古人之大體哉夫楚詞屈原一家之書也自七錄初收
 於集部隋志特表楚詞類因併總集別集為三類遂為著錄諸家之成法充其義例則相如
 之賦蘇李之五言枚生之七發亦當別標一目而為賦類五言類七發類矣總集別集之稱
 何足以配之其源之濫實始詞賦不列專家而文人有別集也文心雕龍劉勰專門之書也
 白集賢書目收為總集隋志然唐志乃併史通文章龜鑑史漢異義為一類遂為鄭畧馬考諸
 子之通規鄭志以史通入通史類以雕龍入文集類夫漁仲校充其義例則魏文典論葛洪
 史抄張麟文士傳義典論文篇如雕龍史抄如史漢異亦當混合而入總集矣史部子部之
 目何得而分之典論子類也史抄其例之混實由文集難定專門而似者可亂真也著錄既
 無源流作者標題遂無定法鄭蔚之諸州圖經集則史部地理而有集名矣隋志所收王方慶寶
 章集則經部小學而有集名矣唐志所收元寶永嘉集則子部釋家而有集名矣唐志所收百家雜藝
 之末流識既庸闇文復鄙俚或抄撮古人或自明小數本非集類而紛紛稱集者何足勝道

雖曾氏隆平集亦從流俗當改爲傳志乃爲相稱然則三集既興九流必混學術之迷豈特黎邱有鬼歧路亡羊而已耶

篇卷

易曰良其輔言有序詩曰出言有章古人之於言求其有章有序而已矣著之於書則有簡策標其起訖是曰篇章孟子曰吾於武城取二三策而已矣是連策爲篇之證也易大傳曰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是首尾爲篇之證也左氏引詩舉其篇名而次第引之則曰某章云云是篇爲大成而章爲分闕之證也要在文以足言成章有序取其行遠可達而已篇章簡策非所計也後世文字繁多爰有較讐之學而向歆著錄多以篇章爲計大約篇從竹簡卷從縑素因物定名無他義也而縑素爲書後於竹簡故周秦稱篇入漢始有卷也第彼時竹素並行而名篇必有起訖卷無起訖之稱往往因篇以爲之卷故漢志所著幾篇卽爲後世幾卷其大較也然詩經爲篇三百而爲卷不過二十有八尙書禮經亦皆卷少篇多則又知彼時書入縑素亦稱爲篇篇之爲各專主文義起訖而卷則繫乎綴帛短長此無他義蓋取篇之名書古於卷也故異篇可以同卷而分卷不聞用以標起訖至班氏五行之志元后之傳篇長卷短則分予卷是篇不可易而卷可分合也嗣是以後訖於隋見書之計卷

者多計篇者少著述諸家所謂一卷往往即古人之所為一篇則事隨時變人亦出於不自知也惟司馬彪續後漢志八篇之書分卷三十割篇猶卷大變班書子卷之法作備唐宋也

舊失古人之義矣史漢之實十二本紀七十列傳八書十志之類但舉篇數全書自了然也

符是以篇之起訖五行志分子卷五王莽傳分子卷三而篇目仍合為一總卷之數仍與相

卷之例篇卷混濫為名實亦因卷跌繁重而苟分也自司馬彪以八志為三十卷遂開割篇狗

也宋史列傳二百五十有五后妃以一為二宗室以一人傳分二十五卷再

併道學儒林以至外國蠻夷之同名異卷凡五十餘卷其實不過一百九十餘卷耳至於其

開名小異而實不異者道書稱巨即卷之別名也元人說郭用之蕭通萬永稱首則章之別

名也梁人文選用之此則標新著異名實故無傷也唐宋以來卷軸之書又變而為紙冊則

成書之易較之古人蓋不啻倍蓰已也古人所謂簡帙繁重不可合為一篇者分上中

再倍其書而不難載之同冊矣故自唐以前分卷甚短六朝及唐人文集所為十卷今人不

過三四卷也自宋以來分卷遂長以古人卷從捲軸勢自不能過長後人紙冊為書不過存

卷之名則隨其意之所至不難鉅冊以載也以紙冊而存縑素為卷之名亦猶漢人以縑素

而存竹簡為篇之各理本同也然篇既用以計文之起訖矣是終古不可改易雖謂不從竹

簡起義可也卷則限於軸之長短而並無一定起訖之例今既不用縑素而用紙冊自當量

紙冊之能勝而為之界其好古而標卷為名從質而標冊為名自無不可不當又取卷數與

冊本故作參差使人因卷尋篇。又復使人挾冊求卷。徒滋擾也。夫文之繁省起訖不可執定。而方策之重今又不行。古人策重。蓋方策體重。不如後世片紙難為一書也。則篇自不能孤立。必依卷以連編。勢也。卷非一定而不可易。既欲包篇以合之。又欲破冊而分之。使人多一檢索於離合之外。又無關於義例焉。不亦擾擾多事乎。故著書。當論篇不當計卷。卷不關於文之本者也。故以篇為計。自不憂其有闕卷。以卷為計。不能保其無闕篇也。必本計卷聽其量冊短長而為銓配可也。不計所載之冊而銖銖分卷。以為題籤著錄之美觀。皆是泥古而忘實者也。崇文宋志。問有著冊而不詳卷者。明代文淵閣目。則但計冊而無卷矣。是雖著錄之闕典。使然卷冊苟無參差。何至有此弊也。古人已成之書。自不宜強改。

天喻

夫天渾然而無名者也。三垣七曜。二十八宿。一十二次。三百六十五度。黃道赤道。歷家強名之以紀數爾。古今以來合之為文質損益。分之為學業事功文章性命。當其始也。但有見於當然。而為乎其所得不為渾然無定名也。其分條別類而名。文名質名。為學業事功文章性命。而不可合併者。皆因偏救弊。有所舉而詔示於人。不得已而強為之名。定趨向爾。後人不察其故。而徇於其名。以謂是可自命其流品。而紛紛有入主出奴之勢焉。漢學宋學之交。

譏。訓詁辭章之互詆。德性學問之紛爭。是皆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也。

學業將以經世也。如治歷者。盡人功以求合於天行而已矣。初不自爲意必也。其前人所畧而後人詳之。前人所無而後人創之。前人所習而後人更之。譬若月令中星。不可同於堯典。太初歷法。不可同於月令。要於適當其宜而可矣。周公承文武之後。而身爲冢宰。故制作禮樂爲一代成憲。孔子生於衰世。有德無位。故述而不作。以明先王之大道。孟子當處士橫議之時。故力距楊墨以尊孔子之傳述。韓子當佛老熾盛之時。故推明聖道以正天下之學術。程朱當末學忘本之會。故辨明性理以挽流俗之人心。其事與功皆不相襲。而皆以言乎經世也。故學業者所以闢風氣也。風氣未開。學業有以開之。風氣既弊。學業有以挽之。人心風俗不能歷久而無弊。猶義和保章之法不能歷久而不差也。因其弊而施補救。猶歷家之因其差而議更改也。歷法之差非過則不及。風氣之弊非偏重則偏輕也。重輕過不及之偏非因其極而反之不能得中正之宜也。好名之士方且趨風氣而爲學業。是以火救火而水救冰也。

天定勝人。人定亦能勝天。二十八宿十二次舍以環天。度數盡春秋中國都邑。夫中國在大地中東南之一隅耳。而周天之星度屬之占驗。未嘗不應。此殆不可以理推測。蓋人定之勝

於天也。且如子平之推人生年月日時。皆以六十甲子。分配五行生克。夫年月與時。並不以甲子爲紀。古人未嘗有是言也。而後人既定其法。則亦推衍休咎而無不應。豈非人定之勝天乎。易曰。先天而天弗違。蓋以此也。學問亦有人定勝天之理。理分無極。數分先天。後天。圖有河圖洛書。性分義理氣質。聖人之意。後賢以意測之。遂若聖人不妨如是解也。率由其說。亦可以希聖。亦可以希天。豈非人定之勝天乎。尊信太過。以謂真得聖人之意。固非。卽辨駁太過。以爲諸儒詬詈。亦豈有當哉。

師說

韓退之曰。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者也。又曰。師不必賢於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師。道之所存。師之所在也。又曰。巫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而因怪當時之人。以相師爲恥。而曾巫醫百工之不如。韓氏蓋爲當時之敝俗而言之也。未及師之究竟也。記曰。民生有三事。之如一。君親師也。此爲傳道言之也。授業解惑。則有差等矣。業有精粗。惑亦有大小。授且解者之爲師。固然矣。然與傳道有閒矣。巫醫百工之相師。亦不可以概視也。蓋有可易之師。與不可易之師。其相去也不可同日語矣。知師之說者。其知天乎。蓋人皆聽命於天者也。天無聲臭。而俾君治之人。皆天所生也。天不物物而生。而親則生之。人皆學於天者也。天不諄諄而誨。而師

則教之。然則君子而思事天也。亦在謹事三者而已矣。

人失其道。則失所以爲人。猶無其身。則無所以爲生也。故父母生而師教。其理本無殊異。此七十子之服孔子。所以可與之死。可與之生。東西南北。不敢自有其身。非情親也。理勢不得不然也。若夫授業解惑。則有差等矣。經師授受章句訓詁。史學淵源筆削義例。皆爲道體所該。古人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竹帛之外別有心傳。口耳轉受。必明所自。不啻宋支譜系不可亂也。此則必從其人而後受。苟非其人。卽已無所受也。是不可易之師也。學問專家。文章經世。其中疾徐甘苦。可以意喻。不可言傳。此亦至道所寓。必從其人而後受。不從其人。卽已無所受也。是不可易之師也。苟如是者。生則服勤左右。無方沒則尸祝俎豆。如七十子之於孔子可也。至於講習經傳。旨無取於別裁。斧正文辭。義未見其獨立。人所共知共能。彼偶得而教我。從甲不終。不妨去而就乙。甲不我告。乙亦可詢。此則不究於道。卽可易之師也。雖學問文章亦未藝耳。其所取法。無異梓人之碁琢雕。紅女之傳締繡。以爲一日之長。拜而禮之。隨行隔坐。愛敬有加可也。必欲嚴昭事之三。而等生身之義。則責者罔。而施者亦不由衷矣。巫醫百工之師。固不得比於君子之道。然亦有說焉。技術之精。古人專業名家。亦有隱微獨喻。得其人而傳。非其人而不傳者。是亦不可易之師。亦當生則服勤。而沒則尸祝者也。古人

飲食必祭。始爲飲食之人。不忘本也。况成我道德術藝。而我固無從他受者乎。至於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則觀所得爲何如耳。所爭在道。則技曲藝業之長。又何沾沾而較如不如哉。

嗟夫師道失傳久矣。有志之士。求之天下。不見不可易之師。而觀於古今中有怍怍動者。不覺慨然而笑。索焉不知涕之何從。是亦我之師也。不見其人。而於我乎隱相授受。譬則孤子見亡父於影像。雖無人告之。夢寐必將有警焉。而或者乃謂古人行事。不盡可法。不必以是爲尸祝也。夫禹必祭鯀。尊所出也。兵祭蚩尤。宗創制也。若必選人而宗之。周孔乃無遺憾矣。人子事其親。固有論功德而祧禩以奉大父者邪。

假年

客有論學者。以謂書籍至後世而繁。人壽不能增加於前古。是以人才不古若也。今所有書。如能五百年生。學者可無遺憾矣。計千年後書必數倍於今。則亦當以千年之壽副之。或傳以爲名言也。余謂此愚不知學之言也。必若所言。造物雖假之以五千年。而猶不達者也。學問之於身心。猶饑寒之於衣食也。不以飽煖嫌其終身。而欲假年以窮天下之衣食。非愚則罔也。傳曰。至誠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人之異於物者。仁

義道德之粹。明物察倫之具。參天贊地之能。非物所得而全耳。若夫知覺運動。心知血氣之稟於天者。與物豈有殊哉。夫質大者所用不得小。質小者所資不待大。物各有極也。人亦一物也。鯤鵬之壽十億。雖千年其猶穉也。蟪蛄不知春秋。朞月其大耋也。人於天地之間。百年爲期之物也。心知血氣。足以周百年之給欲。而不可強致者也。

夫子十五志學。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聖人入道之極也。人之學爲聖者。但有十倍百倍之功。未聞待十倍百倍之年也。一得之能。一技之長。亦有志學之始。與不踰矩之究竟也。其不能至於聖也。質之所限也。非年之所促也。顏子三十而夭。夫子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蓋痛其不足盡百年之究竟也。又曰。後生可畏。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不足畏。人生固有八十九十至百年者。今不待終其天年。而於四十五十。謂其不足畏者。亦約之以百年之生。度其心知血氣之用。固可意計而得也。五十無聞。雖使更千百年。亦猶是也。

神仙長生之說。誠渺茫矣。同類殊能。則亦理之所有。故列仙洞靈之說。或有千百中之十一。不盡誣也。然而千歲之神仙。不聞有能勝於百歲之通儒。則假年不足。懋學之明徵也。禹惜分陰。孔子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又曰。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蓋懼不足盡百年之能事。以謂人力可至者。而吾有不至焉。則貧吾生也。蟪蛄縱得鯤鵬之壽。其能處於噉

啾之鳴也。蓋年可假而質性不可變。是以聖賢愛日力而不能憾百年之期蹙。所以謂之盡性也。世有童年早慧。誦讀兼人之倍蓰。而猶不止焉者。宜大異於常人矣。及其成也。較量愚柔百倍之加功。不能遽勝也。則敏鈍雖殊。要皆畫於百年之能事。而心知血氣。可以理約之明徵也。今不知爲已。而驚博以炫人。天下聞見不可盡。而人之好尚不可同。以有盡之生。而逐無窮之聞見。以一人之身。而逐無端之好尚。堯舜有所不能也。孟子曰。堯舜之智。而不遍物。堯舜之仁。不遍愛人。今以凡猥之資。而欲窮堯舜之所不遍。且欲假天年於五百焉。幸而不可也。如其能之。是妖孽而已矣。

族子廷楓曰。叔父每見學者。自言苦無記性。書卷過目輒忘。因自解其不學。叔父輒曰。君自不善學耳。果其善學。記性斷無不足用之理。書卷浩如煙海。雖聖人猶不能盡。古人所以貴博者。正謂業必能專。而後可與言博耳。蓋專則成家。成家則已立矣。宇宙名物有切己者。雖銖銖不遺不切己者。雖秦山不顧。如此用心。雖極鈍之資。未有不能記也。不知專業名家。而泛然求聖人之所不能盡。此愚公移山之智。而同斗筲之見也。此篇蓋有爲而發。是亦爲誇多鬪靡者下一針砭。故其辭亦莊亦諧。令人自發深省。與向來所語學者足相證也。

感遇

古者官師政教出於一。秀民不藝其百畝。則餽於庠序。不有恆業。謂學必有恆產。無曠置也。周衰官失。道行私習於師儒。於是始有失職之士。孟子所謂尚志者也。進不得祿。享其恆業。退不得耕。穫其恆產。處世孤危。所由來也。士與公卿大夫皆謂爵秩。宋有不農不秀之閒。可稱尚志者也。孟子所言正指為官失師。死方有此等品。聖賢有志斯世。則有際可公養之仕。三就三去之道。遇合之際。蓋難言也。夫子將至荆。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孟子去齊。時子致矜式之言。有客進留行之說。相需之殷而相遇之疎。則有介紹旁通。維持調護。時勢之出於不得不然者也。聖賢進也以禮。退也以義。無所撓於外。故自得者全也。士無恆產。學也。祿在其。中。非畏其耕之餒。勢有不暇及也。雖然三月無君。則死無廟祭。生無宴樂。霜露怛心。淒涼相弔。聖賢豈必遠於人情哉。君子固窮。枉尺直尋。羞同詭御。非爭禮節。蓋恐不能全其所自得耳。古之不遇時者。隱居下位。後世下位不可以俸致也。古之不為仕者。躬耕樂道。後世耕地不可以俸求也。古人廉退之境。後世竭貪俸之術。而求之。猶不得也。故責古之君子。但欲其明進退之節。不尚慕夫榮利而已。責後之君子。必具志士溝壑勇士喪元之守。而後可。聖人處遇。固無所謂難易也。夫賢以下。必盡責其喪元溝壑。而後可。亦人情之難者也。商鞅浮嘗

以帝道。賈生詳對於鬼神。或致隱几之倦。或逢前席之迎。意各有所爲也。然而或有遇不遇者。商因孝公之所欲。而賈操文帝之所難也。韓非致愷於說難。曼倩託言於諸隱。蓋知非學之難。而所以申其學者難也。然而韓非卒死於說。而曼倩尙畜於俳。何也。一則露鏗而遺忌。一則韜鋒而倖全也。故君子不難以學術用天下。而難於所以用其學術之學術。古今時異勢殊。不可不辨也。古之學術簡而易。問其當否而已矣。後之學術曲而難。學術雖當。猶未能用。必有用其學術之學術。而其中又有工拙焉。身世之遭遇。未責其當否。先責其工拙。學術當而趨避不工。見擯於當時。工於遇而執持不當。見譏於後世。溝壑之患。逼於前。而工拙之效。驅於後。嗚呼。士之修明學術。欲求寡過。而能全其所自得。豈不難哉。且顯晦時也。窮通命也。才之生於天者。有所獨。而學之成於人者。有所優。一時緩急之用。與一代風尚所趨。不必適相合者。亦勢也。劉歆經術。而不遇孝武。李廣飛將。而不遇高皇。千古以爲惜矣。周人學武。而世主尙文。改而學文。主又重武。方少。而主好用老。既老。而主好用少。白首泣塗。固其宜也。若夫下之所具。卽爲上之所求。相須綦亟。而相遇終疎者。則又不可勝道也。孝文拊髀而思頗牧。而魏尚不免於罰作。理宗端拱而表程朱。而真魏不免於疎遠。則非學術之爲難。而所以用其學術之學術。良哉其難也。望遠山者。高秀可挹。入其中而不覺也。追往事者。哀樂無

端。處其境而不知也。漢武讀相如之賦。嘆其飄飄凌雲。恨不得與同時矣。及其既見相如。未聞加於一時。侍從諸臣之右也。人固有愛其人而不知其學者。亦有愛其文而不知其人者。唐有牛李之黨。惡白居易者。絀置白氏之作。以謂見則使人生愛。恐變初心。是於一人之文。殊愛憎也。鄭畋之女。諷詠羅隱之詩。至欲委身事之。後見羅隱貌寢。因之絕口不道。是於一人之才貌。分去取也。文行殊愛憎。自由於黨私。才貌分去取。則是婦人女子之見也。然而世以學術相貴。讀古人書。常有生不並時之嘆。脫有遇焉。則又牽於黨援。異同之見。甚而效鄭畋女子之別擇於容貌焉。則士之修明學術。欲求寡過。而能全其所自得。豈不難哉。淳于量飲於斗石。無鬼論相於狗馬。所謂賦關雎而興淑女之思。咏鳴鹿而致嘉賓之意也。有所託以起興。將以淺而入深。不特詩人微婉之風。實亦世士羔雁之質。欲行其學者。不得不度時人之所喻。以漸入也。然而世之觀人者。聞關雎而索河洲。言鹿鳴而求萍野。淑女嘉賓。則棄置而弗道也。中人之情。樂易而畏難。喜同而惡異。聽其言而不能察其言之所謂者。十常八九也。有賤丈夫者。知其遇合。若是之難也。則又舍其所長而強其所短。力趨風尚。不必求愜於心。風尚豈盡無所取哉。其開之者。嘗有所爲。而趨之者。但襲其僞也。夫雅樂不亡於下里。而亡於鄭聲。鄭聲工也。良苗不壞於蒿萊。而壞於莠草。莠草似也。學術不喪於流俗。而喪

於僞學。僞學巧也。天下不知學術。未嘗不虛其心以有待也。僞學出而天下不復知有自得之真學焉。此孔子之所以惡鄉愿。而孟子之所爲深嫉。似是非而非也。然而爲是僞者。自謂所以用其學術耳。昔者夫子未嘗不獵較。而籒正之法卒不廢。兆不足行而後去也。然則所以用其學術之學術。聖賢不廢也。學術不能隨風尙之變。則又不必聖賢。雖梓匠輪輿亦如是也。是以君子假兆以行學。而遇與不遇。聽乎天。昔揚子雲早以雕蟲獲薦。而晚年草元寂寞。劉知幾先以詞賦知名。而後因述史減譽。誠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也。

辨似

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言者心之聲。善觀人者。觀其所言而已矣。人不必皆善。而所言未有不託於善也。善觀人者。察其言善之故而已矣。夫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恐其所言不出於意之所謂誠然也。夫言不由中。如無情之訟。辭窮而情易見。非君子之所患也。學術之患。莫患乎同一君子之言。同一有爲言之也。求其所以爲言者。咫尺之間。而有霄壤之判焉。似之而非也。天下之言本無多也。言有千變萬化。宗旨不過數端。可盡故曰言本無多人。則萬變不齊者也。以萬變不齊之人。而發爲無多之言。宜其迹異而言則不得不同矣。譬如城止四門。城內之人千萬。出門而有攸往。必不止四途。而所從出者止四門也。然

則趨向雖不同。而當其發軔不得不同也。非有意以相襲也。非投東而僞西也。勢使然也。樹藝五穀。所以爲烝民粒食計也。儀狄曰。五穀不可不熟也。問其何爲而所熟。則曰不熟無以爲酒漿也。教民蠶桑。所以爲老者衣帛計也。蚩尤曰。蠶桑不可不植也。詰其何爲而欲植。則曰不植無以爲旌旗也。夫儀狄蚩尤。豈不誠然須粟帛哉。然而斯民衣食。不可得而賴矣。易曰。陰陽不測之爲神。又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也。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此神化神妙之說。所由來也。夫陰陽不測。不離乎陰陽也。妙萬物而爲言。不離乎萬物也。聖不可知。不離乎充實光輝也。然而曰聖曰神曰妙者。使人不滯於迹。卽所知見。以想見所不可知見也。學術文章。有神妙之境焉。末學膚受。泥迹以求之。其眞知者。以謂中有神妙。可以意會而不可以言傳者也。不學無識者。窒於心而無所入。窮於辨而無所出。亦曰可意會而不可言傳也。故君子惡夫似之而非者也。

伯昏瞀人。謂列御寇曰。人將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也。乃汝不能使人保也。然則不能使人保者。下也。能使人保者。上也。中則爲人所保矣。故天下惟中境易別。上出乎中而下不及中。恒相似也。學問之始。未能記誦。博涉既深。將超記誦。故記誦者。學問之舟車也。人所適也。必資乎舟車。至其地則舍舟車矣。一步不行者。則亦不用舟車矣。不用舟車之人。乃

託舍舟車者爲同調焉。故君子惡夫似之而非者也。程子見謝上蔡多識經傳便爲玩物喪志畢竟與孔門一貫不似
理之初見。毋論智愚與賢不肖。不甚遠也。再思之。則恍惚而不可恃矣。三思之。則眩惑而若奪之矣。非再三之力。轉不如初也。初見立乎其外。故神全。再三則入乎其中。而身已從其旋折也。必盡其旋折。而後復得初見之至境焉。故學問不可以憚煩也。然當身從旋折之際。神無初見之全。必時時憶其初見。以爲恍惚眩惑之指南焉。庶幾哉。有以復其初也。吾見今之好學者。初非有所見而爲也。後亦無所期於至也。發憤攻苦。以謂吾學可以加人而已矣。泛焉不繫之舟。雖日馳千里。何適於用乎。乃日學問不可以憚煩。故君子惡夫似之而非者也。夫言所以明理。而文辭則所以載之之器也。虛車徒飾而主者無聞。故溺於文辭者。不足與言文也。易曰。物相雜。故曰文。又曰。其指遠其辭文。書曰。政貴有恒。辭尚體要。詩曰。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記曰。毋勤說。毋雷同。則古昔稱先王。傳曰。辭達而已矣。曾子曰。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經傳聖賢之言。未嘗不以文爲貴也。蓋文固所以載理。文不備則理不明也。且文亦自有其理。妍媸好醜。人見之者。不約而有同然之情。又不關於所載之理者。卽文之理也。故文之至者。文辭非其所重爾。非無文辭也。而陋儒不學。猥曰。工文則害道。故君子惡夫似之而非者也。

陸士衡曰。雖杼軸於予懷。怵他人之我先。苟傷廉而愆義。亦雖愛而必捐。蓋言文章之士。極其心之所得。常恐古人先我而有是言。苟果與古人同。便爲傷廉愆義。雖可愛之甚。必割之也。韓退之曰。惟古於文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勦襲。亦此意也。立言之士。以意爲宗。蓋與辭章家流不同科也。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宇宙遼擴。故籍紛探。安能必其所言。古人皆未言邪。此無傷者一也。人心又有不同。如其面焉。苟無意而偶同。則其委折輕重。必有不盡同者。人自得而辨之。此無傷者二也。著書宗旨無多。其言則萬千而未已也。偶與古人相同。不過一二。所不同者。足以概其偶同。此無傷者三也。吾見今之立言者。本無所謂宗旨。引古人言而申明之。申明之旨。則皆古人所已具也。雖然。此則才弱者之所爲。人一望而知之。終歸覆瓿。於事固無所傷也。乃有黠者。易古人之貌而襲其意焉。同時之人。有創論者。申其意而諱所自焉。或聞人言其所得。未筆於書。而遽竊其意以爲己有。他日其人自著爲書。乃反出其後焉。且其私智小慧。足以彌縫其隙。而更張其端。使人瞀然莫辨其底蘊焉。自非爲所竊者。觀面質之。且窮其所未至。其欺未易敗也。又或同其道者。亦嘗究心反覆。勸其本末。其隱始可攻也。然而盜名欺世。已非一日之厲矣。而當時之人。且曰某甲之學。不下某氏。某甲之業。勝某氏焉。故君子惡夫似之而非者也。萬世取信者。夫子一人而已。夫子之言不一端。而賢者

各得其所長。不肖者各悞於所似。誨人不倦。非渣蒙也。予欲無言。非絕教也。好古敏求。非務博也。一以貫之。非遺物也。蓋一言而可以無所不包。雖夫子之聖亦不能也。得其一言。不求是而求似。賢與不肖存乎其人。夫子之所無如何也。孟子善學孔子者也。夫子言仁知。而孟子言仁義。夫子爲東周。而孟子王齊梁。夫子信而好古。孟子乃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而求孔子者。必自孟子也。故得其是者。不求似也。求得似者。必非其是者。然而天下之誤於其似者。皆曰吾得其是矣。

文史通義卷第四

內篇四

會稽章學誠 實齋著

說林

道公也。學私也。君子學以致其道。將盡人以達於天也。人者何。聰明才力。分於形氣之私者也。天者何。中正平直。本於自然之公者也。故曰。道公而學私。

道同而術異者。韓非有解老。喻老之書。列子有楊朱之篇。墨者述晏嬰之事。作用不同。而理有相通者也。術同而趣異者。子張難子夏之交。荀卿非孟子之說。張儀破蘇秦之從。宗旨不殊。而所主互異者也。

渥洼之駒。可以負百鈞。而致千里。合兩渥洼之力。終不可致二千里。言乎絕學孤詣。性靈獨至。縱有偏闕。非人所得而助也。兩渥洼駒。不可致二千里。合兩渥洼之力。未始不可負二百鈞。而各致千里。言乎鴻裁絕業。各效所長。縱有牴牾。非人所得而私據也。

文辭非古人所重。草創討論。修飾潤色。固已合衆力而爲辭矣。期於盡善。不期於矜私也。丁敬禮使費子建潤色其文。以謂後世誰知定吾文者。是有意於欺世也。存其文而兼存與定之善否。是使後世讀一人之文。而獲兩善之益焉。所補豈不大乎。

司馬遷襲尙書左國之文。非好同也。理勢之不得不然也。司馬遷點竄尙書左國之文。班固點竄司馬遷之文。非好異也。理勢之不得不然也。有事於此。詢人端末。豈必責其親聞見哉。張甲述所聞於李乙。豈盜襲哉。人心不同如其面也。張甲述李乙之言。而聲容笑貌。不能盡爲李乙。豈矯異哉。

孔子學周公。周公監二代。二代本唐虞。唐虞法前古。故曰道之大原出於天。蓋嘗觀於山下田泉。沙石隱顯。流注曲直。因微漸著。而知江河舟楫之原始也。觀於孩提嘔啞。有聲無言。形揣意求。而知文章著述之最初也。

有一代之史。有一國之史。有一人之史。整齊故事。與專門家學之義不明。詳釋通答問而一代之史。鮮有知之者矣。州縣方志。與列國史記之義不明。詳方志篇而一國之史。鮮有知之者矣。譜牒不受史官成法。詳家史篇而一家之史。鮮有知之者矣。諸子體例不明。文集各私撰著。而一人之史。鮮有知之者矣。

展喜受命於展禽。則却齊之辭。謂出展禽可也。謂出展喜可也。弟子承師說而著書。友生因咨訪而立解。後人援古義而敷言。不必諱其所出。亦自無愧於立言者也。子建好人譏訶。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定。譏訶之言可存也。改定之文亦可存也。意卓而辭

躡者。潤丹青於妙筆。辭豐而學疎者。資卷軸於腹笥。要有不極之實。取資無足諱也。

陳琳爲曹洪作書上魏太子。言破賊之利害。此意誠出曹洪。明取陳琳之辭。收入曹洪之集可也。今云欲令陳琳爲書琳頃多事。故竭老夫之思。又云怪乃輕其家邱。謂爲倩人。此掩著之醜也。不可入曹洪之集矣。

譬彼禽鳥。志識其身。文辭其羽翼也。有大鵬千里之身。而後可以運垂天之翼。鷦雀假鵬鷗之翼。勢未舉而先躡矣。况鵬翼乎。故修辭不忌夫暫假。而貴有載辭之志識。與己力之能勝而已矣。噫。此難與溺文辭之末者言也。

諸子一家之宗旨。文體峻潔。而可參他人之辭。文集雜撰之統彙。體製兼該。而不敢入他人之筆。其故何歟。蓋其文采辭致。不如諸子。而志識卓然。有其離文字而自立於不朽者。不敢望諸子也。果有卓然成家之文集。雖入他人之代言。何傷乎。

莊周讓王漁父諸篇。辨其爲真爲贗。屈原招魂大招之賦。爭其爲玉爲瑤。固矣夫。文士之見也。

醴泉水之似醴者也。天下莫不飲醴。而獨恨不得飲醴泉。甚矣。世之實夫。似是而非者也。著作之體。援引古義。襲用成文。不標所出。非爲掠美。體勢有所不暇及也。亦必視其志識之

足以自立而無所藉重於所引之言。且所引者並懸天壤而吾不病其重見焉。乃更語於著

作之事也。考證之體。一字片言。必標所出。所出之書。或不一二而足。則必標最初者。譬如馬

不用馬而最初之書既亡。則必標所引者。譬如劉向七略既亡而部次見於漢藝文志阮孝緒

之文必云。漢志隋注。乃是慎言其餘之定法也。書有並見而不數其初陋矣。引用逸書而不標所出。使

觀其所引。罔矣。以考證之體。而妄援著作之義。以自文其剽竊之私焉。謬矣。

文辭猶三軍也。志識其將帥也。李廣入程不識之軍。而旌旗壁壘一新焉。固未嘗物物而變。

事事而更之也。知此意者。可以變用成文。而不必已出者矣。

文辭猶舟車也。志識其乘者也。輪欲其固。帆欲其捷。凡用舟車。莫不然也。東西南北。存乎其

乘者矣。知此義者。可以以我用文。而不致以文役我者矣。

文辭猶品物也。志識其工師也。橙橘檣梅。庖人得之選甘脆。以供饗實也。醫師取之備藥毒。

以療疾疢也。知此義者。可以同文異取。同取異用。而不滯其迹者矣。古書斷章取義各有所

文辭猶金石也。志識其鑪錘也。神奇可化臭腐。臭腐可化神奇。知此義者。可以不執一成之

說矣。有所得者即神壽無所得者即臭腐

文辭猶財貨也。志識其良賈也。人棄我取。人取我棄。賈術通於神明。知此義者。可以斟酌

風尚而立言矣。風尚偏遠。有識者持之。

交辭猶藥毒也。志識其醫工也。癩寒以熱。熱過而厲甚於寒。癩熱以寒。寒過而厲甚於熱。良醫常實。畏而已有反虛之憂。故治偏不激。而後無餘患也。矧此義者。可以拯弊而處中矣。轉栝棹之機者。必周上下前後而運之。上推下挽。力所及也。正前正後。力不及也。倍其推則前如墜。倍其挽則後如躍。倍其力之所及。以爲不及之地也。人之聰明知識。必有力所不及者。不可不知所倍。以爲之地也。

五味之調。八音之奏。貴同用也。先後嘗之。先後聽之。不成味與聲矣。郵傳之達。刻漏之直。貴接續也。並馳同止。並直同休。不成郵與漏矣。書有數人共成者。歷先後之傳。而益精。獲同時之助而愈疎也。先後無爭心。而同時有勝氣也。先後可授受。而同時難互喻也。先後有補救。而同時鮮整暇也。

人之有能有不能者。無論凡庶聖賢。有所不免者也。以其所能而易其不能。則所求者。可以無弗得也。主義理者。拙於辭章。能文辭者。疎於徵實。三者交讓。而未有已也。義理存乎識。辭章存乎才。徵實存乎學。劉子元所以有三長難兼之論也。一人不能兼而咨訪以爲功。未見古人絕業不可復紹也。私心據之。惟恐名之不自我擅焉。則三者不相爲功。而且以相病矣。

所謂好古者。非謂古之必勝乎今也。正以今不殊古。而於因革異同。求其折衷也。古之糟魄。可以為今之精華。非貴糟魄而直以為精華也。因糟魄之存。而可以想見精華之所出也。如類書本無深意。古類書尤不如後世類書之詳備。然據引古書為後世所不可得者。藉是以存。亦可貴寶矣。古之疵病。可以為後世之典型。非取疵病。而直以之為典型也。因疵病之存。而可以想見典型之所在也。如論衡最為偏駁。然所稱以存。是則學之貴於考徵者。將以明其義理爾。

出辭氣。斯遠鄙悖矣。悖者修辭之罪人。鄙則何以必遠也。不文則不辭。辭不足以存。而將研所以辭者亦亡也。諸子百家。悖於理而傳者有之矣。未有鄙於辭而傳者也。理不悖而鄙於辭。力不能勝。辭不鄙而悖於理。所謂五穀不熟。不如莠稗也。理重而辭輕。天下古今之通義也。然而鄙辭不能奪悖理。則妍媸好惡之公心。亦未嘗不出於理故也。

波者水之風。風者空之波。夢者心之華。文者道之私。止水無波。靜空無風。至人無夢。至文無私。

演口技者。能於一時並作人畜。水火男婦老稚千萬聲態。非真演口能作千萬態也。千萬聲態。齊於人耳。勢必有所止也。取其齊於耳者。以為止。故操約而致聲多也。畫事者。能於尺幅。並見遠近淺深正側。回互千萬形狀。非真尺幅。可具千萬狀也。千萬形狀。齊於人目。勢亦

有所正也。取其齊於目者以爲止。故筆簡而著形。乘也。夫鑿色齊於耳目。義理齊於人心等也。誠得義理之所齊。而文辭以是爲止焉。可以與言著作矣。

天下有可爲其半。而不可爲其全者。偏枯之藥。可以治偏枯。倍其偏枯之藥。不可以起死人也。此說見呂氏春秋天下有可爲其全。而不可爲其半者。樵夫擔薪兩鈞。捷步以趨。去其半而不能

行。非力不足。勢不便也。風尚所趨。必有其弊。君子立言以救弊。歸之中正而已矣。懼其不足。奪時趨也。而矯之或過。則是倍用偏枯之藥。而思起死人也。僅取救弊而不推明斯道之全量。則是擔薪去半。而欲恤樵夫之力也。

十寸爲尺。八尺曰尋。度八十尺而可得半尋。度八百寸而不可得十尋者。積小易差也。一夫之力。可耕百畝。合八夫之力。而可耕九百畝者。集長易舉也。學問之事。能集所長。而不泥小數。善矣。

風會所趨。庸人亦能勉赴。風會所去。豪傑有所不能振也。漢廷重經術。卒史亦能通六書。吏民上書。詭候。輒舉劾。後世文學之士。不習六書之義者多矣。發之於魯。見韓氏文。云爲文宜略諱字。豈後世文學之士。聰明智力。不如漢廷卒史之良哉。風會使然也。越人相矜。以燕語。能爲燕語者。必其熟遊都會。長於閱歷。而口舌又自調和適人者也。及至燕。則庸奴賤婢稚女。皆燕語。

矣。以是矜矯語之。丈夫豈通論哉。借屈之。五尺童子。羞稱五霸。必讓五尺童子。其才識遠於管仲。狐趙諸賢焉。夫子之所不許也。五穀之與糠稗。其貴賤之品。有定矣。然而不熟之五穀。猶遜有秋之種。稗焉。而託之時風會所趨者。詭然自矜其途。輒以謂吾得寸木。實勝彼之岑樓焉。其亦可謂不達而已矣。魯漢學尚鄭許。今之風尚如此。此乃學古非即古學也。居然嘆美。一切若隱有所恃。

王公之僕圉。未必貴於士大夫之親介也。而是僕圉也。出入朱門甲第。詭然負異。而驕士大夫。曰。吾門犬。不知士大夫者。固得叱而繫之。以請治於王公。王公亦必撻而楚之。以謝閑家之不和。飭也。學問不求有得。而矜所託以爲高。王公僕圉之類也。

喪欲速。死欲速朽。有子以謂非君子之言。然則有爲之言。不同正義。聖人有所不能免也。今之泥文辭者。不察立言之所謂。而遽斷其是非。是欲責人才過孔子也。

春秋譏佞人。公羊傳。夫子嘗曰。惡佞。曰之覆邦家者。是佞爲邪僻之名矣。或人以爲雍也。仁而不佞。或人雖甚。何至惜仁人。以不能爲邪僻。且舌人自謙稱不佞。豈以不能邪僻爲謙哉。

是則佞又聰明才辯之通稱也。荀子著性惡。以謂聖人爲之化性而起僞。僞於六書。火爲之正名也。荀卿之意。蓋言天質不素恃。而學問必藉於火爲。非謂虛誑欺罔之僞也。而世之罪荀卿者。以謂認善爲欺誑。是不察責人之所謂。而遽斷其是非也。

古者文字無多。轉注通用。義每相兼。諸子著書。承用文字。各有主義。如軍中之令。官司之式。自爲律例。其所立之解。不必彼此相通也。屈平之靈修。莊周之因是。韓非之參伍。鬼谷之掉。蘇張之縱衡。皆移置他人之書。而莫知其所謂者也。佛家之根塵法相法律家之准皆各及其師若皆是也

馮煖問孟嘗君收資反命何市而歸。則曰視吾家所寡有者。學問經世文章垂訓。如醫師之藥石偏枯。亦視世之寡有者而已矣。以學問文章。狗世之所尙。是猶既飽而進梁肉。既煖而增狐貉也。非其所長。而強以狗焉。是猶方飽梁肉。而進以餼稅。方擁狐貉。而進以綆褐也。其有畧資裘而寒資葛者。吾見亦罕矣。

賢明珠者。必集魚目。尙美玉者。必競磁硃。是以身有一影。而罔兩居二三也。罔南乃影旁微影見莊子注

然而魚目。磁硃之易售。較之明珠美玉。爲倍捷也。珠玉無心。而磁硃有意。有意易投也。珠玉難變。而磁硃能隨。能隨易合也。珠玉自用。而磁硃聽用。聽用易慳也。珠玉操三難之勢。而無一定之價。磁硃乘三易之資。而求價也廉。磁硃安得不售。而珠玉安得不棄乎。

煖之毒也。犀可解之。瘴之厲也。檳榔蘇之。有煖之地。必有犀焉。瘴厲之鄉。必有檳榔。天地生物之仁。亦消息制化之理有固然也。漢儒傳經。貴專門。專門則淵源不紊也。其弊專已守殘。而失之陋。劉歆七略。論次諸家流別。而推官禮之遺焉。所以解專陋之瘴厲也。唐世修書置

館局。館局則各效所長也。其弊則濶無縫紉而失之亂。劉知幾史通揚推吾今利病而立法
度之準焉。所以治散亂之瘡厲也。學問文章隨其風尚所趨。而瘡厲時作者不可不知權擲
犀角之用也。

所慮夫藥者。為其偏於治病。病者服之可愈。常人服之。或反致於病也。夫天下無全功。聖人
無全用。五穀至良貴矣。食之過乎其節。未嘗不可以殺人。也是故知養生者。百物皆可服。知
體道者。諸家皆可存。六經三史。學術之淵源也。吾見不善治者之瘡厲矣。

學問文章。聰明才辨。不足以持世。所以持世者。存乎識也。所貴乎識者。非特能持風尚之偏
而已也。知其所偏之中。亦有不得而廢者焉。非特能用獨擅之長而已也。知己所擅之長。亦
有不足以該者焉。不得而廢者。嚴於去僞。風尚所趨不過一偏惟僞託者并其偏得亦為所害而慎於治偏但治其偏
足則可以無弊矣。不足以該者。闕所不知。而善推能者。無有其人。則自明所短。而懸以待之。
人各有能有不能。充類至盡。聖入有所不能。庸何傷乎。今之偽趨。遂勢者。無足責矣。其間有
所得者。遇非己之所長。則強不知為知。否則大言欺人。以謂此外皆不足道。夫道大如天。彼
不見天者。曾何足論。已處門內。偶然見天。而謂門外皆不足道。夫道大如天。彼
外之天。皆不足道。有是理乎。曾見其人。未暇數責。亦可以無欺於世矣。夫道公而我獨私之。
不仁也。風尚所趨。循環往復。不可力勝。乃我不能持道之平。亦入循環往復之中。而思以力
勝。不智也。不仁不智。不足以言學也。不足言學。而竄言學者。乃紛紛也。

知難

爲之難乎哉。知之難乎哉。夫人之所以謂知者。非知其姓與名也。亦非知其聲容之與笑貌也。讀其書。知其言。知其所以爲言而已矣。讀其書者。天下比比矣。知其言者。千不得百焉。知其言者。天下寥寥矣。知其所以爲言者。百不得一焉。然而天下皆曰。我能讀其書。知其所以爲言矣。此知之難也。人知易爲卜筮之書矣。夫子讀之。而知作者有憂患。是聖人之知聖人也。人知離騷爲詞賦之祖矣。司馬遷讀之。而悲其志。是賢人之知賢人也。夫不具司馬遷之志。而欲知屈原之志。不具夫子之憂。而欲知文王之憂。則幾乎罔矣。然則古之人有其憂與其志。不幸不得後之人。有能憂其憂。志其志。而因以湮沒不章者。蓋不少矣。劉彥和曰。儲說始出。子虛初成。秦皇漢武。恨不同時。既同時矣。韓囚馬輕。蓋悲同時之知音不足恃也。夫李斯之嚴畏韓非。孝武之俳優司馬。乃知之深處之當。而出於勢之不得不然。所謂迹似不知而心相知也。賈生遠謫長沙。其後召對宣室。文帝至云久不見生。自謂過之。見之乃知不及君臣之際。可謂遇矣。然不知其治安之奏。而知其鬼神之對。所謂迹似相知而心不知也。劉知幾負絕世之學。見輕時流。及其三爲史臣。再入東觀。可謂遇矣。然而語史才。則千里降追。議史事。則一言不合。所謂迹相知而心不知也。夫迹相知者。非如賈之知而不用。卽如劉之

用而不信矣。心相知者。非如馬之狎而見輕。卽如韓之讒而遭戮矣。丈夫求知於世。得如韓馬賈劉。亦云盛矣。然而其得如彼。其失如此。若可恃若不可恃。若可知若不可知。此遇合之知。所以難言也。莊子曰。天下之治方術者。皆以其有爲不可加矣。夫耳目口鼻。皆有所明。而不能相通。而皆以己之所治爲不可加。是不自知之過也。天下鮮自知之人。故相知者少也。凡對已護前不服善者皆不甚自知者也世傳蕭穎士能識李華古戰場文。以謂文章有眞賞。夫言根於心。其不同也如面。穎士不能一見而決其爲華。而漫云華足以及此。是未得謂之眞知也。而世之能具蕭氏之識者。已萬不得一。若夫人之學業。固有不止於李華者。於世奚賴焉。凡受成形者。不能無殊致也。凡稟血氣者。不能無爭心也。有殊致則入主出奴。黨同伐異之弊出矣。有爭心則挾怨見破。嫉忌詆毀之端開矣。惠子曰。奔者東走。追者亦東走。東走雖同。其東走之心則異。今同走者衆矣。亦能知同走之心歟。若可恃若不可恃。若可知若不可知。此同道之知。所以難言也。歐陽修嘗慨七略四部。目存書亡。以謂其人之不幸。蓋傷文章之不足恃也。然自獲麟以來。著作之業。得如馬遷班固。斯爲盛矣。遷則藏之名山。而傳之其人。固則女弟卒業。而馬融伏閣。以受其書。於今猶日月也。然讀史漢之書。而察徐廣裴駟伏虔應劭諸家之詁釋。其間不得遷固之意者。十常三四焉。以專門之攻習。猶未達古人之精微。况泛覽所及。

愛憎由己耶。夫不傳者有部目空存之慨。其傳者又有推求失旨之病。與愛憎不齊之數。若可恃若不可恃。若可知若不可知。此身後之知。所以難言也。人之所以異於木石者。情也。情之所以可貴者。相悅以解也。賢者不得達而相與其志。亦將窮而有與樂其道。不得生而隆遇合於當時。亦將歿而俟知已於後世。然而有其理者。不必有其事。接以述者。不必接以心。若可恃若不可恃。若可知若不可知。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嗟乎。此伯牙之所以絕絃不鼓。而卞生之所以抱玉而悲號者也。夫鸚鵡啁啾。和者多也。茅葦黃白。靡者衆也。鳳高翔於千仞。桐孤生於百尋。知其寡和無偶。而不能屈折以從衆者。亦勢也。是以君子發憤忘食。閤然自修。不知老之將至。所以求適吾事而已。安能以有涯之生。而逐無涯之毀譽哉。

釋通

易曰。惟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說者謂君子以文明爲德。同人之時。能達天下之志也。書曰。乃命重黎。絕地天通。說者謂人神不擾。各得其序也。夫先王懼人有匿志。於是乎以文明出治。通明倫類。而廣同人之量焉。先王懼世有禁治。於是乎以人官分職。絕不爲通。而嚴畔援之防焉。自六卿分典。五史治書。內史外史太史小史御史專其師。官守其法。是絕地天通之義也。數會於九書要於六。雜物撰德。同文共軌。是達天下志之義也。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

義乖。漢氏之初春秋分爲五。詩分爲四。然而治公羊者。不議左穀。業韓詩者。不雜齊魯。專門之業。斯其盛也。自後師法漸衰。學者聰明旁溢。異論紛起。於是深識遠覽之士。懼爾雅訓詁之篇。不足以盡絕代離辭。同實殊號。而綴學之徒。無由彙其指歸也。於是總五經之要。辨六藝之文。石渠雜議之屬。班固藝文志五。經雜議十八篇。始離經而別自爲書。則通之爲義。所由倣也。劉向總校五經。編錄三禮。其於戴氏諸記。標分品目。以類相從。而義非專一。若檀弓禮運諸篇。俱題通論。則通之定名。所由著也。隋志有五經通義八卷。注梁有九卷。不著撰人。唐

班固承建初之詔。作白虎通義。儒林傳稱通義固本傳稱通德。後人去義字。稱白虎通。非是。應劭時流之失。作風俗通。蓋章句訓詁。未流浸失。而經解論議。家言起而救之。二子爲書。是後世標通之權輿也。自

是依經起義。則有集解。杜預左傳范甯。荀爽九家易。崔靈恩毛詩。許慎五經異義。韋昭周禮。然否。何休公羊墨守。鄭元駁梁何晏論語集註。孔倫裴松之。裴駮經傳。王肅賀瑒五經異同。

然否。評兼明書。諸目其書。雖不標通。而體實存通之義。經部流別。不可不辨也。若夫堯舜之典。明兼明書。諸目其書。雖不標通。而體實存通之義。經部流別。不可不辨也。若夫堯舜之典。

統名夏書。左傳稱虞書爲夏書。馬融鄭元。下肅三家首。國語國策。不從周記。太史百三十篇。皆皆題虞夏書。伏生大傳。首籍亦夏。虞夏傳國語國策。不從周記。太史百三十篇。

自名一子。本名太史公書。班固五行地理上溯夏周。馬遷之闕略。不必以漢爲斷也。古入一家之言。文成法立。離合餘配。惟禮是視。固未嘗別爲標題。分其部次也。梁武帝以遷固而下。

家之言。文成法立。離合餘配。惟禮是視。固未嘗別爲標題。分其部次也。梁武帝以遷固而下。

斷代爲書。於是上起三皇。下訖梁代。撰爲通史一編。欲以包羅衆史。史籍標通。此濫觴也。嗣
 是而後。源流漸別。總今古之學術。而紀傳一規乎史。遷鄭樵通志作焉。通志精要在乎義例。蓋一家之言。諸子之
準識而寓於諸史之規矩。原不以統前史之書志。而撰述取法乎官禮杜佑通典作焉。通典者據見長也。後人議其疎陋非也。
秩政 合紀傳之互文。紀傳之文互爲詳略。而編次總括乎荀袁。荀悅漢紀三十卷。袁宏後漢紀三十卷。皆易紀傳爲編年。司馬光資
 治通鑑作焉。彙公私之述作。而銓錄畧傲乎孔蕭。北道文苑百卷。昭明太子蕭統文選三十卷。裴濟太和通選作焉。此四子者。或存正史之規。通志是也。自隋志以後。或正編年之的。通鑑或以典故爲紀綱。通
 或以詞章存文獻。選史部之通。於斯爲極盛也。史部與論文家言不一例。至於高氏小史。唐元和中高姚氏統史。唐姚康復之屬。則擢節繁文。自就隱括者也。羅氏路史。宋羅泌。鄧氏商英。明
姚及子迴。姚氏統史。唐姚康復之屬。則擢節繁文。自就隱括者也。羅氏路史。宋羅泌。鄧氏商英。明
元之屬。則自具別裁。成其家言者也。謙周古史考。蘇轍古史。馬驢釋史。錫年體紀。梁唐熊氏九朝通略。宋熊克合呂東簡三朝國史。王珪兩朝國史。質以朝
晉漢周事實。熊氏九朝通略。李延壽洪邁等四朝國史。以編年體爲九朝書。標通而限以朝
代者也。見姓爲代。李氏南北史。薛歐五代史。薛居正歐陽修斷代而仍行通法者也。已
二類雖通。數代終有畧新非。如梁武帝之通史。統合古今。其餘紀傳故事之流。補緝纂錄之策。紛然雜起。雖不能一律以
 繩。要皆仿蕭梁通史之義。而取便耳目。史部流別。不可不知也。夫師法失傳。而人情悞於復
 古。末流浸失。而學者囿於見聞。訓詁流而爲經解。一變而入於子部儒家。應劭風俗通義。蔡邕獨斷之類。再

變而入於俗儒語錄。程朱語錄記者有未別擇處及至再傳而後浸失故曰俗儒三變而入於庸師講章。裝存淺達之類文離莖衍甚於

錄。不知者習而安焉。知者鄙而斥焉。而不知出於經解之通。而失其本旨者也。載筆彙而有

通史。一變而流為史鈔。小史通史之類但節正史並無別裁當入史鈔向再變而流為策士

之括類。文獻通考之類雖微通與而分析次比實為類書之學書無別識通裁便於對策敷陳之用三變而流為鬼園之摘比。綱鑑合纂及時務策

括之。不知者習而安焉。知者鄙而斥焉。而不知出於史部之通。而亡其大原者也。且七略流

而為四部。類例顯明。無復深求古人家法矣。然以語錄講章之混合。則經不為經。子不成子

也。策括類摘之淆雜。則史不成史。集不為集也。四部不能收。九流無所別。紛紜雜出。妄欲附

於通裁。不可不嚴其辨也。夫古人著書即彼陳編。就我創制。所以成專門之業也。後人併省

凡目。取便檢閱。所以入記誦之陋也。夫經師但殊章句。即自名家。費直之易申培之詩儒林

藝文志有費氏說申公魯詩蓋即口授章句也史書因襲相沿。無妨並見。如史遷本春秋國策諸書無書本史遷而

嫌為專門之業。別具心裁。不嫌貌似也。勦襲講義。沿習久而本旨已非。明人修大全改先儒成說以就已意摘

比典故。原書出而舛訛莫掩。記誦之陋。漫無家法。易為剽竊也。然而專門之精。與剽竊之陋

其相判也。蓋在幾希之間。則別擇之不可不慎者也。

通史之修。其便有六。一曰免重複。二曰均類例。三曰便銓配。四曰平是非。五曰去牴牾。六曰

詳鄰事其長有二。一曰具剪裁。二曰立家法。其弊有三。一曰無短長。二曰仍原題。三曰忘標目。何謂免重複。夫鼎革之際。人物事實。同出並見。勝國無徵。新王興瑞。卽一事也。前朝草竊。新主前驅。卽一人也。董卓呂布。范陳各爲立傳。禪位册詔。梁陳並載全文。所謂複也。通志總合爲書。事可互見。文無重出。不亦善乎。何謂均類例。夫馬立天官。班創地理。齊志天文。不載推步。唐書藝文。不敘淵源。依古以來。參差如是。鄭樵著略。雖變史志章程。自成家法。但六書七音。原非沿革。昆蟲草木。何嘗必欲易代。相仍乎。惟通前後而勒成一家。則例由義起。自就隱括。隋書五代史志。梁陳北齊周隋終勝沈蕭魏氏之書矣。沈約宋志蕭子顯南齊志魏收魏志皆參差不齊也。何謂便銓配。包羅諸史。制度相仍。惟人物挺生。各隨時世。自后妃宗室標題。著其朝代。至於臣下。則約畧先後。以次相比。南北朝更以宗室分冠諸臣之上。以爲識別。歐陽五代史始標別朝代。然子孫附於祖父。世家會聚宗支。南北朝更不盡以朝代爲斷。一門血脈相承。時世盛衰。亦可因而見矣。卽楚之屈原。將漢之賈生。同傳。周之太史。僭韓之公子。同科。古人正有深意。相附而彰。義有獨斷。未學膚受。豈得從而妄議耶。何謂平是非。夫曲直之中。定於易代。然晉史終須帝魏。而周臣不立韓通。雖作者挺生。而國嫌宜慎。則亦無可如何者也。惟事隔數代。而衡鑑至公。庶幾筆削平允。而折衷定矣。何謂去牴牾。斷代爲書。各有裁制。詳略去取。亦不相妨。惟首尾交錯。互有出入。則牴牾之端。從此見矣。居

攝之事。班殊於范。二劉始末。劉表范異於陳。統合爲編。庶幾免此。何謂詳鄰事。僭國載紀。四
裔外國。勢不能與一代同其終始。而正朔紀傳斷代爲編。則是中朝典故居全。而蕃國載紀
乃參半也。惟南北統史。則後梁東魏悉其端。而五代彙編。斯吳越荆潭終其絕也。凡此六者。
所謂便也。何謂具剪裁。通合諸史。豈第括其凡例。亦當補其缺略。截其浮辭。平突填砌。乃就
一家繩尺。若李氏南北二史。文省前人。事詳往牒。故稱良史。蓋生乎後代。耳目聞見。自當有
補前人。所謂憑藉之資。易爲力也。何謂立家法。陳編具在。何貴重事編摩。專門之業。自具體
要。若鄭氏通志。卓識名理。獨見別裁。古人不能任其先聲。後代不能出其規範。雖事實無殊
舊錄。而辨名正物。諸子之意。寓於史裁。終爲不朽之業矣。凡此二者。所謂長也。何謂無短長
纂輯之書。略以次比。本無增損。但易標題。則劉知幾所謂學者。寧習本書。忌窺新錄者矣。何
謂仍原題。諸史異同。各爲品目。作者不爲更定。自就新裁。南史有孝義而無列女。詳列通志
稱史記以作時代。通志漢魏諸人皆標漢魏稱時代非稱史書也而史記所載之人亦標史記而不標時代則悞仍原文也一隅三反。則去取失
當者多矣。何謂忘題目。帝王后妃宗室世家。標題朝代。其別易見。臣下列傳。自有與時事相
值者。見於文詞。雖無標別。但玩敘次。自見朝代。至於獨行方伎。文苑列女諸篇。其人。不盡涉
於世事。一例編次。若南史吳達韓靈敏諸人。幾何不至於讀其書。不知其世耶。凡此三者。所

謂弊也。

說文訓通爲達。自此之彼之謂也。通者所以通天下之不通也。讀易如無書。讀書如無詩。爾雅治訓詰小學。明六書通之謂也。古人離合撰著。不言而喻。漢人以通爲標目。梁世以通入史裁。則其體例蓋有截然不可混合者矣。杜佑以劉秩政典爲未盡。而上達於三五典之所以名通也。奈何魏了翁取趙宋一代之掌故。亦標其名。謂之國朝通典乎。既曰國朝。晝代爲斷。何通之有。是亦循名而不思其義者也。六卿聯事。職官之書。亦有通之義也。奈何潘迪取有元御史之職守。亦名其書謂之憲臺通紀耶。又地理之學。自有專門。州郡志書。當隸外史。詳外篇毫州志證。前明改元代行省爲十三布政使司。所隸府州縣衛。各有本志。使司幅員既廣。所在府縣。懼其各自爲書。未能一轍也。於是哀合所部。別爲通志。通者。所以通府州縣衛之各不相通也。奈何。修通志者。取府州縣山川人物。分類爲編。以府領縣。以縣領事實人文。摘比分標。不相聯合。如是爲書。則讀者但閱府縣本志可矣。又何所取於通哉。夫通史人文。上下千年。然而義例所通。則隔代不嫌合撰。使司所領。不過數十州縣。而斤斤分界。惟恐越畔爲虞。良由識乏通林。遂使書同胥史矣。

橫通

通人之名。不可以概擬也。有專門之精。有兼覽之博。各有其不可。易易則不能爲良。各有其不相謀。謀則不能爲益。夫通之爲名。蓋取譬於道路。四衝八達。無不可至。謂之通也。然究其心之所識。雖有高下偏全大小廣狹之不同。而皆可以達於大道。故曰通也。然亦有不可四衝八達。不可達於大道。而亦不得不謂之通。是謂橫通。橫通之與通人。同而異。近而遠。合而離。

老賈善於販書。舊家富於藏書。好事勇於刻書。皆博雅名流。所與把臂入林者也。禮失求野。其聞見亦頗有可以補博雅名流所不及者。固君子之所必訪也。然其人不適琴工碑匠。藝業之得接於文雅者耳。所接名流既多。習聞清言名論。而胸無智珠。則道聽塗說。根底之淺陋。亦不難窺。周學士長發。以此輩人謂之橫通。其言奇而確也。故君子取其所長。而略其所短。譬琴工碑匠之足以資用而已矣。無如學者。陋於聞見。接橫通之議論。已如疾雷之破山。遂使魚目混珠。清流無別。而其人亦遂囂然自命。不自知其通之出於橫也。江湖揮塵。別開琴工碑匠家風。君子所宜慎流別也。

徐生善禮容。制氏識鏗鏘。漢廷討論禮樂。雖宿儒者學。有不如徐生制氏者矣。議禮樂者。豈可不與相接。然石渠天祿之議論。非徐生制氏所得參也。此亦禮樂之橫通者也。

橫通之人可少乎。不可少也。用其所通之橫。以佐君子之縱也。君子亦不沒其所資之橫也。則如徐生之禮容。制氏之鏗鏘。爲補於禮樂。豈少也哉。無如彼不自知其橫也。君子亦不察識其橫也。是禮有玉帛。而織婦琢工。可參高堂之座。樂有鐘鼓。而鎔金制革。可議河間之記也。故君子不可以不知流別。而橫通不可以強附清流。斯無惡矣。

評婦女之詩文。則多假借。作橫通之序跋。則多稱許。一則憐其色。一則資其用也。設如試院之糊名易書。俾略知臭味之人。詳晰辨之。有不可欺者矣。雖然。婦女之詩文。不過風雲月露。其陋易見。橫通之序跋。則稱許學術。一言爲智。爲不智。君子於斯宜有慎焉。

橫通之人。無不好名。好名者。陋於知意者也。其所依附。必非第一流也。有如師曠之聰。辨別通於鬼神。斯惡之矣。故君子之交於橫通也。不盡其歡。不竭其忠。爲有試之譽。留不盡之辭。則亦足以相處矣。

繁稱

嘗讀左氏春秋。而苦其書人名字。不爲成法也。夫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諡周道也。此則稱於禮文之言。非史文述事之例也。左氏則隨意雜舉。而無義例。且名字謚行以外。更及官爵封邑。一篇之中。錯出互見。苟非註釋相傳。有受授至今。不復識爲何如人。是以後世史文。

莫不鑽仰左氏。而獨於此事。不復相師也。

史遷創列傳之體。列之爲言。排列諸人爲首尾。所以標異編年之傳也。然而列人名目。亦有不齊者。或爵淮陰侯。或官李將軍。或直書名。雖非左氏之錯出。究爲義例不純也。或曰遷有微意焉。夫據事直書。善惡自見。春秋之意也。必標目以示褒貶。何怪沈約魏收諸書。直以標題爲戲。况七十列傳。稱官爵者偶一見之。餘並直書姓名。而又非例之所當貶。則史遷創始之初。不能無失云爾。必從而爲之辭。則害於道矣。

唐末五代之風詭矣。稱人不名不姓。多爲諧隱寓言。觀者乍覽其文。不知何許人也。如李曰隴西王標。瑯琊。雖頗乖忤。猶曰著郡望也。莊姓則稱漆園。牛姓乃稱太牢。則詼嘲諧劇。不復成文理矣。凡斯等類。始於駢麗華詞。漸於尺牘小說。而無識文人。乃用之以記事。宜乎試牘之文。流於茁軋。而文章一道。入混沌矣。

自歐曾諸君。擴清唐末五季之詭僻。而宋元三數百年。文辭雖有高下。氣體皆尙清真。斯足尙矣。而宋人又自開其纖詭之門者。則盡人而有號。一號不止。而且三數未已也。夫上古淳質。人止有名而已。周道尙文。幼名冠字。故卑行之於尊者。多避名而稱字。故曰字以表德。不足而加之以號。則何說也。流及近世。風俗日靡。始則去名而稱字。漸則去字而稱號。於是卑

行之於所尊。不但諱名。且諱其字。以爲觸犯。豈不詔且瀆乎。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稱號諱字。其不正不順之尤者乎。

號之原起。不始於宋也。春秋戰國。蓋已兆其端矣。陶朱鷗夷子皮。有所託而逃焉者也。鷗冠

鬼谷諸子。自隱姓名。人則因其所服所居而加之號也。皆非無故而云然也。唐開元間。宗尙

道教。則有真人賜號。南華冲虛之類法師賜號。葉靖法師之類女冠賜號。太真玉妃之類僧伽賜號。三藏法師之類

不始開元今以類舉及之此則二氏之徒所標榜後乃遠於隱逸。陳搏林逋之類尋播及於士流矣。然出朝廷所

賜。雖非典要。猶非本人自號也。度當日所以榮寵之意。已死者同於謚法。未死者同於頭銜。

蓋以空言相賞而已矣。

自號之繁。傲於郡望。而沿失於末流之已甚者也。蓋自六朝門第。爭標郡望。凡稱名者。不用

其所居之本貫。而惟以族姓著望。冠於題名。此劉子元之所以反見笑於史官也。沿之既

久。則以郡望爲當時之文語而已矣。既以文語相與鮮新。則爭奇弔詭。各隨其意。自爲標榜。

故別號之始。多從山泉林藪以得名。此足徵爲郡望之變。而因託於所居之地者然也。漸乃

易爲堂軒亭苑。則因居地之變。而反託於所居之室者然也。初則因其地。而後乃不必有其

地者。造私臆之山川矣。初或有其室。而後乃不必有其室者。構空中之樓閣矣。識者但知人

心之尙詭。而不知始於郡望之濫觴。是以君子惡夫作俑也。

蜂泉溪橋樓亭軒館。亦既繁複而可厭矣。乃又有出於諧聲隱語。此則宋元人之所未及開。

而其風實熾於前明至近日也。或取字之同音者爲號。或取字形離合者爲號。夫盜賊自爲號者。將以惑衆也。黃巾

其類甚多。娼優自爲號者。將以媚客也。燕鶯娟素之類甚多。而士大夫乃反不安其名字。而紛紛稱號焉。其

亦不思而已矣。

逸囚多改名。懼人知也。出婢必更名。易新主也。故屢逸之囚。轉賣之婢。其名必多。所謂無如

何也。文人既已架字而立號。苟有寓意。不得不然。一已足矣。顧一號不足。而至於三且五焉。

噫。可謂不憚煩矣。

古人著書。往往不標篇名。後人較讐。卽以篇首字句名篇。不標書名。後世較讐。卽以其人名

書。此見古人無意爲標榜也。其有篇名書名者。皆明白易曉。未嘗有意爲弔詭也。然而一書

兩名。先後文質。未能一定。則皆較讐諸家。易名著錄。相沿不察。遂開歧異。初非著書之人。自

尙新奇爲弔詭也。

有本名質而著錄從文者。有本名文而著錄從質者。有書本全而爲人偏舉者。有書本偏而

爲人全稱者。學者不可不知也。本名質而著錄從文者。老子本無經名。而書尊道德。莊子本

以人名而書著南華之類是也。漢稱莊子唐則勅尊南華真經在開元時隋志已有南華之目本名文而著錄從質者劉安

之書。本名鴻烈解。而漢志但著淮南門外。蒯通之書。本名雋永。而漢志但著蒯通。本名之類

是也。雋永一十八首見本傳與志不符書名本全而為人偏舉者。呂氏春秋。有十紀八覽六論。而後人或稱

呂覽。屈原二十五篇。離騷其首篇。而後世竟稱騷賦之類是也。劉向名之楚辭後世遂為專部書名本偏而

為人全稱者。史記為書策紀載總名。而後人專名太史公書。孫武八十餘篇。有圖有書。而後

人即十三篇。稱為孫子之類是也。此皆較讐著錄之家。所當留意。已詳較讐通義雖亦質文升降。時

會有然。而著錄之家。不為別白。則其流弊。無異別號稱名之弔詭矣。

子史之書。名實同異。誠有流傳而不能免者矣。集部之興。皆出後人綴集。故因人立名。以示

誌別。東京訖於初唐。無他歧也。中葉文人。自定文集。往往標識集名。會昌一品。元白長慶之

類。抑亦支矣。然稱舉年代猶之可也。或以地名。杜牧樊川集獨孤及毘陵集之類或以官名。韓偓翰猶有所

取。至於詼諧嘲弄。信意標名。如錦囊。李松忘筌玉楊懷披沙李威屠龍儼聲書顏漫編元結紛紛標

目。而大雅之風。不可復作矣。

子史之書。因其實而立之名。蓋有不得已焉耳。集則傳文之散著者也。篇什散著。則皆因事

而發。各有標題。初無不辨。宗旨之患也。故集詩集文。因其散而類為一人之言。則即人以名

集。足以識矣。上焉者。文雖散而宗旨出於一是。固子史專家之遺範也。次焉者。文墨之佳。而萃爲一則。亦雕龍技曲之一得也。其文與詩。既以各具標名。則固無庸取其會集之詩文。而別名之也。人心好異。而競爲標題。固已侈矣。至於一名不足。而分輯前後。離析篇章。或取歷官資格。或取遊歷程途。富貴則奢張榮顯。卑微則醞釀寒酸。巧立名目。橫分字號。遂使一人詩文集名無數。標題之錄。靡於文辭。篇卷不可得而齊。著錄不可從而約。而問其宗旨。核其文華。黃茅白葦。毫髮無殊。是宜概付丙丁。豈可猥塵甲乙者乎。歐蘇諸集已欠簡要。猶取文則無理。取闕矣。

匡謬

書之有序。所以明作書之旨也。非以爲觀美也。序其篇者。所以明一篇之旨也。至於篇第相承先後次序。古人蓋有取於義例者焉。亦有無所取於義例者焉。約其書之旨而爲之。無所容勉强也。周易序卦二篇。次序六十四卦相承之義。乾坤屯蒙而下。承受各有說焉。易義雖不盡此。此亦易義所自具。而非強以相加也。吾觀後人之序書。則不得其解焉。書之本旨。初無篇第相仍之義例。觀於古人而有慕。則亦爲之篇序焉。猥填泛語。強結韻言。以爲故作某篇第一。故述某篇第二。自謂淮南太史班固揚雄。何其惑耶。夫作之述之。誠聞命矣。故一故

其說又安在哉。且如序卦屯次乾坤必有其義。盈天地間惟萬物。屯次乾坤之義也。故受之以屯者。蓋言不可受。以需訟諸卦。而必受以屯之故也。蒙需以下亦若是焉而已矣。此序卦之所以稱次第也。後人序篇。不過言斯篇之不可不作耳。必於甲前乙後。強以聯綴爲文。豈有不可互易之理。如屯蒙之相次乎。是則摹易序者。不如序詩書之爲得也。詩書篇次豈盡無義例哉。然必某篇若何而承某篇。則無是也。六藝垂教。其接一也。何必優於易序。而歎於詩書之序乎。趙岐孟子篇序尤爲穿鑿無取

夫書爲象數而作者。其篇章可以象數求也。其書初不關乎象數者。必求象數以實之。則鑿矣。易有兩儀四象。八八相生。其卦六十有四。皆出天理之自然也。太元九九爲八十一。潛虛五五爲二十五。擬易之書。其數先定而後摛文。故其篇章同於兵法之部伍。可約而計也。司馬遷著百三十篇。自謂紹名世而繼春秋。信哉。三代以後之絕作矣。然其自擬。則亦有過焉者也。本紀十二。隱法春秋之十二公也。秦紀分割莊襄以前。別爲一卷。而末終漢武之世。爲作今上本紀。明欲分占篇幅。欲副十二之數也。夫子春秋文成法立。紀元十二。時世適然。初非十三已盈。十一則缺也。漢儒求古。多拘於迹。識如史遷。猶未能免。此類是也。然亦本紀而已。他篇未必皆有意耳。而治遷書者之紛紛好附會也。則曰十二本紀。法十二月也。八書法

八風十表法十干。三十世家法一月三十日。七十列傳法七十二候。百三十篇法一歲加閏。此則支離而難喻者矣。就如其說。則表法十干。紀當法十二支。豈帝紀反用地數。而王侯用天數乎。歲未及三。何以象閏。七十二候。何以缺二。循名責實。觸處皆矛盾矣。然而子史諸家。多沿其說。或取陰陽奇偶。或取五行生成。少則併於三五。多或配至百十。寧使續龜斷鶴。要必象數相符。孟氏七篇。必依七政。屈原九歌。難合九章。近如鄧氏函史之老陽少陽。景岳全書之八方八陣。則亦幾何其不為兒戲耶。

古人著書命篇。取辨甲乙。非有深意也。六藝之文。今具可識矣。蓋有一定之名。與無定之名。要皆取辨甲乙。非有深意也。一定之名。典謨貢範之屬是也。帝與臯陶謨禹貢洪範皆古經定名。他如多方多士梓材之類。

皆非定名。無定之名。風詩雅頌之屬是也。皆以章首二字為名。諸子傳記之書。亦有一定之名。與無定之名。隨文起例。不可勝舉。其取辨甲乙。而無深意。則大略相同也。象數之書。不在其例。夫子沒而微言絕。論

語二十篇。固六藝之奧區矣。然學而為政。諸篇目。皆取章首字句標名。無他意也。孟子七篇。或云萬章之徒所記。或云孟子自著。要亦誦法論語之書也。梁惠王與公孫丑之篇名。則亦章首字句。取以標名。豈有他哉。說者不求篇內之義理。而過求篇外之標題。則於義為鑿也。師弟問答。自是常事。偶居章首。而取以名篇。何足異哉。說者以為衛靈公與季氏。乃當世之

諸侯大夫孔子道德爲王者師故取以名篇與公冶雍也諸篇等於弟子之列爾孟子篇名有梁惠王滕文公皆當世之諸侯而與萬章公孫丑篇同列亦此例也此則可謂穿鑿而無理者矣就如其說則論語篇有泰伯古聖賢也堯曰古聖帝也豈亦將推夫子爲堯與泰伯之師乎微子孔子祖也微子名篇豈將以先祖爲弟子乎且諸侯之中如齊桓晉文豈不賢於衛靈弟子自是陳同時者而言則魯哀與齊景亦較衛靈爲賢不應取此也晏嬰蘧瑗豈不賢於季氏同在章中何不升爲篇首而願去彼取此乎孟子之於告子蓋卑之不足道矣乃與公孫萬章躋之同列則無是非之心矣執此義以說書無怪後世著書妄擬古人而不得其意者沿沿未已也或曰附會篇名強爲標榜蓋漢儒說經求其說而不免太過者也然漢儒所以爲此豈竟全無所見而率然自伸其臆歟余曰此恐周末賤儒已有開其端矣著書之盛莫甚於戰國以著書而取給爲干祿之資蓋亦始於戰國也故屈平之草稿上官欲奪而國策多有爲人上書則文章重而著書開假借之端矣五蠹孤憤之篇秦于見之至恨不與同生則下以是干上亦以是取矣求取者多則矜榜起而飾僞之風亦開余覽漢藝文志儒家者流則有魏文侯與平原君書讀者不察以謂戰國諸侯公子何以入於儒家不知著書之人自託儒家而述諸侯公子請業質疑因以所問之人名篇居首其書不傳後人悞於標題之名遂謂文侯

平原所自著也。夫一時逐風會而著書者。豈有道德可爲人師。而諸侯卿相。漫無擇決。概焉相從而請業哉。必有無其事。而託於貴顯之交。以欺世者矣。國策一書。多記當時策士智謀。然亦時有奇謀詭計。一時未用。而著書之士。愛不能割。假設主臣問難。以快其意。如蘇子之於薛公。及楚太子事。其明徵也。然則貧賤而託顯貴交言。愚陋而附高明爲伍。策士誇詐之風。又值言辭相矜之際。天下風靡久矣。而說經者。目見當日時事如此。遂謂聖賢道德之隆。必藉諸侯卿相。相與師尊。而後有以出一世之上也。嗚呼。此則囿於風氣之所自也。假設問答以著書。於古有之乎。曰有。從實而虛者。莊列寓言。稱述堯舜孔顏之問答。望而知其爲寓也。有從虛而實者。屈賦所稱漁父詹尹。本無其人。而入以屈子所自言。是彼無而屈子固有也。亦可望而知其爲寓也。有從文而假者。楚太子與吳客。烏有先生與子虛也。有從質而假者。公穀傳經。設爲問難。而不著人名是也。後世之士。摘詞揆藻。率多詭託。知讀者之不泥迹也。考質疑難。必知真名。不得其人。而以意推之。則稱或問。恐其以虛構之言。悞後人也。近世著述之書。余不能無惑矣。理之易見者。不言可也。必欲言之。直筆於書。其亦可也。作者必欲設問。則已迂矣。必欲設問。或託甲乙。抑稱或問。皆可爲也。必著人以實之。則何說也。且所託者。又必取同時相與周旋。而少有聲望者也。否則不足以標榜也。至取其著。而還

詰問之其人。初不知也。不亦誣乎。且問答之體。問者必淺。而答者必深。問者有非。而答者必是。今僞託於問答。是常以深且是者自予。而以淺且非者予人也。不亦薄乎。君子之於著述。苟足顯其義。而折是非之中。雖果有其人。猶將隱其姓名。而存忠厚。况本無是說。而強坐於人乎。誣人以取名。與劫人以求利。何以異乎。且文有起伏。往往假於義有問答。是則在於文勢則然。初不關於義有伏匿也。偷於此而猶須問焉。是必愚而至陋者也。今乃坐人愚陋。而以供已文之起伏焉。則是假推官以叶韻也。昔有居下僚而吟詩。誇上官者。上官召之。適與某推官者同見。上官詰之其人。復吟詩以自解。而結語云。問某推官。推官初不知也。惶懼無以自白。退而詰其何爲見誣。答曰。非有他也。借君銜以叶韻爾。

問難之體。必屈問而申答。故非義理有至要。君子不欲著屈者之姓氏也。孟子拒楊墨。必取楊墨之說而闢之。則不惟其人。而惟其學。故引楊墨之言。但明楊墨之家學。而不必專指楊朱墨翟之人也。是其拒之之深。欲痛盡其支裔也。蓋以彼我不兩立。不如是不足以明先王之大道也。彼異學之視吾儒。何獨不然哉。韓非治刑名之說。則儒墨皆在所擯矣。墨者之言少。而儒則詩書六藝。皆爲儒者所稱述。故其歷詆堯舜文周之行事。必藉儒者之言以辨之。故諸難之篇。多標儒者以爲習射之的焉。此則在彼不得不然也。君子之所不屑較也。然而

其文華而辨。其意刻而深。後世文章之士。多好觀之。惟其文而不惟其人。則亦未始不可參取也。王充論衡。則效諸難之文而爲之。效其文者。非由其學也。乃亦標儒者而詰難之。且其所詰。傳記錯雜。亦不盡出儒者也。張坐儒說。而爲誌射之韵焉。王充與儒何仇乎。且其間。孔刺孟諸篇之辨難。以爲儒說之非也。其文有似韓非矣。韓非細儒。將以申刑名也。王充之意。將亦何申乎。觀其深斥韓非鹿馬之喻。以尊儒。且其自敘辨別。流俗傳訛。欲正人心風俗。此則儒者之宗旨也。然則王充以儒者而拒儒者乎。韓非宗旨。固有在矣。其文之雋。不在能斥儒也。王充泥於其文。以爲不斥儒則文不雋乎。凡人相詬。多反其言以詬之。情也。斥名而詬。則反詬者必易其名。勢也。今王充之斥儒。是彼斥反詬。而仍用己之名也。

質性

洪範三德。正直協中。剛柔互克。以劑其過與不及。是約天下之心。知血氣聰明才力。無出於三者之外矣。孔子之教弟子。不得中行。則思狂狷。是亦三德之取材也。然而鄉愿者流。貌似中行而譏狂狷。則非三德所能約也。孔孟惡之爲德之賊。蓋與中行狂狷亂而爲四也。乃人心不古。而流風下趨。不特僞中行者。亂三爲四。抑且僞狂僞狷者然。亦且亂四而爲六。不特中行不可希冀。即求狂狷之誠。然何可得耶。孟子之論知言。以爲生心發政害於其事。吾蓋

於撰述諸家。深求其故矣。其曼衍爲書。本無立言之旨。可弗論矣。乃有自命成家。按其宗旨。不盡無謂。而接以三德之實。則失其本性。而無當於古人之要道。所謂似之而非也。學者將求大義於古人。而不於此致辨焉。則始於亂三而六者。究且因三僞而亡三德矣。嗚呼。質性之論。豈得已哉。

易曰。言有物而行有恆。書曰。詩言志。吾觀立言之君子。歌咏之詩人。何其紛紛耶。求其物而不得也。探其志而茫然也。然而皆曰。吾以立言也。吾以賦詩也。無言而有言。無詩而有詩。卽其所謂物與志也。然而自此紛紛矣。

有志之士。矜其心。作其意。以謂吾不漫然有言也。學必本於性天。越必要於仁義。稱必歸於詩書。功必及於民物。是堯舜而非桀紂。尊孔孟而拒楊墨。其所言者。聖人復起。不能易也。求其所以爲言者。宗旨茫然也。譬如彤弓湛露。奏於賓筵。聞者以謂肄業及之也。或曰。宜若無罪焉。然而子莫於焉執中。鄉愿於焉無刺也。惠子曰。走者東走。逐者亦東走。東走雖同。其東走之情則異。觀斯人之所言。其爲走之東歟。逐之東歟。是未可知也。然而自此又紛紛矣。豪傑者出。以謂吾不漫然有言也。吾實有志焉。物不得其平則鳴也。觀其稱名指類。或如詩人之比興。或如說客之諧隱。卽小而喻犬。弔古而傷時。嬉笑甚於裂眦。悲歌可以當泣。誠有

不得已於所言者。以謂賢者不得志於時。發憤著書。以自表見也。蓋其旨趣不出於騷也。吾讀騷人之言矣。紛吾有此內美。又重之以修能。太史遷曰。余讀離騷悲其志。又曰。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其志潔。其行廉。皜然泥而不滓。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此賈之所以弔屈。而遷之所以傳賈也。斯皆三代之英也。若夫託於騷以自命者。求其所以卒騷之故而茫然也。嗟窮嘆老。人富貴而已貧賤也。人高第而已擯落也。投權要而遭按劍也。爭勢利而被傾軋也。爲是不得志。而思託文章於騷雅。以謂古人之志也。不知中人而下。所謂齊心同所願。含意而未伸者也。夫科舉擢百十高第。必有數千賈誼。痛哭以弔湘江。江不聞矣。吏部敘千百有位。必有盈萬。屈原搔首以賦天問。天厭之矣。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吾謂卒騷者。有屈賈之志則可。無屈賈之志則鄙也。然而自命爲騷者。且紛紛矣。有曠觀者從而解曰。是何足以介也。吾有所言。吾以適吾意也。人以吾爲然。吾不喜也。人不以吾爲然。吾不愠也。古今之是非。不欲其太明也。人我之意見。不欲其過執也。必欲信今。又何爲也。有言不如無言之爲愈也。是其宗旨。蓋欲託於莊周之齊物也。吾聞莊周之言曰。內聖外王之學。暗而不明也。百家往而不反。道術將裂也。寓言十九。卮言日出。然而適調上遂充實而不可以已。則非無所持。而漫爲達觀以畧世事也。今附莊而稱達者。其旨果以言爲

無用歟。雖其無用之說。可不在也。而其無用之說。將以垂教歟。則販夫皂隸。亦未聞其必斬有用也。豕腹饕餮。羊角戡戡。何嘗欲明古今之是非。而執人我之意見也哉。怯之所以勝勇者。力有餘而不用也。訥之所以勝辨者。智有餘而不競也。蛟龍戰於淵。而鱗鱗不知其勝負。虎豹角於山。而狴狸不知其強弱。乃不能也。非不欲也。以不能而託於不欲。則夫婦之愚。可齊上智也。然而遁其中者。又紛紛矣。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陽變陰合。循環而不窮者。天地之氣化也。人秉中和之氣以生。則爲聰明睿智。毗陰毗陽。是宜剛克柔克。所以貴學問也。驕陽疹陰。中於氣質。學者不能自克。而以似是之非爲學問。則不知其不學也。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莊周屈原。其著述之狂狷乎。屈原不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不脩不潔之狷也。莊周獨與天地精神相往來。而不傲倪於萬物。進取之狂也。昔人謂莊屈之書。哀樂過人。蓋言性不可見。而情之奇至。如莊屈狂狷之所以不朽也。鴛鴦者流。託中行而言性。天。則倚易見不足道也。於學見其人。而以情著於文。庶幾狂狷可與乎。然而命騷者。命莊者。或狂狷不可見。而鄙且妄者。紛紛自命也。夫情本於性也。才率於氣也。異於陰陽之間者。不能無盈虛消息之機。才情不離乎血氣。無學以持之。不能不受陰陽之移也。陶舞愠戚。一身之

內。環轉無端而不自知。苟盡其理。雖張子憤樂相擊。不過是也。其下焉者。各有所至。亦各有所通。大約樂至沉酣而借光景。必轉生悲。而憂患既深。知其無可如何。則反爲曠達。庶原憂極。故有輕舉遠遊。餐霞飲澆之賦。莊周樂至。故有後天不見天地之純。吾人天體之悲。此亦倚伏之至理也。若夫毗於陰者。妄自期許。感慨橫生。賊夫騷者也。毗於陽者。猖狂無主。動稱自然。賊夫莊者也。然而亦且循環未有已矣。

族子廷楓曰。論史才史學。而不論史德。論文情文心。而不論文性。前人自有缺義。此與史德篇。俱足發前人之覆。

黠陋

取藩於董澤。承考於長楊。矜諷者之通。著卜肆之應。人謂其黠也。非黠也。陋也。名者實之寶。狗名而忘實。并其所求之名而失之矣。質去而文不能獨存也。太上忘名。知有當務而已。不必人之謂我何也。其次顧名而思義。天下未有苟以爲我樹名之地者。因名之所在。而思其所以然。則知當務而可自勉矣。其次畏名而不妄爲。盡其所知所能。而不強所不知不能。黠者視之。有似乎拙也。非拙也。交相爲功也。最下狗名而忘實。

取藩於董澤。何謂也。言文章者。宗左史。左史之於文。猶六經之刪述也。左因百國贊書。史因

尚書國語。及世本國策。楚漢春秋諸記載。已所爲者十之一。刪述所存十之九也。君子不以爲非也。彼著書之旨。本以刪述爲能事。所以繼春秋而成一家之言者。於是兢兢焉。事辭其次焉者也。古人不以文辭相矜私。史文又不可以憑虛而別構。且其所本者。並懸於天壤。觀其入於刪述之文。辭猶然。各有其至焉。斯亦陶鑄同於造化矣。吾觀近日之文集。而不能無惑也。傳記之文。古人自成一家之書。不以入集。後人散著。以入集。文章之變也。旣爲集中之傳記。卽非刪述專家之書矣。筆所聞見。以備後人之刪述。庶幾得當焉。黜於好名。而陋於知意者。窺見當世之學問文章。而不能無動矣。度己之才力。不足以致之。於是見史家之因襲。而黜次其文爲傳記。將以淵海其集焉。而不知其不然也。宣城梅氏之歷算家。有其書矣。哀錄歷議。書盈二卷。以爲傳而入文集。何爲乎。退而省其私。未聞其於律算有所解識也。丹溪朱氏之醫理。人傳其學矣。節鈔醫案。文累萬言。以爲傳而入文集。何爲乎。進而求其說。未聞其於方術有所辨別也。班固因洪範之傳。而述五行。因七畧之書。而敘藝文。班氏未嘗深於災祥。精於校讐也。而君子以謂班氏之刪述。其功有補於馬遷。又美班氏之刪述。善於因人。而不自用也。蓋以漢書爲廟堂。諸家學術。比於大鋪鼓之陳也。今爲梅朱作傳者。似羨宗廟百官之美富。而竊取庭燎反玷以爲蓬戶之飾也。雖然。亦可謂拙矣。經師授受。子術專

家。古人畢生之業也。苟可獵取菁華以爲吾文之富有。則四庫典籍猶董澤之蒲也。又何沾沾於是乎。

承考於長楊。何謂也。善則稱親。過則歸己。此孝子之行。亦文章之體也。詩書之所稱述遠矣。三代而後。史遷班固。俱世爲史。而談彪之業。亦畧見於遷固之敘矣。後人乃謂固盜父書。而遷稱親善。由今觀之。何必然哉。談之緒論。僅見大家宗旨。至於留滯周南。父子執手歛歔。以史相授。僅著空文。無有實跡。至若彪著後傳。原委具存。而三紀論贊。明著彪說。見家學之有所授受。何得如後人之所言。致敗鄭樵誣班氏以盜襲之嫌哉。第史遷之敘談。既非有意爲畧。而班固之述彪。亦非好爲其詳。孝子甚愛其親。取其親之行業。而筆之於書。必肖其親之平日。而身之所際不與也。吾觀近日之文集。而不能無惑焉。其親無所稱述歟。闕之可也。其親僅有小善歟。如其量而錄之。不可畧而爲漏。溢而爲誣可也。詰於好名。而陋於知意者。侈陳己之功績。累牘不能自休。而曲終奏雅。則曰吾先人之教也。甚至敷張己之榮遇。津津有味其言。而賦卒爲亂。則曰吾先德之報也。夫自敘之文。過於揚厲。劉知幾猶譏其言志不讓。率爾見晒矣。况稱述其親。乃爲自詡地乎。夫張湯有後。史臣爲薦賢者勸也。出之安世之口。則悖矣。伯起世德。史臣爲清忠者幸也。出之秉賜之書。則舛矣。昔人謂長楊上林諸賦。侈陳

遊觀而未寓箴規。以謂諷一而勸百。斯人之文。其殆自詡百而稱觀者一歟。矜謁者之通。何謂也。國史敘詩。申明六義。蓋詩無達言。作者之旨。非有序說。則其所賦不辨。何謂也。今之詩序。以謂傳授失其義。則可也。謂無待於序。不可也。書之有序。或者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當有篇目歟。今之書序。意亦經師授受之言。做詩序而爲者歟。讀書終篇。則事理自見。故書雖無序。而書義未嘗有妨也。且書故有序矣。訓誥之文。終篇記言。則必書事首簡。以見訓誥所由作。是記事之書。無需序。而記言之書。本有序也。由是觀之。序之有無。本於文之明晦。亦可見矣。吾觀近日之文集。而不能無惑也。樹義之文。或出前人所已言也。或其是非本易見也。其人未嘗不知之。而必爲之論著者。其中或亦有微意焉。或有所託而諷焉。或有所感而發焉。既不明言其故矣。必當序其著論之時世。與其所見聞之大畧。乃使後人得以參互考質。而見所以著論之旨焉。是亦書序訓誥之遺也。乃觀論著之文。論所不必論者。十常居七矣。其中豈無一二出於有爲之言乎。然如風詩之無序。何由知其微旨也。且使議論而有序。則無實之言。類於經生帖括者。亦稍汰焉。而人多習而不察也。至於序事之文。古人如其事而出之也。乃觀後世文集。應人請而爲傳誌。則多序其請之之人。且詳述其請之之語。偶然爲之。固無傷也。相習成風。則是序外之序矣。雖然猶之可也。結於好名。而墮於

知意者序人請乞之辭。故爲敷張揚厲以諛已也。一則曰吾子道德高深。言爲世楷。不得語子爲文。死者目不瞑焉。再則曰吾子文章學問。當代宗師。苟得吾子一言。後世所徵信焉。已則多方辭讓。人又博類固求。凡斯等類。皆入文辭。於事毫無補益。而借人炫已。何其厚顏之甚邪。且文章不足當此。是誣死也。請者本無是言。是誣生也。若謂事之緣起。不可不詳。則來請者。當由門者通謁。刺擲先投。入座寒溫。包直後饋。亦緣起也。曷亦詳而誌之乎。而謂一時請文稱譽之辭。有異於是乎。

著卜肆之應。何謂也。著作降而爲文集。有天運焉。有人事焉。道德不修。學問無以自立。根本蹶而枝葉萎。此人事之不得不降也。世事殊。而文質變。人世酬酢。禮法制度。古無今有者。皆見於文章。故惟深山不出則已矣。苟涉乎人世。則應求取給。文章之用多。而文體分。分則不能不出於文集。其有道德高深。學問精粹者。卽以文集爲著作。所謂因事立言也。然已不能不雜酬酢之事。與給求之用也。若不得爲子史專家。語無泛涉也。其誤以酬酢給求之文。爲自立。而紛紛稱集者。蓋又不知其幾矣。此則運會有然。不盡關於人事也。吾觀近日之文集。而不能無惑也。史學衰而傳記多雜出。若東京以降。先賢者舊諸傳。拾遺搜神諸記。皆是也。史學廢而文集入傳記。若唐宋以還。諱柳誌銘歌會序述。皆是也。負史才者。不得身當史任。

以盡其能事。亦當搜羅聞見。覈其是非。自著一書。以附傳記之專家。至不得已而因人所請。撰爲碑銘序述諸體。卽不得不爲酬酢應給之辭。以雜其文指。韓柳歐曾之所謂無可如何也。結於好名。而陋於知意者。度其文采。不足以動人。學問不足以自立。於是思有所託。以附不朽之業也。則見當世之人物事功。羣相誇詡。遂謂可得而藉矣。藉之亦似也。不知傳記專門之撰述。其所識解。又不越於韓歐文集也。以謂是非碑誌不可也。碑誌必田子孫之所求。而人之子孫。未嘗求之也。則虛爲碑誌以入集。似乎子孫之求之。自謂庶幾韓歐也。夫韓歐應人之求而爲之。出於不得已。故歐陽自命。在五代之史。而韓氏欲誅奸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作唐之一經。尙恨託之空言也。今以人所不得已而出之者。仰窺有餘羨。乃至優孟以摩之。則是詞科之擬誥。非出於絲綸。七林之答問。不必有是言也。將何以徵金石。昭來許乎。夫舍傳記之直達。而效碑誌之旁通。取其似韓歐耶。則是曠里也。取其應人之求爲文望邪。則是卜肆也。昔者西施病心。而曠里之醜婦。美而效之。富者閉門不出。貧者挈妻子而去。之賤工賣卜於都市。無有過而問者。則曰某王孫厚我。某貴卿神我術矣。

俗嫌

文字涉世之難。俗諱多也。退之遭李愬之毀。平淮西碑本末略季愬功歐陽辨誣蠶之謔從吉解人辭矣。

往學古文於朱先生。先生爲呂舉人誌。呂久困不第。每夜讀甚苦。鄰婦語其夫曰。呂生讀書聲高。而音節凄悲。豈其中有不自得邪。其夫告呂。呂哭失聲。曰。夫人知我。假主文者。能具夫人之聰。我豈久不第乎。由是每讀。則向鄰牆三揖其文。深表呂君不遇傷心。而當時以謂佻薄。無男女嫌。則聚而議之。又爲某夫人誌其夫。教甥讀書不率。撻之流血。太夫人護甥而怒不食。夫人跪勸進食。太夫人怒批其頰。夫人怡色有加。卒得姑歡。其文於慈孝友睦。初無所間。而當時以謂婦遭姑撻。恥辱須諱。又答甥撻婦。俱乖慈愛。則削而去之。余嘗爲遷安縣修城碑文。中敘城久頽廢。當時工程更有急者。是以大吏勸入緩工。今則爲日更久。圯壞益甚。不容更緩。此乃據實而書。宜若無嫌。而當時閱者。以謂碑敘城之宜修。不宜更著勸緩工者。以形其短。初疑其人過慮。其後質之當世。號知文者。則皆爲是說。不約而同。又嘗爲人撰節婦傳。則敘其生際窮困。親族無係援者。乃能力作自給。撫孤成立。而其子則云。彼時親族不盡窮困。特不我母子憐耳。今若云云。恐彼負慚。且成嫌隙。請但述母氏之苦。母及親族不援。此等拘泥甚多。不可更僕數矣。亦有情。又爲朱先生撰壽障題辭云。自癸巳罷學政。歸門下。從遊始爲極盛。而同人中有從遊於癸巳前者。或憤作色曰。必於是後爲盛。是我輩不足重乎。又爲梁文定較注年譜云。公念嫂夫人少寡。終身禮敬如母。遇有拂意。必委曲以得其

歎而或乃曰嫂自應敬今云念其少寡而敬則是防嫂不終其節非真敬也其他瑣瑣爲人所摘議者不可具論姑撮大略於此亦可見文章涉世誠難言矣夫文章之用內不本於事問外不關於世教已失爲文之質而或懷挾偏心詆毀人物甚而攻發隱私詆涅清白此則名教中之罪人縱俾免刑誅天譴所必及也至於是非所在文有抑揚比擬之餘例有賓主厚者必云不薄醇者必曰無疵殆如詩賦必諧平仄西後音調措語必用助辭然後辭達今爲醇厚著者惟恐疵薄是疑是文句必去焉哉乎也而詩句須用全仄全平雖周孔復生不能一語稱完善矣嗟乎經世之業不可以爲涉世之文不虞之譽求全之毀從古然矣讀古樂府形容蜀道艱難太行詰屈以謂所向狹隘險道之窮不知文字一途乃亦崎嶇如是是以深識之士黯默無言自勒名山之業將俟知者發之豈與容悅之流較甘苦哉

鍼名

名者實之賓實至而名歸自然之理也非必然之事也君子順自然之理不求必然之事也君子之學知有當務而已矣未知所謂名安有見其爲實哉好名者流徇名而忘實於是見不忘者之爲實爾識者病之乃欲使人後名而先實也雖然猶未忘夫名實之見者也君子無是也君子用處當由名義先王所以覺世牖民不外名教伊古以來未有舍名而可爲治

者也。何爲好名乃致忘實哉。曰義本無名。因欲不知義者。由於義。故曰名義教本無名。因欲不知教者。率其教。故曰名教。揭而爲名。求實之謂也。譬猶人不知食。而揭樹藝之名。以勸農。人不知衣。而揭益線之名。以勸蠶。煖衣飽食者。不求農蠶之名也。今不問農蠶。而但以飽煖相矜耀。必有輟耕織而忍饑寒。假借糠粃以充飽。隱裏敗絮以僞煖。斯乃好名之弊矣。故名教名義之爲名。農蠶也。好名者之名。飽煖也。必欲驚飽煖之名。未有不強忍饑寒者也。

然謂好名者喪名。自然之理也。非必然之事也。昔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實至而名歸。名亦未必遽歸也。天下之名。定於眞知者。而羽翼於似有知而實未深知者。夫眞知者。必先自知。天下鮮自知之人。故眞能知人者不多也。似有知而實未深知者。則多矣。似有知。故可相與爲聲名。實未深知。故好名者得以售其欺。又况智干術馭。竭盡生平之思力。而謂此中未得一當哉。故好名者往往得一時之名。猶好利者未必無一時之利也。

且好名者。固有所利而爲之者也。如買之利市焉。買必出其居積。而後能獲利。好名者亦必澆漓其實。而後能徇一時之名也。蓋人心不同如其面。故務實者不能盡人而稱善焉。好名之人則務揣人情之所向。不必出於中之所謂誠然也。且好名者必趨一時之風尚也。風尚循環。如春蘭秋菊之互相變易。而不相襲也。人生其間。才質所優。不必適與之合也。好名者。

則必屈曲以徇之。故於心術多不可問也。唇亡則齒寒。魯酒薄而邯鄲圍。此言勢有必至。理有固然也。學問之道。與人無伎忌。而名之所關。伎忌有所必至也。學問之道。與世無矯揉。而名之所在。矯揉有所必然也。故好名者德之賊也。

若夫真知者。自知之確。不求人世之知之矣。其於似有知實未深知者。不屑同道矣。或百世而上。得一人焉。弔其落落無與儔也。未始不待我爲後起之援也。或千里而外。得一人焉。悵其遙遙未接迹也。未始不與我爲比鄰之洽也。以是而問當世之知。則寥寥矣。而君子不以爲患焉。浮氣息風尙乎。天下之大。豈無真知者哉。至是而好名之伎。亦有所窮矣。故曰。實至而名歸。好名者喪名。皆自然之理也。非必然之事也。卒之事亦不越於理矣。

砭異

古人於學求其是。未嘗求異於人也。學之至者。人望之而不能至。乃覺其異耳。非其自有所異也。夫子曰。儉吾從衆。泰也。雖違衆。吾從下。聖人方且求同於人也。有時而異於衆。聖人之不得已也。天下有公是。成於衆人之不知其然而然也。聖人莫能異也。賢智之上。深求其故而信其然。庸愚未嘗有知。而亦安於然。而負其才者。恥與庸愚同其然也。則故矯其說以謂不然。譬如善割烹者。甘旨得人同嗜。不知味者。未嘗不以謂甘也。今恥與不知味者同嗜。好

則必墮糟棄醴去膾炙而尋藜藿。乃可異於庸俗矣。語云。後世苟不公。至今無聖賢。萬世取信者。夫子一人而已矣。夫子之可以取信。又從何人定之哉。公是之不容有違也。夫子論列古之神聖賢人衆矣。伯夷求仁得仁。秦伯以天下讓。非夫子闡幽表微。人則無由知爾。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雖無夫子之稱述。人豈有不知者哉。以夫子之聖。而稱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不聞去取有異於衆也。則天下真無可以求異者矣。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至於聲色臭味。天下之耳目口鼻皆相似也。心之所同然者。理也。義也。然天下歧趨皆由爭理義。而是非之心。亦從而易焉。豈心之同然。不如耳目口鼻哉。聲色臭味有據。而理義無形。有據則庸愚皆知率循。無形則賢智不免於自用也。故求異於人。未有不出於自用者也。治自用之弊。莫如以有據之學。實其無形之理義。而後趨不入於歧途也。夫內重則外輕。實至則名忘。凡求異於人者。由於內不足也。自知不足。而又不勝其好名之心。斯欲求異以加人。而人亦卒莫爲所加也。內不足。不得不矜於外。實不至。不得不驚於名。又人情之大抵類然也。以人情之大抵類然。而求異者。固亦不免於出此則求異者。何嘗異人哉。特異於垣蕩之君子。爾夫馬毛。蠶相同也。齧草飲水。秣芻飼粟。且加之鞍轡。而施以箠勒。無不相同也。或一日而百里。或一日而千里。從同之中。而有獨異者。聖賢豪傑。所以異於常人也。不從衆之所同。而先求其異。

是必詭術竊譽。踉蹌噬齧。不可備馳驅之用者也。

石俗

文章家言及於壽屏祭幃。幾等市井間架。不可入學士之堂矣。其實時爲之也。涉世不得廣應酬故事。而祝嘏陳言。哀輓習語。亦無從出其性靈。而着於此中斤斤焉。耐工論拙。何以異於夢中之占夢歟。夫文所以將其意也。意無所以自申。而概與從同。則古人不別爲辭。如冠男之祝。醮女之命。但舉成文故牘而已矣。文勝之習。必欲爲辭。爲之而豈無所善。則遂相與矜心作意。相與企慕倣效。濫觴流爲江河。不復可堙闕矣。夫文生於質也。始作之者。未通乎變故。其數易盡。沿而襲之者。之所以無善步也。既承不可遏之江河。則當相度宣防。資其灌溉。通其舟楫。乃見神明通久之用焉。文章之道。凡爲古無而今有者。皆當然也。稱壽不見於古。而敘次生平。一用記述之法。以爲其人之不朽。則史傳竹帛之文也。輓祭本出辭章。而歷溯行實。一用誄證之意。以爲其人之終始。則金石刻畫之文也。文生於質。視其質之如何而施吾文焉。亦於世教未爲無補。又何市井間架之足疑。而學士之不擇道哉。

夫生有壽言而死有祭輓。近代亡於禮者之禮也。禮從宜。使從俗。苟不悖乎古人之道。君子之所不廢也。文章之家。卑視壽輓。不知神明其法。槩固至乎此也。其甚焉者。存祭輓而恥錄

壽言近世文人。自定其集。不能割愛。而間存者。亦必別爲卷軸。一似雅鄭之不可同日語也。

在鈍翁以古文自命。動輒呵責他人。其實有才無識。好爲無謂之避忌。反自矜爲有識。大抵如此。此則可謂知一十而昧二五也。彼徒見前

人文集。有哀誄而無壽言。以謂哀誄可通於古。而祝嘏之辭。爲古所無也。不知墓誌始於六朝。碑文盛於東漢。於古未有行也。中郎碑刻。昌黎誌銘。學士盛稱之矣。今觀蔡韓二氏之文集。其間無德而稱。但存詞致。所與周旋而俯仰者。有以異於近代之壽言歟。寬於取古。而刻以繩今。君子以爲有耳而無目也。必以銘誌之倫。實始乎古。則祝嘏之文。未嘗不始於周官六祝之辭。所以祈福祥也。以其文士爲之。之晚出因而區別其類例。豈所語於知時之變者乎。

夫文生於質。壽祝哀誄。因其人之質而施以文。則變化無方。後人所關。可以過於前人矣。夫因乎人者。人萬變而文亦萬變也。因乎事者。事不變而文亦不變也。醜女之辭。冠男之頌。一用成文故典。古人不別爲辭。載在傳記。蓋亦多矣。揖讓之儀文。鼓吹之節奏。禮樂之所不廢也。然而其實不存焉。雖有神聖制作。無取儀文節奏。以爲特著之奇也。後人沿其流而不辨其源者。則概爲之辭。所爲辭實也。進士題名之碑。必有記焉。明人之弊。科舉拜獻之錄。必有序焉。此則今尚有之。似可請改。用一定格式如賀表例。自唐宋以來。秋解春集。進士登科。等於轉漕上計。非有特出

別裁之事也。題名進錄故事行焉。雖使李斯刻石。指題各碑劉向奏書。指進呈錄豈能於尋常行墨之外。別著一辭哉。而能者矜焉。拙者愧焉。惟其文而不惟其事。所謂惑也。成室上梁。必有文焉。婚姻通聘。必有啟焉。同此堂構。同此男女。雖使魯般發號。高禩紹賓。豈能於尋常行墨之外。別著一辭哉。而能者矜焉。拙者愧焉。惟其文而不惟其事。所謂惑也。而當世文人。方且劣彼而優此何哉。

國家令典。

郊

廟祝版。歲舉常事。則有定式。無更張也。推 恩循例。羣臣 誥

勅。官秩相同。則有定式。無更張也。

萬壽慶典。嘉辰令節。羣臣賀表。咸有定式。無更張也。

聖人制作。爲之禮經。宜質宜文。必當其可。文因乎事。事萬變而文亦萬變。事不變而文亦不變。雖周孔制作。豈有異哉。揖讓之儀文。鼓吹之節奏。常人之所不能損者。神聖之所不能增。而文人積習相尋。必欲誇多而鬪靡。宜乎文集之紛紛矣。

禮曰。君子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喪復常。讀樂章。喪禮遠近有別。而文質以分。所以本於至情也。近世文人。則有喪親成服之祭文矣。葬親堂祭之祭文矣。分贈弔客之行述矣。傳曰。孝子之喪親也。哭不偯。禮無容言不文。煢煢苦塊之中。杖而後能起。朝夕哭無時。尙有人焉。

能載筆而摛文以著於竹帛。何以異於蒼梧人之讓妻。華大夫之稱祖歟。或曰。未必其文之自爲。相喪者之代辭也。夫文生於質也。代爲之辭。必其人之可以有是言也。鷓鴣既處飄搖。不爲睨睨之好音。鮒魚故在涸轍。不無憤然之作色。雖代禽魚立言。亦必稱其情也。豈曰代爲之辭。卽忘孝子之所自處歟。

或謂代人屬草。有父母者。不當爲人述考妣也。顏氏有訓。蓋謂孝子遠嫌。聽無聲而視無形。平諄諄也。雖然。是未明乎代言之體也。嫌之大者。莫過君臣。周公爲成王詔臣庶。則不以南面爲嫌。嫌之甚者。莫過於男女。谷永爲元帝報許后。卽不以內親爲忌。伊古名臣。擬爲册祝。制誥則追謚先朝册后建儲。以至訓敕臣下。何一不代帝制以立言。豈有嫌哉。必謂涉世遠嫌。不同官守。樂府孤兒之篇。豈必素冠之棘人。古人寡婦之歎。何非鬢眉之男子。文人爲子述其親。必須孤子而後可。然則爲夫述其妻。必將闔寺而後可乎。夫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君子弗爲。蓋以此哉。

文史通義卷第五

內篇五

會稽章學誠 實齋著

申鄭

子長孟堅氏不足。而專門之史學衰。陳范而下。或得或失。粗足名家。至唐人開局設監。整齊晉隋故事。亦名其書爲一史。而學者悞承流別。不復辨正其體。於是古人著書之旨。晦而不明。至於辭章家舒其文辭。記誦家精其攷核。其於史學。似乎小有所補。而循流忘源。不知夫體。用功愈勤。而識解所至。亦去古愈遠。而愈無所當。鄭樵生千載而後。慨然有見於古人著述之源。而知作者之旨。不徒以詞采爲文。考據爲學也。於是遂欲匡正史遷。益以博雅。貶損班固。譏其因襲。而獨取三千年來遺文故冊。運以別識心裁。蓋承通史家風。而自爲經緯。成一家言者也。學者少見多怪。不究其發凡起例。絕識曠論。所以斟酌羣言。爲史學要刪。而徒摘其援據之疎略。裁剪之未定者。紛紛攻擊。勢若不共戴天。古人復起。奚足當吹劍之一映乎。若夫二十略中。六書七音。與昆蟲草木三略。所謂以史翼經。本非斷代爲書。再以遞續不窮者比。誠所謂專門絕業。漢唐諸儒。不可得聞者也。創條發例。鉅製鴻編。卽以義類明其家學。其事不能不因一時成書。粗就隱括。原未嘗與小學專家。特爲一書者。繫長較短。亦未嘗

欲後之人守其成說。不稍變通。夫鄭氏所振。在鴻綱。而未學吹求。則在小節。是何異譏韓彭名將。不能鄒魯趨蹌。繩伏孔鉅儒。不善作雕蟲篆刻耶。夫史遷絕學。春秋之後一人而已。其範圍千古。牢籠百家者。惟創例發凡。卓見絕識。有以追古作者之原。自具春秋家學耳。若其事實之失據。去取之未當。議論之未醇。使其生唐宋而後。未經古人論定。或當日所據石室金匱之藏。及世本謀記。楚漢春秋之屬。不盡亡佚。後之溺文辭而泥考據者。相與錙銖而校尺寸以繩。不知更作如何措擊也。今之議鄭樵者。何以異是。孔子作春秋。蓋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孔子自謂有取乎爾。夫事卽後世考據家之所尚也。文卽後世詞章家之所重也。然夫子所取不在彼。而在此。則史家著述之道。豈可不求義意所歸乎。自遷固而後。史家既無別識心裁。所求者徒在其事。其文。惟鄭樵稍有志乎求義。而綴學之徒。囂然起而爭之。然則充其所論。卽一切科舉之文詞。胥吏之簿籍。其明白無疵。確實有據。轉覺賢於遷固遠矣。雖然。鄭君亦不能無過焉。馬班父子。傳業終身。史官固無論矣。司馬溫公。資治通鑑。前後一十九年。書局自隨。自辟僚屬。所與討論。又皆一時名流。故能裁成絕業。爲世宗師。鄭君區區一身。僻處寒陋。獨犯馬班以來。所不敢爲者。而爲之。立論高遠。實不副名。又不幸而與馬端臨之文獻通考。並稱於時。而通考之疎陋。轉不如是之甚。未學膚受。本無定識。

從而抑揚其間。妄相擬議。遂與比類纂輯之美同年而語。而衡短論長。舉樸寸木。且有不敢之勢焉。豈不誣哉。

答客問上

癸巳在杭州。聞戴徵君震與吳處士穎芳。談次痛詆鄭君通志。其言絕可怪笑。以謂不足深辨。置弗論也。其後學者。頗有訾警。因假某君敘說。辨明著述源流。自謂習俗浮議。頗有推陷廓清之功。然其文上溯馬班。下辨通考。皆史家要旨。不盡爲通志發也。而不知者。又更端以相詰難。因作答客問三篇。

客有見章子續通志敘書後者。問於章子曰。通志之不可輕議。則既聞命矣。先生之辨也。文繁而不可殺。其推論所及。進退古人。多不與世之尙論者同科。豈故爲抑揚。以佐其辨歟。抑先生別有說歟。夫學者皆稱二十二史。著錄之家。皆取馬班。而下至於元明而上。區爲正史一門矣。今先生獨謂唐人整齊晉隋故事。亦名其書爲一史。而學者悞承流別。不復辨正其體焉。豈晉隋而下。不得名爲一史歟。觀其表志成規。紀傳定體。與馬班諸史未始有殊。開局設監。集衆修書。亦時勢使然耳。求於其實。則一例也。今云學者悞承流別。敢問晉隋而下。其所以與陳范而上。截然分部者。安在。章子曰。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義。昭乎筆削。筆削

之義。不懂事具始末。文成規矩已也。以夫子義則竊取之旨觀之。固將綱紀天人。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變。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詳人之所畧。異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輕。而忽人之所謹。繩墨之所不可得而拘。類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後微茫杪忽之際。有以獨斷於一心。及其書之成也。自然可以參天地而質鬼神。契前修而俟後聖。此家學之所以可貴也。陳范以來。律以春秋之旨。則不敢謂無失矣。然其心裁別識。家學具存。縱使反唇相議。至謂遷書退處士而進奸雄。固書排忠節而飾主闕。要其離合變化。義無旁出。自足名家學而符經旨。初不盡如後代纂類之業。相與效子莫之執中。求鄉愿之無刺。侈然自謂超邁軼固也。若夫君臣事蹟。官司典章。王者易姓受命。綜核前代纂輯比類。以存一代之舊物。是則所謂整齊故事之業也。開局設監。集衆修書。正當用其義例。守其繩墨。以待後人之論定。則可矣。豈所語於專門著作之倫乎。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史才不世出。而時世變易。不可常及。時纂輯所聞見。而不用標別。家學決斷。去取爲急務。豈特晉隋二史爲然哉。班氏以前。則有劉向。劉歆。揚雄。賈逵之史記。范氏以前。則有劉珍。李尤。蔡邕。盧植。楊彪之漢記。其書何嘗不遵表志之成規。不用紀傳之字體。然而守先待後之故事。與筆削獨斷之專家。其功用足以相資。而流別不能相混。則斷如也。溯而上之百國寶書。迄於春秋。世本國策之於史記。其義猶是。

耳。唐後史學絕而著作無專家。後人不知春秋之家學而猥以集衆官修之故事。乃與馬班陳范諸書並列正史焉。於是史文等於科舉之程式。胥吏之文移而不可稍有變通矣。間有好學深思之士。能自得師於古人。標一法外之義例。著一獨具之心裁。而世之羣怪聚罵。指目牽引爲言詞。譬若獮狙見冠服。不與齧決毀裂。至於盡絕不止也。鄭氏通志之被謗。凡以此也。嗟乎。道之不明久矣。六經皆史也。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孔子之作春秋也。蓋曰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然則典章事實。作者之所不敢忽。蓋將卽器而明道耳。其書足以明道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君子不以是爲瑣瑣也。道不明而爭於器。實不足而競於文。其弊與空言制勝。華辯傷理者。相去不能以寸焉。而世之溺者不察也。太史公曰。好學深思。心知其意。當今之世。安得知意之人。而與論作述之冒哉。

答客問中

客曰。孔子自謂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曰。好古敏以求之。夏殷之禮。夫子能言。然而無徵不信。慨於文獻之不足也。今先生謂作者有義旨。而籩豆器數。不爲瑣瑣焉。毋乃悖於夫子之教歟。馬氏通考之詳備。鄭氏通志之疎舛。三尺童子所知也。先生獨取其義旨。而不責其實用。遂欲申鄭而屈馬。其說不近於偏耶。章子曰。天下之言。各有攸當。經傳之言。亦若是而已。

矣。讀古人之書。不能會通其旨。而徒執其疑似之說。以爭勝於一隅。則一隅之言。不可勝用也。天下有比次之書。有獨斷之學。有考索之功。三者各有所主。而不能相通。六經之於典籍也。猶天之有日月也。讀書如無詩。讀易如無春秋。雖聖人之籍。不能於一書之中。備數家之攻索也。易曰。不可爲典要。而書則偏言。辭尚體要。焉讀詩不以辭害志。而春秋則正以一言定是非焉。向令執龍血鬼車之象。而徵粵若稽古之文。託熊蛇魚旒之夢。以紀春王正月之令。則舉人之業荒。而治經之旨悖矣。若云好古敏求。文獻徵信。吾不謂往行前言。可以滅裂也。多聞而有所擇。博學而要於約。其所取者。有以自命。而不可概以成說相拘也。大道既隱。諸子爭鳴。皆得先王之一端。莊生所得耳目口鼻。皆有所明。不能相通者也。目察秋毫。而不能見雷霆。耳辨五音。而不能窺泰山。謂耳目之有能。有不能。則可矣。謂耳聞目見之不足爲雷霆山岳。其可乎。自漢氏以來。學者以其所得。託之撰述。以自表見者。蓋不少矣。高明者多獨斷之學。沉潛者向考索之功。天下之學術。不能不具此三途。譬猶日晝而月夜。暑夏而寒冬。以之推代而成歲功。則有相需之益。以之自封而立畛域。則有兩傷之弊。故馬班史祖。而伏鄭經師。遷乎其地。而弗能爲良。亦並行其道。而不相爲背者也。使伏鄭共注一經。必有舛牾之病。使馬班同修一史。必有矛盾之嫌。以此知專門之學。未有不孤行其意。雖使同儕爭

之而不疑。舉世非之而不顧。此史遷之所以必欲傳之其人。而班固之所以必待馬融受業於其女弟。然後其學始顯也。遷書有徐廣、裴駰諸家傳其業。固書有服虔、應劭諸家傳其業。專門之學。口授心傳。不啻經師之有章句矣。然則春秋經世之意。必有文字之所不可得而詳。繩墨之所不可得而準。而今之學者。凡遇古人獨斷之著述。於意有不愜。囂然紛起而攻之。亦見其好議論而不求成功矣。若夫比次之書。則掌故命史之孔目。簿書記注之成格。其原雖本柱下之所藏。其用止於備稽檢而供采擇。初無他竒也。然而獨斷之學。非是不爲取裁。考索之功。非是不爲按據。如旨酒之不離乎糟粕。嘉禾之不離乎糞土。是以職官故事。案牘圖牒之書。不可輕議也。然獨斷之學。考索之功。欲其智。而比次之書。欲其愚。亦猶酒可尊尊。而糟粕不可實尊。彝禾可登簠。而糞土不可登簠。理至明也。古人云言之不文。行之不遠。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爲職官故事案牘圖牒之難。以萃合而行遠也。於是。有比次之法。不名家學。不立讖解。以之整齊故事。而待後人之裁定。是則比次欲愚之效也。舉而登諸著作之堂。亦自標名爲家學。談何容易邪。且班固之才。可謂至矣。然其與陳宗尹敏之徒。撰世祖本紀。與班固之徒。撰漢書並立。而必以范蔚宗書爲正宗。則集案官修之故事。與專門獨斷之史裁。不相綴屬。又明矣。自是以來。源流既失。鄭樵無考索之功。

而通志足以明獨斷之學。君子於斯有取焉。馬貴與無獨斷之學。而通考不足以成比次之功。謂其智既無所取。而愚之爲道。又有未盡也。且其就通典而多分其門類。取便翻檢耳。因史志而哀集其論議。易於折衷耳。此乃經生決科之策筭。不敢抒一獨得之見。標一法外之意。而奄然媚世爲鄉愿。至於古人著書之義旨。不可得聞也。俗學便其類例之易尋。喜其論說之平善。相與翕然交稱之。而不知著作源流之無似此。嘔啞嘲哂之曲。所以贖利萬人也。

答客問下

客曰。獨斷之學。與考索之功。則既聞命矣。敢問比次之書。先生擬之精粕與糞土。何謂邪。章子曰。斯非貶辭也。有璞而後施雕。有質而後運斤。先後輕重之間。其數易明也。夫子未刪之詩書。未定之易禮春秋。皆先王之舊典也。然非夫子之論定。則不可以傳之學者矣。李燾謂左氏將傳春秋。先聚諸國史記。國別爲語。以備內傳之采摭。是雖臆度之辭。然古人著書。未有不全無所本者。以是知比次之業。不可不議也。比次之道。大約有三。有及時撰集。以待後人之論定者。若劉歆揚雄之史記。班固陳宗之漢記是也。有志著述。先獵羣書以爲薪爇者。若子氏玉海。司馬長編之類是也。有陶冶專家。勸成鴻業者。若遷錄倉公技術。固裁劉向五行之類是也。夫及時撰集。以待論定。則詳畧去取。精於條理而已。先獵羣書以爲薪爇。則辨

同考異。慎於覈核而已。陶冶專家。勒成鴻業。則鉤元提要。達於大體而已。比次之業。既有如是之不同。作者之旨。亦有隨宜之取辨。而今之學者。以謂天下之道。在乎較量名數之異同。辨別音訓之當否。如斯而已矣。是何異觀坐井之天。測坳堂之水。而遂欲窮六合之運度。量四海之波濤。以謂可盡哉。夫漢帝春秋。年譜具於別錄。臣瓚注伏生文翁之名。徵於石刻。高祖之作新豐。詳於劉記。西京雜記孝武之好微行。著於外傳。漢武故事而遷固二書。未見采錄。則比次之繁。不妨作者之略也。曹丕讓表。詳獻帝傳。甄后懿行。盛稱魏書。哀牢之傳。徵於計吏。見論衡先賢之表。著於黃初。而陳范二史。不以入編。則比次之私。有待作者之公也。然而經生習業。遂纂典林。辭客探毫。因收韻藻。晚近澆漓之習。取便依檢。各爲兔園私冊。以供陋學之取攜。是比次之業。雖欲如糟粕糞土。冀其化朽腐而出神奇。何可得哉。夫村書俗學。既無良材。則比次之業。難於憑藉者一矣。所徵故實。多非本文。而好易字句。漓其本質。以致學者寧習原書。怠窺新錄。則比次之業。難於憑藉者二矣。比類相從。本非著作。而彙收故籍。不著所出何書。一似己所獨得。使人無從徵信。則比次之業。難於憑藉者三矣。傳聞異辭。記載別出。不能兼收並錄。以待作者之決擇。而私作聰明。自定去取。則比次之業。難於憑藉者四矣。圖繪之學。不太史裁。金石之文。但徵目錄。後人考核。徵信無從。則比次之業。難於憑藉者五矣。專門之

書已成。鉅編不爲采錄。大凡預防亡逸。而聽其孤行。漸致湮沒。則比次之業。難於憑藉者六矣。拘牽類例。取足成書。不於法律之外。多方購備。以俟作者之辨裁。一目之羅。得鳥無日。則比次之業。難於憑藉者七矣。凡此多端。並是古人未及周詳。而後學尤所未悉。苟有志於三月聚糧。則講習何可不豫。而一世之士。不知度德量力。咸囂囂以作者自命。不肯爲是筌蹄嚙矢之功程。劉歆所謂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者也。術業如何得富。而著作之道。何由得正乎。

答問

或問前人之文辭。可改竄爲已作歟。答曰。何爲而不可也。古者以文爲公器。前人之辭如已盡。後人述而不必作也。賦詩斷章。不啻若自其口出也。重在所以爲文辭。而不重文辭也。苟得其意之所以然。不必有所改竄。而前人文辭。與已無異也。無其意而求合於文辭。則雖字句毫無所犯。而陰仿前人之所云。君子鄙之曰竊矣。或曰陳琳爲曹洪報魏太子。諱言陳琳爲辭。下敬禮求曹子建潤色。其文則曰後世誰知定吾文者。唐韓氏云。惟古於文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竊。古人必欲文辭自己擅也。豈曰重其意而已哉。答曰。文人之文。與著述之文。不可同日語也。著述必有立於文辭之先者。假文辭以達之而已。譬如廟堂行禮。必用鑄紳。

玉佩。彼行禮者。不問紳佩之所成。著述之文是也。錦工玉工。未嘗習禮。惟藉製錦攻玉以稱功。而冒他工所成爲己製。則人皆以爲竊矣。文人之文是也。故以文人之見解。而議著述之文辭。如以錦工玉工。議廟堂之禮典也。或曰。故人辭命。草創加以修潤。後世詩文。亦有一字之師。如所重在意。而辭非所計。譬如廟堂行禮。雖不計其紳佩。而紳佩敝裂。不中制度。亦豈可行邪。答曰。此就文論文。別自爲一道也。就文論文。先師有辭達之訓。曾子有鄙悖之戒。聖門設科。文學言語並存。說辭亦貴有善爲者。古人文辭。未嘗不求工也。而非所論於此。疆彼界。爭論文必已出。以矜私耳。自魏晉以還。論文亦自有專家矣。樂府改舊什之鏗鏘。文選裁前人之篇什。並主聲情色采。非同著述科也。會昌制集之序。鄭亞削義山之腴。元和月蝕之歌。韓公擢玉川之怪。或存原歎。以歸其人。或改標題。以入己集。雖論文未技。有精焉者。所得既深。亦不復較量於彼我字句之瑣也。或曰。昔者樂廣善言。而擊虞妙筆。樂談擊不能對。擊筆樂不能復。人各有偏長矣。然則有能言而不能文者。不妨藉人爲操筆邪。答曰。潘岳亦爲樂廣撰讓表矣。必得廣之辭旨。而後次爲名筆。史亦未嘗不兩稱之。兩漢以下。人少兼長。優學而或歎於辭善文。而或疎於記。以至學問之中。又有偏擅文辭一道。又有專長。本可交助爲功。而世多交讓互詆。是以大道終不可得而見也。文辭末也。苟去封畛。而集專長。猶有卓

然之不朽。而況由學問而進求古人之大體乎。然而自古至今。無其人焉。是無可如何者也。或曰。誠如子言。文章學問。可以互託。苟有點者。本無所長。而謬爲公義。以濫竽其中。將何以辨之。答曰。千鈞之鼎。兩人舉之不能勝。五百鈞者。仆且蹶矣。李廣入程不識之軍。而旂旌壘。爲之一新。才智苟遜於程。一軍亂矣。富人遠出。不持一錢。有所需而稱貸。人爭與之。他人不能者何也。惟富於錢。而後可以貸人之錢也。故文學苟志於公。彼無實者。不能冒也。或曰。前人之文。不能盡善。後人從而點竄以示法。亦可爲之歟。答曰。難言之矣。著述改竄前人。其意別有所主。故無傷也。論文改竄前人。文心不同。亦如入面。未可以已所見遽謂勝前人也。劉氏史通著黜煩之篇矣。左馬以降。並有塗改。人或譏其知史不知文也。然劉氏有所爲而爲之。得失猶可互見。若夫專事論文。則宜慎矣。今古聰敏智慧。亦自難窮。今人所見。未必盡不如古。大約無心偶會。則收點金之功。有意更張。必多畫墁之誚。蓋論文貴於天機自呈。不欲人事爲穿鑿耳。或問近世如方苞氏。刪改唐宋大家。亦有補歟。夫方氏不過古人之所謂本不甚深。况又加以私心勝氣。非徒無補於文。而反開後生小子。無忌憚之漸也。小慧私智。一知半解。未必不可攻古人之間。拾前人之遺。此論於學術。則可附於不賢識小之例。存其說以備後人之采擇可也。若論於文辭。則無關大義。皆可置而不論。卽人心不同如面。不必強

齊之意也。果於是非得矣。後人既有所見。自不容默矣。必也出之如不得已。詳審至再而後爲之。姪國家之議舊章。名臣之策利弊。非有顯然什百之相懸。寧守舊而毋妄更張矣。苟非深知此意。而輕議古人。是庸妄之尤。卽未必無尺寸之得。而不足償其尋丈之失也。方氏刪改大家。有必不得已者乎。有是非得失。顯然什百相懸者乎。有如國家之議舊章。名臣之策利弊。寧守舊而毋妄更張之本意者乎。在方氏亦不敢自謂然也。然則私心勝氣。求勝古人。此方氏之所以終不至於古人也。凡能與古爲化者。必先於古人繩度尺寸。不敢逾越者也。蓋非信之專而守之篤。則入古不深。不深則不能化。譬如人於朋友。能全管鮑通財之義。非嚴一介取與之節者。必不能也。故學古而不敢曲泥乎古。乃服古而謹嚴之至。非輕古也。方氏不知古人之意。而惟拘於文辭。且所得於文辭者。本不甚深。其私智小慧。又適足窺見古人之當然。而不知其有所不盡然。宜其奮筆改竄之易易也。

古文公式

古文體制源流。初學入門。當首辨也。蘇子瞻表忠觀碑。全錄趙抃奏議。文無增損。其下卽綴銘詩。此乃漢碑常例。見於金石諸書者。不可勝數。卽唐宋八家文中。如柳子厚蘇州安寧孝門碑。亦用其例。本不足奇。王介甫詔謂是學史記諸侯王年表。眞學究之言也。李耆卿謂其

文學漢書亦全不可解此極是尋常耳目中事諸公何至怪怪奇奇看成骨董且如近日市井鄉閭如有利弊得失公議輿樂議官約法立碑垂久其碑卽刻官府文書告諭原文毋庸增損字句亦古法也豈亦甫諸於此等碑刻猶未見耶當日王氏門客之警擗駭怪更不直一笑矣

以文辭而論趙濟獻請修表忠觀原奏未必如蘇氏碑文之古雅史家記事記言因襲成文原有點竄塗改之法蘇氏此碑雖似鈔繕成文實費經營裁製也第文辭可以點竄而制度則必從時此碑篇首臣拜言三字篇末制曰可三字恐非宋時奏議舊體讀畢下達之體而蘇氏意中揣摩秦本經丞相臣斯昧死言及制曰可等語太熟則不免如劉知幾之所譏貌同而心異也余昔修和州志有乙亥義烈傳專記明末崇禎八年闖賊攻破和州官吏紳民男婦殉難之事用記事本末之例以事爲經以人爲緯詳悉具載而州中是非闕起蓋因闖賊怒拒守而屠城被屠者之子孫歸咎於創議守城者陷害滿城生命又有著論指斥守城者部署非法以致城陷甚至有誣創議守城者縋城欲逃爲賊擒殺並非真殉難者余搜得鳳陽巡撫朱大典奏報和州失陷官紳殉難情節乃據江防州申報轉據同在圍城逃脫難民所述親目所見情事官紳忠烈均不可誣余因全錄奏報以爲是篇之序中間文字點

竄甚有佳處。然篇首必云崇禎九年五月日巡撫鳳陽提督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朱大典謹奏。爲和城陷賊官紳殉難堪憐乞賜旌表以彰義烈事。其篇末云奉旨覽奏。憫惻該部察例施行。此實當時奏陳體報式也。或謂中間奏文既已刪改古雅。其前後似可一例潤色。余謂奏文辭句並無一定體式。故可點竄古雅。不碍事理前後。自是當時公式。豈可以秦漢之衣冠繪明人之圖像耶。蘇氏表忠觀碑前人不知而相與駭怪。自是前人不學之過。蘇氏之文本無可議。至人相習而不以爲怪。其實不可通者。惟前後不遵公式之六字耳。夫文辭不察義例。而惟以古雅爲猶。則臣扞言三字。何如岳曰於三字。更古。制曰可三字。何如帝曰兪三字。更古。舍唐虞而法秦漢。未見其能好古也。

汪鈍翁撰睢州湯烈婦旌門頌序。首錄巡按御史奏報本屬常例。無可訾亦無足矜也。但汪氏不知文用古法。而公式必遵時制。秦漢奏報之式。不可以改今文也。篇首著監察御史臣粹然言。此又讀表忠觀碑臣扞言三字。太熟而不知蘇氏已非法也。近代章奏篇首綴銜。無不稱姓。亦公式也。粹然何姓。汪氏豈可因摩古而刪之。且近代章奏銜名之下。必書謹奏。無稱言者一語。僅四字。而兩違公式。不知何以爲古文辭也。婦人有名者稱名。無名者稱姓。曰張曰李。可也。近代官府文書。民間詞狀。往往舍姓而空稱曰氏。甚至有稱爲該氏者。誠屬俚

俗不典然今無明文胥吏苟有知識仍稱爲張爲李官所不禁則猶是通融之文法也汪氏於一定不易之公式則故改爲秦漢古款已是貌同而心異矣至於正俗通行之稱謂則又偏舍正而徇俗何顛倒之甚耶結句又云臣謹昧死以聞亦非今制汪氏平日以古文辭高自矜詡而庸陋如此何耶汪之序文於臣粹然言句下直起云睢州諸生湯某妻趙氏值明末李自成之亂云是亦未嘗當云故明睢州諸生湯某妻趙氏值李自成之亂於辭爲順蓋突起似現在之人下句補出值明末李自成文氣亦近滯也學文者當於此等畱意辨之

古文十弊

余論古文辭義例自與知好諸君書凡數十通筆爲論著又有文德文理質性結陋俗嫌俗忌諸篇亦詳哉其言之矣然多論古人鮮及近世茲見近日作者所有言論與其撰著頗有不安於心因取最淺近者條爲十通思與同志諸君相爲講明若他篇所已及者不復述覽者可互見焉此不足以盡文之隱然一隅三反亦庶幾其近之矣

一曰凡爲古文辭者必先識古人大體而文辭工拙又其次焉不知大體則胸中是非不可以憑其所論次未必俱當事理而事理本無病者彼反見爲不然而補救之則率天下之人而禱仁義矣有名士投其母氏行述請大興朱先生作誌敘其母之節孝則謂乃祖衰年病

廢臥床。溲便無時。家無次下。乃母不避穢。親薰濯。其事既已美矣。又述乃祖於時。蹙然不安。乃母肅然對曰。婦年五十。今事八十老翁。何嫌何疑。嗚呼。母行可嘉。而子文不肖。其矣。本無介帶。何有嫌疑。節母誦明大義。定知無是言也。此公無故自生嫌疑。特添注以幹旋其事。方自以謂得體。而不知適如水雪肌膚。剗成瘡瘡。不菑愈濯愈痕癢矣。人苟不解文辭。如遇此等。但須據事直書。不可無故妄加雕飾。妄加雕飾。謂之剗肉爲瘡。此文人之通弊也。二曰春秋書內不諱小惡。歲寒知松栢之後彫。然則欲表松栢之貞。必明霜雪之厲。理勢之必然也。自世多嫌疑。將表松栢。而又恐霜雪懷慚。則觸手皆荆棘矣。但大惡諱。小惡不諱。春秋之書內事。自有其權衡也。江南舊家。輯有宗譜。有羣從先世爲子。聘某氏女。後以道遠家貧。力不能婚。恐失婚時。僞報子殤。俾女別聘。其女遂不食死。不知其子故在。是於守貞殉烈兩無所處。而女之行事。實不愧於貞烈。不忍泯也。據事直書。於翁誠不能無歎然矣。第周官媒氏禁嫁殤。是女本無死法也。曾子問娶女有昏。而其父母死。使人致命女氏。注謂恐失人嘉會之時。是古有辭昏之禮也。今制壻遠遊。三年無聞。聽婦告官別嫁。是律有遠絕離昏之條也。是則某翁詭託子殤。比例原情。尙不足爲大惡。而必須諱也。而其族人動色相戒。必不容於直書。則匿其辭曰書報幼子之殤。而女家悞聞以爲壻也。夫千萬里外無故報幼子殤。

而又不道及男女昏期。明者知其無是理也。則文章痴矣。人非聖人。安能無失。古人敘一人之行事。尚不嫌於得失互見也。今敘一人之事。而欲顧其上下左右前後之人。皆無小疵難矣。是之謂八面求圓。又文人之通弊也。

三日。文欲如其事。未聞事欲如其人者也。嘗見名士爲人撰誌。其人蓋有朋友氣誼。誌文乃做韓昌黎之誌柳州也。有步一趨。惟恐其或失也。中間感歎世情反復。已覺無病費呻吟矣。未敘喪費。出於貴人。及內親竭勞其事。詢之其家。則貴人贈賻稍厚。非能任喪費也。而內親則僅一臨穴而已。亦並未任其事也。且其子俱長成。非若柳州之幼子孤露。必待人爲經理者也。誌其何爲失實至此。則曰做韓誌。柳墓終篇。有云歸葬費。出觀察使裴君行立。又舅弟盧遵既葬。子厚又將經紀其家。附結二人交情深厚。今誌欲似之耳。余嘗舉以語人。人多笑之。不知臨文摹古。遷就重輕。又徂往似之矣。是之謂削趾適履。又文人之通弊也。

四曰。仁智爲聖。夫子不敢自居。瑚璉名器。子貢安能自定。稱心之善。尚恐不得其實。自作品題。豈宜誇耀成風。耶嘗見初起爲人佳傳。自云吾鄉學者。餘疇根本。惟余與某甲。爲功於經術耳。所謂某甲。固有時名。亦未見必長經術也。作者乃欲接附爲名。高自標榜。惑矣。又有江湖遊士。以詩著稱。實亦未足副也。然皆各實遠出其人下者。願人佳誌。棄虛述。應謙序之言。

曰君與某甲齊名某甲既已弁言君烏得無題品夫齊名者無其諱則請者必無是言而自
謂齊者藉人炫已頗煩不復知愧恥矣且經援服鄭諫擊李杜魯曰蘇山景仰若某甲之經
某甲之詩本非可憐而猶藉爲名是之謂私譽頭銜交來人之通弊也

五曰物以少爲貴人亦宜然也天下皆聖賢孔孟亦弗尊尙矣清言自可破俗然在典午則
滔滔皆是也前人謔晉書列傳同於小說正以採摭清言多而少擇也立朝風節彌項敢言
前史後爲美談明中葉後門戶朋黨聲氣相激誰非敢言之士觀人於此君子必有辨矣不
得因其強項申威便標風烈理固然也我

憲皇帝澄濬吏治裁革陋規整飭官方懲治貪墨實爲千載一時彼時居官大法小廉殆成
風俗貪冒之徒莫不望風革面時勢然也今觀傳誌碑狀之文敘雍正年廣州縣官盛稱杜
絕餽遺搜除積弊清苦自守革除例外供支其文洵不愧於循吏傳矣不如彼時逼於

功名不得不然千萬人之所同不足以爲盛節豈可見奄寺而頌其不好色哉山居而賞新
木澆水而寶魚蝦人知無是理也而稱人者乃獨不然是之謂不達時勢又文人之通弊也
六曰史既成家文存互見有如管晏列傳而勳詳於齊世家張申分題而事繼於陳餘傳非
惟命意有殊抑亦詳略之體所宜然也若夫文集之中專行傳記凡遇牽聯所及更無互著

之篇。勢必加詳。亦其理也。但必權其事理。足以副乎其人。乃不病其繁重爾。如唐平淮西。韓碑歸功裴度。可謂當矣。後中譏毀。改命於段文昌。千古爲之歎惜。但文昌狗於李愬。愬功本不可沒。其失猶未甚也。假令當日無名偏裨。不關得失之人。身後表阡。後陳淮西功績。則無是理矣。朱先生嘗爲故編修蔣君撰誌。中敘

國家前後平定。準回要略。則以蔣君總修方略。獨力勤勞。書成身死。而不得敘功故也。然誌文雅健。學香慕之。後見某中書舍人死。有爲作家傳者。全襲蔣誌原文。蓋其人嘗任分纂數月。於例得列銜名者耳。其實於書未寓目也。是與無名偏裨。居淮西功。又何以異。而又人喜於撫事。幾等軍吏。攘功。何可訓也。是之謂同里銘旌。昔有夸夫。終身未膺一命。好襲頭銜。將死。遍召所知。籌計銘旌題字。或徇其意。假藉例封。待贈修職。登仕諸階。彼皆掉頭不悅。最後有善諧者。取其鄉之貴顯。大書勳階。師保殿閣。部院。某國某封。某公同里某人之柩。人傳爲笑。故凡無端而影附者。謂之同里銘旌。不謂文人亦效之也。是又文人之通弊也。

七日陳平佐漢。志見社肉。李斯亡秦。兆端廁鼠。推微知著。固智士之相機。搜問傳神。亦文家之妙用也。但必得其神志所在。則如圖畫名家。頰上妙於增毫。奇徒摹前人文辭之佳。強尋猥瑣以求其似。則如見桃花而有悟。遂取桃花作飯。其中豈復有神妙哉。文近來學者。喜求

徵實。每見殘碑斷石。餘文剩字。不關於正義者。徃循藉以考古制度。補史缺遺。斯固善矣。因是行文。貪多務得。明知贅餘非要。卻爲有益。後世推求。不憚辭費。是不待文無體要。抑思居今世而欲備後世考徵。正如董澤矢材。可勝豎平。考傳人也。文如其人。述事者。文如其事。足矣。其或有關考徵。要必本質所具。即或閒情逸出。正爲阿堵傳神。不此之務。但知市榮求增。是之謂畫蛇添足。又文人之通弊也。

八曰文人固能文矣。文人所書之大。不必盡詣文也。敘事之文。作者之言也。爲文爲質。惟其所欲。期如其事而已矣。記言之文。則非作者之言也。爲交爲質。期於適如其人之言。非作者所能自主也。貞烈婦女。明詩習禮。固有之矣。其有未嘗學問。或出鄉曲委巷。甚至傭姬鬻婢。貞節孝義。皆出天性之優。是其質雖不愧古人。交則難期於儒雅也。每見此等傳記。述其言辭。原本論語孝經。出入毛詩。內則劉向之傳。曹昭之誠。不啻自其口出。可謂文矣。抑思善相其者。何必盡識鹿車鴻案。善教子者。豈皆熟記畫荻丸熊。自文人胸有成竹。遂致闕修。皆如板印。與其文而失實。何如質以傳真也。由是推之。若將起於卒伍。義俠或奮閭閻。言辭不必經生。記述貴於宛肖。而世有作者。於斯多不致思。是之謂優伶演劇。蓋優伶歌曲。雖耕氓役。隸矣。口皆吐官商。是以謂之戲也。而詭傳之筆。從而效之。又文人之通弊也。

九曰古人文成法立。未嘗有定格也。備於適難其。述事適如其事。無定之中。有一定焉。知其意者。且喜遇之。不知其意。襲其形。狼狽弗能也。往余撰和州故給事成性志傳。惟以建言善稱。故采錄其奏議。然性少遭黜離。全家被害。追悼先世。每見文辭。而猛省之篇。看沉痛可以教孝。故於矯篇。全錄其文。其鄉有知名士。賞余文。曰。蘇軾如許奏章。若無猛省之篇。譬如行船。鶴首重而舵機輕矣。今此矯尾。可謂善謀篇也。余戲詰云。設成君本無此篇。此船終不行耶。蓋塾師講授四書文義。謂之曉文。必有法度。以合程式。而法度難以空言。則借借取譬以示蒙學。擬於房室。則有所謂間架結構。擬於身體。則有所謂眉目筋節。擬於繪畫。則有所謂點睛添毫。擬於形家。則有所謂來龍結穴。隨時取譬。然爲初學示法。亦自不啻不然。無庸責也。惟時文結實。深鏗。腸腑進鏡。一切古書古文。皆此時文見解。動操塾師啓蒙議論。則如用象棋樣。布圍棋子。必不合矣。是之謂井底天文。又文人之通弊也。

卡爾時文可以評選。古文經世之類。不可以評選也。前人業論選本。則亦就文論矣。味其傳誦過人。多非深知古文之人。夫古人之書。全不盡傳。其文見於史。傳誦過人。家多從史傳采錄。而史傳之例。往往缺節原奏。以就隱括。故於文體所具不盡全也。評選之家。恐察其故。憮謂原文如是。又從而爲之辭焉。於引端不具。而截中徑越者。認謂發軔。必難奇。於評選餘

矣。而遺人正傳者。詭爲篇終之辭。於是好奇而寡識者。轉相歎賞。刻意追摹。殆如左氏所云。非子之求。而蒲之覓矣。有明中葉以來。一種不情不理。自命爲古文者。起不知所自來。既不知所自往。專以此等出人意議。誇爲奇特。於是坦蕩之塗。生荆棘矣。夫文章變化。俾於鬼神。自然而來。戛然而止。何嘗無此景象。何嘗不爲奇特。但如山之岩峭。水之波瀾。氣積勢盛。發於自然。必欲作而致之。無是理矣。文人好奇。易於受惑。是之謂悞學邯鄲。又文人之通弊也。

浙東學術

浙東之學。雖用婺源。然自三袁之流。多宗江西陸氏。而通經服古。絕不空言德性。故不悖於朱子之教。至陽明王子。揭孟子之良知。復與朱子牴牾。錢山劉氏。本良知而發明慎獨。與朱子不合。亦不相讓也。梨洲黃氏。出蕺山劉氏之門。而爾萬氏。兼見經史之學。以至全氏祖望輩。尙存其意。宗陸而不悖於朱者也。惟西河毛氏。發明良知之學。頗有所得。而門戶之見。不免攻之太過。雖浙東人亦不甚以爲然也。

世推顧亭林氏爲

開國儒宗。然自是浙西之學。不知同時有黃梨洲氏。出於浙東。雖與顧氏並峙。而上宗王劉。

下開一萬較之顧氏源遠而流長矣。顧氏宗朱而黃氏宗陸。蓋非講學專家。各持門戶之見者。故互相推服而不相非詆。學者不可無宗主。而必不可有門戶。故浙東浙西道並行而不悖也。浙東貴專家。浙西尚博雅。各因其習而習也。

天人性命之學。不可以空言講也。故司馬遷本韋氏天人性命之說。而爲經世之書。儒者欲尊德性而空言義禮以爲功。此宋學之所以見譏於大雅也。夫子曰。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此春秋之所以經世也。聖如孔子。言爲天錢。猶且不以空言制勝。况他人乎。故善言天人性命。未有不切於人事者。三代學術。知有史而不知有經。切於事也。後人貴經術。以其卽三代之史耳。近儒談經。似於人事之外。別有所謂義理矣。浙東之學。言性命者。必究於史。此其所以卓也。

朱陸異同。干戈門戶。千古極樞之府。亦千古荆棘之林也。究其所以紛綸則惟隱空言而不切於人事耳。知史學之本於春秋。知春秋之將以經世。則知性命無可空言。而講學者必有事。不特無門戶可持。亦且無以持門戶矣。浙東之學。雖源流不異。而所遇不同。故其見於世者。陽明得之爲事功。賤山術之爲節義。梨洲得之爲隱逸。萬氏兄弟得之爲經術。史裁授受雖出於一。而面目迥殊。以其各有事事故也。彼不事所事。而但空言德性。空言問學。則蕪

茅白葦。極面目雷同。不得不殊門戶。以爲自見地耳。故惟陋儒則爭門戶也。

或問事功氣節。果可與著述相提並論乎。曰史學所以經世。固非空言著述也。且如六經同

出於孔子。先儒以爲其功莫大於春秋。正以切合當時人事耳。後之言著述者。舍今而求古。

舍人事而言性天。則吾不得而知之矣。學者不知斯義。不足言史學也。整輯排比謂之史纂

皆非史學

婦學

周官有女祝女史。漢制有內起居注。婦人之於文字。於古蓋有所用之矣。婦學之名。見於天

官內職。德言容功。所該者廣。非如後世祇以文藝爲學也。然易訓正位乎內。禮職婦功絲枲。

春秋傳稱賦事獻功。小雅篇言酒食是議。則婦人職業。亦約畧可知矣。男子弧矢女子聲祝

文辭男婦皆所服習蓋后妃夫人內子命婦於賓享喪祭皆有禮文非學不可

婦學之目。德言容功。鄭注言爲辭令。自非嫻於經禮。習於文章。不足爲學。乃知誦詩習禮。古

之婦學。畧亞丈夫。後世婦女之文。雖稍偏於華采。要其淵源所自。宜知有所受也。

婦學掌於九嬪。教法行乎宮壺。內而臣采。外及侯封。六典未詳。自可例測。葛覃師氏。著於風

詩。侯封婦學婉婉姆教。垂於內則。卿士大夫歷覽春秋內外諸傳。諸侯夫人大夫內子。並能稱文道故。

斐然有章。若乃盈滿之祥。鄧曼詳推於天道。利貞之義。穆姜精解於乾元。魯穆伯之令妻。典言垂訓。齊司徒之內主。有禮加封。士師考終。牖下妻有誄文。國殤魂返沙場。薨辭郊弔。以至泉水。蒞流。委宛賦懷。歸之什。燕飛上下。淒涼送歸。賸之詩。凡斯經禮典法。文采風流。與名卿大夫。有何殊別。然皆因事牽聯。偶見載籍。非特著也。若出後代史。必專篇類徵。列女則如曹昭蔡炎故事。其為喬皇彪炳。當十倍於劉范之書矣。是知婦學。亦自後世失傳。三代之隆。並與男子儀文。率由故事。初不為矜異也。不學之人以漆洧諸詩為淫者自述因謂古之孀婦於後此處未暇論也但婦學則古實有之惟矢口成章勝於後之文人不知萬無此理詳辨其說行於卿士大夫而非齊民婦女皆知學耳

春秋以降。官師分職。學不守於職司。文字流為著述。古無私門著述說詳校讐通義 丈夫之秀異者。咸以性情所近。撰述名家。此指戰國先秦諸子家言以及西京以還經史專門之業 至於降為辭章。亦以才美所優。標著文采。此指西漢元成而後及東京而下諸人詩文集 而婦女之奇慧殊能。鍾於間氣。亦遂得以文辭偏著。而為今古之所稱。則亦時勢使然而已。然漢廷儒術之盛。班固以謂利祿之途使然。蓋功令所崇。賢才爭奮。士之學業。等於農夫治田。固其理也。婦人文字。非其職業。間有擅者。出於天性之優。非有爭於風氣。驚於聲名者也。好名之習起於中晚文人古人雖有好名之病不區區於文藝間也丈夫而好文名已為識者所鄙婦女而驚聲名則非陰類矣

唐山房中之歌。班姬長信之賦。風雅正變。雅指房中風指長信 起於宮闈。事關國故。史策載之。其餘篇

什寥寥。傳者蓋寡。藝文所錄。約畧可以觀矣。若夫樂府流傳。聲詩則效木蘭。征成。孔雀。乖離。

以及陌上采桑之篇。山下糜蕪之什。四時白紵。子夜芳香。其聲暉以緩。其節柔以靡。則自兩

漢古辭。皆無名氏訖於六朝雜擬。並是騷客擬辭。思人寄興。情雖託於兒女。義實本於風人。故其

辭多駘宕。不以男女酬答為嫌也。如陌上桑羽林郎之類。雖以貞潔自許。然幽閒女子。豈喋喋與狂且爭口舌哉。出於擬作。佳矣。至於閨房

篇什。間有所傳。其人無論貞淫。而措語俱有邊幅。文君淫奔人也。而白頭止。誠相如。蔡炎焚

節婦也。而鈔書懇辭十吏。其他安常處順。及以貞節著者。凡有篇章。莫不靜如止水。穆若清

風。雖文藻出於天嫺。而範思不踰閭外。此則婦學雖異於古。亦不悖於教化者也。

國風男女之辭。皆出詩人所擬。以漢魏六朝篇什證之。更無可疑。古今一理。不應古人兒女

而終不譬之男優。飾靜女以登場。終不似閨房之雅素也。味者不知斯理。妄謂古人雖兒女

子亦能矢口成章。因謂婦女宜於風雅。是猶見優伶登場。演古人事。妄疑古人動止。必先歌

曲也。優伶演古人故事。其歌曲之文。正如史傳中夾論贊體。蓋有意中之言。決非出於口者。曲也。亦有旁觀之見。斷不出本人者。曲文皆所不避。故君子有時涉於自贊。宵小有時或至

自嘲俚觀者如讀史傳而兼得咏嘆之意。體應如是不為嫌也。如使真出君子小人之口。無是理矣。國風男女之辭。與古人擬男女辭。正當作如是觀。如謂真出男女之口。毋論淫者。萬無如此自暴即貞者亦萬無如此自褻也。

昔者班氏漢書未成而卒。詔其女弟曹昭躬就東觀。踵而成之。於是公卿大臣執贄請業。備大

馬融從受漢書句讀

可謂擴千古之所無矣。然專門絕學。家有淵源。書不盡言。非其人。卽無所受爾。又荷秦初建學校。廣置博士經師。五經粗備。而周官失傳。博士上奏太常章逞之母宋氏。家傳周官音義。詔卽其家講堂。置生員百二十人。隔絳幃而受業。賜宋氏爵號爲宣文君。此亦擴千古之所無矣。然彼時文獻。盛於江左。荷氏割據山東。遺經絕業。幸存世學家女。非名公卿所能強與聞也。此二母者。並是以婦夫身。行丈夫事。蓋傳經述史。天人道法所關。恐其湮沒失傳。世主不得不破格而崇禮。非謂才華炫耀驚流俗也。卽如靖邊之有譙洗夫人。佐命之有平陽柴主。亦千古所罕矣。一則特開幕府。辟署官屬。一則羽葆鼓吹。虎賁班劍。以爲隋唐之主。措置非宜。固屬不可。必欲天下婦人。以是爲法。非惟不可。亦無是理也。

晉人崇尚元風。任情作達。丈夫則糟粕六藝。婦女亦雅尙清言。步障解圍之談。新婦參軍之戲。雖大節未失。而名教蕩然。論者以十六國分裂。生靈塗炭。轉咎清談之滅禮教。誠探本之論也。

王謝大家。雖愆禮法。然其清言名理。會心甚遙。既習儒風。亦暢元旨。方於士學。如中行之失。

流爲狂簡者耳。

近於異端非近於娼優也

非僅能調五言七字。自詡過於四德三從者也。若其綺旒風光。寒溫酬答。描摩纖曲。刻畫形似。脂粉增其潤色。標榜飾其虛聲。晉人雖曰虛誕。如其見此。挈

妻子而逃矣。王謝大家雖每禮法然實讀書知學故意思深遠非如才子佳人一味淺俗好名者比也。

唐宋以還。婦才之可見者。不過春閨秋怨。花草榮凋。短什小篇。傳其高秀。間有別出著作。如

宋尚宮之女論語。侯鄭氏之女孝經。雖才識不免迂陋。欲作女訓不知學曹大家女誡之體而妄擬聖經等於七林設問子虛烏有。

有而趨向尙近雅正。藝林稱述。恕其志足嘉爾。此皆古人婦學失傳故如此李易安之金石編摩

管道昇之書畫精妙。後世亦鮮有其儔矣。然琳琅歎識。惟資對勘於湖州。筆墨精能。亦藉觀

靡於承旨。未聞宰相子婦。得借三舍論文。李易安與趙明誠集金石錄明誠方在太學故云爾翰林夫人可共九卿揮

塵。蓋文章雖曰公器。而男女實千古大防。凜然名義綱常。何可誣耶。

蓋自唐宋以訖前明。國制不廢女樂。公卿入直。則有翠袖薰爐。官司供張。每見紅裙侑酒。梧

桐金井。驛亭有秋感之緣。蘭麝天香。曲江有春明之誓。見於紀載。蓋亦詳矣。又前朝虐政。凡

縉紳籍沒。波及妻孥。以致詩禮大家。多淪北里。其有妙兼色藝。慧擅聲詩。都士大夫。從而酬

唱。大抵情綿春草。思遠秋楓。投贈類於交遊。殷勤通於燕婉。詩情闊達。不復嫌疑。閨閣之篇。

鼓鐘闌外。其道固當然耳。且如聲詩盛於三唐。而女子傳篇亦寡。今就一代計之。篇什最富。

莫如李冶薛濤魚元機三人。其他莫能並焉。是知女冠坊妓。多文因酬接之繁。禮法名門。篇

簡自非儀之誠。此亦其明徵矣。

夫傾城名妓。屢接名流。酬答詩章。其命意也。兼具夫妻朋友。可謂善藉辭矣。而古人思君懷友。多託男女殷情。若詩人風刺邪淫。文代妓狂自述。區分三種。蹊徑略同。品鶯韻言。不可不知所辨也。夫忠臣誼友。隱躍存懇摯之誠。諷惡嫉邪。言外見憂傷之意。自序說放廢。而詩之得失懸殊。本旨不明。而辭之工拙迥異。離騷求女為其情則語無倫次國風溱洧為自述亦徑直無味作為擬託文情自深故無名男女之詩。殆如太極陰陽之理。存諸天壤。而智者見智。仁者自見仁也。名妓工詩。亦通古義。轉以男女慕悅之實。託於詩人溫厚之辭。故其遺言雅而有則。真而不穢。流傳千載。得耀簡編。不能以人廢也。第立言有體。婦異於男。比如薤露雖工。惟施於挽耶為稱。權歌縱妙。亦用於舟婦為宜。彼之贈李和張。所處應爾。良家閨閣。內言且不可聞。門外唱酬。此言何為而至耶。自官妓革而閨閣不當有門外唱酬丈夫擬為男女之辭不可藉以為例古之列女皆然

夫教坊曲里。雖非先王法制。實前代故事相沿。自非濂洛諸公。何妨小德出入。故有功名匡濟之佐。忠義氣節之流。文章道德之儒。高尚隱逸之士。往往閒情有寄。著於簡編。禁網所施。亦不甚為盛德累也。第文章可以學古。而制度則必從時。我朝禮教精嚴。嫌疑慎別。三代以還。未有如是之肅者也。自

宮禁革除女樂。官司不設教坊。則天下男女之際。無有可以假藉者矣。其有流娼頓妓。漁色

售好。並守三尺嚴條。決杖不能援贖。職官生監並是行雖吞舟有漏。未必盡聖爰書。而君子

懷刑。豈可自拘司敗。每見名流。板鐫詩稿。未窺全集。先闕標題。或紀紅粉麗情。或著青樓唱

和。自命風流。偶儻。以謂古人同然。不知生今之世。為今之人。苟於禁令未嫻。更何論乎文墨。

周公制禮。同姓不昏。假令生周之後。以謂上古男女無別。而瀆亂人倫。行同禽獸。以謂古人

有然可乎。名士詩集先自具物狀供招雖謂未識字可矣

夫才須學也。學貴識也。才而不學。是為小慧。小慧無識。是為不才。不才小慧之人。無所不至。

以纖佻輕薄為風雅。雅者正也。與惡俗相反。習染風氣。謂之俗。纖佻鄙俚。皆俗也。以造飾標

榜為聲名。好名之人。未有不俗者也。炫燿後生。猖披士女。人心風俗。流弊不可勝言矣。夫佻達出於子衿。

古人所有。矜標流於巾幗。前代所無。蓋實不足而爭鶯於名。已非夫而藉人為重。男子有志。

皆恥為之。乃至誼絕絲蘿。禮殊授受。輒以緣情綺靡之作。託於斯文氣類之通。因而聽甲乙

於臚傳。求品題於月旦。此則釵樓勾曲。前代往往有之。靜女閨姝。自有天地以來。未聞有是

禮也。

古之婦學。如女史女祝女巫。各以職業為學。畧如男子之專藝而守官矣。至於通方之學。要

於德言容功。德隱難名。必如任姒之聖。方稱德之全體。功粗易舉。蠶績之類。通乎士庶。至其學之近於文者。言容二事。

爲最重也。蓋自家庭內則。以至天子諸侯卿大夫士。莫不習於禮容。至於朝聘喪祭。后妃夫
 人。內子命婦。皆有職事。平日講求不預。臨事何以成文。漢之經師。多以章句言禮。尙賴徐生
 善爲容者。蓋以威儀進止。非徒誦說所能盡也。是婦容之必習於禮。後世大儒。且有不得聞
 也。但觀傳載敬姜之言。森然禮法。豈後世經師大儒所能及。至於婦言。主於辭命。古者內言不出於閫。所謂辭命。亦必禮
 文之所須也。孔子云。不學詩。無以言。善辭命者。未有不深於詩。但觀春秋婦人辭命。婉而多風。乃知古之婦
 學。必由禮而通詩。非禮不知容。六藝或其兼擅者耳。穆姜論後世婦學失傳。其秀穎而知文者。方自謂女兼士業。德色見於面矣。不知婦人本自有學。學必以禮爲本。舍其本業而妄託
 於詩。而詩又非古人之所謂習辭命而善婦言也。是則卽以學言。亦如農夫之舍其田。而士
 失出疆之贊矣。何足徵婦學乎。嗟乎。古之婦學。必由禮以通詩。今之婦學。轉因詩而敗禮。禮
 防決而人心風俗。不可復言矣。夫固由無行之文人。倡邪說以陷之。彼真知婦學者。其視無
 行文人。若糞土然。無行文人學本淺陋。真知學者不難窺破。何至爲所惑哉。古之賢女。貴有才也。前人有云。女子才而不知學。乃爲矜飾。驚名轉不。如村媪田媪。不致貽笑於大方也。
 飾時髦之中。駟爲閨閣之絕塵。彼假藉以品題。或學過其實。或改飾其文。不過憐其色也。無行文人。其心
 不可問也。嗚呼。已方以爲才而炫之。人且以爲色而憐之。不知其故而趨之。愚矣。微知其故

而亦且趨之。愚之愚矣。女子佳稱。謂之靜女。靜則近於學矣。今之號才女者。何其動耶。何擾擾之甚耶。噫。

婦學篇書後

婦學之篇。所以救頹風。維世教。飭倫紀。別人禽。蓋有所不得已而爲之。非好辨也。說者謂解詩與朱子異指。違於

功令。不知諸經參取古義。未始非

功令也。蓋以情理言之。蚩氓婦豎。矢口成章。遠出後世文之上。古今不應若是懸殊。且兩漢之去春秋。近於今日之去兩漢。漢人詩文存於今者。無不高古渾樸。人遂疑漢世人才。遠勝後代。然觀金石諸編。漢人文辭。不著竹素。而以金石傳後代者。其中實多蕪蔓冗闕。與近人不能文者。未始懸殊。可知漢人不盡能文。傳者特其尤善者耳。三代傳文。當亦如是。必謂彼時婦豎矢音。皆足以垂經訓。豈理也哉。朱子之解。初不過自存一說。宜若無大害也。而近日不學之徒。援據以誘無知士女。踰閑蕩檢。無復人禽之分。則解詩之悞。何異悞解金匱。而啟居攝。悞解周禮。而啟青苗。朱子豈知流禍。至於斯極。卽當日與朱子辨難者。亦不知流禍之至斯極也。從來詩貴風雅。卽唐宋詩話。論詩雖至淺近。不過較論工拙。比擬字句。爲古人

所不屑道耳。彼不學之徒。無端標爲風趣之目。盡抹邪正貞淫。是非得失。而使人便求風趣。甚至言采蘭贈芍之詩。有何關係。而夫子錄之。以證風趣之說。無知士女。頓忘廉檢。徂風波靡。是以六經爲導欲宣淫之具。則非聖無法矣。或曰詩序誠不可盡廢矣。顧謂古之氓庶。不應能詩。則如役者之謠。輿人之祝。皆出氓庶。其辭至今誦之。豈傳記之誣歟。答曰。此對師謬語。非復雅言。正如先儒所謂殷盤周誥。因於土俗。歷時久遠。轉爲古奧。故其辭多奇崛。非雅風詩和平。莊雅出於文學士者。亦如典謨之文。雖歷久而無難於誦識也。以風詩之和雅。與民俗之謠諺。絕然不同。益知國風男女之辭。皆出詩人諷刺。而非蚩氓男女所能作也。是則風趣之說。不待攻而破。不待教而誅者也。至於古人婦學。雖異丈夫。然於禮陶樂淑。則且師王公后妃。下及民間俊秀。男女無不相服習也。蓋四德之中。非禮不能爲容。非詩不能爲言。詩教故通於樂。故關雎化起房中。而天下夫婦。無不治也。三代以後。小學廢而儒多師說之歧。婦學廢而士少齊家之效。師說歧而異端得亂其教。自古以爲病矣。若夫婦學之廢。人謂家政不甚修。豈知千載而後。乃有不學之徒。創爲風趣之說。遂使閨閣不安義分。慕賤士之趨名。其禍烈於洪水猛獸。名義君子。能無世道憂哉。昔歐陽氏病佛教之蔓延。則欲修先王之政。自固完氣。本論所爲作也。今不學之徒。以邪說蠱惑閨閣。亦惟婦學不修。故閨閣易

爲惑也。婦人雖有非儀之誠。至於執禮通詩。則如日用飲食。不可斯須去也。或以婦職絲枲中饋。文辭非所當先。則又過矣。夫聰明秀慧。天之賦畀。初不擇於男女。如草木之有英華。山川之有珠玉。雖聖人未嘗不寶貴也。豈可遏抑。正當善成之耳。故女子生而質樸。但使粗明內教。不陷過失而已。如其秀慧通書。必也因其所通。申明詩禮淵源。進以古人大體。班姬章母。何必去人遠哉。夫以班姬章母爲師。其視不學之徒。直妄人爾。

詩話

詩話之源。本於鍾嶸詩品。然考之經傳。如云爲此詩者。其知道乎。又云未之恩也。何遠之有。此論詩而及事也。又如吉甫作誦。穆如清風。其詩孔碩。其風孳好。此論詩而及辭也。事有是非。辭有工拙。觸類旁通。啟發實多。江河始於濫觴。後世詩話家言。雖曰本於鍾嶸。要其流別滋繁。不可一端盡矣。

詩品之於論詩。視文心雕龍之於論文。皆專門名家。勒爲成書之初祖也。文心體大而慮周。詩品思深而意遠。蓋文心籠罩羣言。而詩品深從六藝。溯流別也。如云某人之詩其源出於某家之類最爲有本之學其法出於劉向父子。論詩論文。而知溯流別。則可以探源經籍。而進窺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矣。此意非後世詩話家流所能喻也。鍾氏所推流別亦有不甚可饒慮蓋古書多亡難以取證但已能窺見大意實非論詩家所及

唐人詩話。初本論詩。自孟榮本事詩出。亦本詩小序乃使人知國史敘詩之意而好事者踵而廣之。則詩話而通於史部之傳記矣。間或詮釋名物。則詩話而通於經部之小學矣。爾雅訓詁類也或泛述聞見。則詩話而通於子部之雜家矣。此二條宋人以後較多雖書旨不一其端。而大畧不出論辭論事。推作者之志。期於詩教有益而已矣。

詩品文心。專門著述。自非學富才優。爲之不易。故降而爲詩話。沿流忘源。爲詩話者。不復知著作之初意矣。猶之訓詁。與子史專家。子指上章雜家史指上章傳記爲之不易。故降而爲說部。沿流忘源。爲說部者。不復知專家之初意也。詩話說部之末流。糾紛而不可掣別。學述不明。而人心風俗。或因之而受其敝矣。

宋儒講學。躬行實踐。不易爲也。風氣所趨。撰語錄以主奴朱陸。則盡人可能也。論文考藝。淵源流別。不易知也。好名之習。作詩話以黨伐同異。則盡人可能也。以不能名家之學。如能名家即自述矣入趨風好名之習。挾人盡可能之筆。著惟意所欲之言。可憂也可危也。

說部流弊。至於誣善黨奸。詭名託姓。前人所論。如龍城錄碧雲暇之類。蓋亦不可勝數。史家所以有別擇稗野之道也。事有紀載。可以互證。而文則惟意之所予奪。詩話之不可憑。或甚於說部也。

前人詩話之弊。不過失是非好惡之公。今人詩話之弊。乃至爲世道人心之害。失在是非好惡。不過文人相輕之氣習。公論久而自定。其患未足憂也。害在世道人心。則將醉天下之聰明才智。而網人於禽獸之域也。其機甚深。其術甚狡。而其禍患將有不可勝言者。名義君子。不可不峻其防。而嚴其辨也。

小說出於稗官。委巷傳聞瑣屑。雖古人亦所不廢。然俚野多不足憑。大約事雜鬼神。報兼恩怨。洞冥拾遺之篇。搜神靈異之部。六代以降。家自爲書。唐人乃有單篇。別爲傳奇一類。專書始末不復比類爲書大抵情鍾男女。不外離合悲歡。紅拂辭楊。繡襦報鄭。韓李緣通落葉。崔張情導琴心。以及明珠生還。小玉死報。凡如此類。或附會疑似。或竟託子虛。雖情態萬殊。而大致畧似。其始不過淫思古意。辭客寄懷。猶詩家之樂府古艷諸篇也。宋元以降。則廣爲演義。譜爲詞曲。遂使警史絃誦。優伶登場。無分雅俗男女。莫不聲色耳目。蓋自稗官見於漢志。歷三變而盡失古人之源流矣。

小說歌曲傳奇演義之流。其敍男女也。男必纖佻輕薄。而美其名曰才子風流。女必冶蕩多情。而美其名曰佳人絕世。世之男子有小慧而無學識。女子解文墨而闇禮教者。皆以傳奇之才子佳人。爲古之人古之人也。今之爲詩話者。又卽有小慧而無學識者也。有小慧而無

學識矣。濟以心術之傾邪。斯爲小人而無忌憚矣。何所不至哉。

82.